記聞叢話 全

湖中八大家 一光山金氏 二德水李氏 三延安李氏 四恩津宋氏 五坡平尹氏 六全州李氏 七安東金氏 八東萊鄭氏

Carpentier

記聞叢話

肅廟朝於春塘臺池邊建三間樓名曰觀豐樓時尹判書某以副學上疏諫曰非時土木之役亡国之兆　上優批而豹皮一領賞之以命使之親受尹承命入闕則一宦侍導前而已軍卒有高聲而捉入之命尹被拿伏於庭下　上以便服坐於其樓上　教曰汝試見之此樓不過三間也有何土木之非時而亡國之可言乎汝輩所居有山亭水閣而吾獨不得建此一小閣乎汝輩欲釣名而有此疏心切痛恨可以決棍尹對曰小臣罪雖萬死顧其職則玉署之長也　殿下不可以辱仗臣　上曰仗臣獨不可治罪乎命決棍五度　教曰汝以仗臣得此棍治是汝之羞辱也汝可出言之在予爲過擧而汝獨不爲謬辱身病仍給豹皮而出送

一儒生投筆業武習射于慕華館夕陽時罷歸有一内行乘轎而來後無陪行只一童婢隨來頻姸美心切欲之肩弓腰矢而追或先或後風吹簾捲暼見轎內女人素服而坐眞國色也一見精神恍惚心内暗思此是誰家女子第隨往而探之仍隨後

而徃導大路入新門轉向南村某洞一大茅而入儒生彷徨門外日色已昏乃向客
店買喫夕飯帶弓矢徃又周察無可闖入処而後墻一面依小阜而不甚高乃登阜
而窺之其内花草叢竹蔗密可以隱身乃帶月色踰後墻而下其下卽渠家後面而
東西兩方燈火熒然照後雙窓仍向其雙窓下暗窺東房則有一老嫗依壁枕上而
其年少女子看諺冊於燈下聲音琅琅如碎玉儒生暗伏於窓下不耐春情矣老嫗
曰汝今日似必困勞早歸休息其女子承命而歸西房儒生又徃西邊窓下窺見女
子呼童婢謂曰行役之餘汝亦困倦可出宿于汝母家明朝入童婢出門女子起而
閉上窓户儒生暗喜曰此女子旣獨宿當乘間突入可也云而屛氣息跡窺見則其
女開籠出鋪錦衾吸烟茶而對燭影若有思想者然儒生心切訝之少焉竹枝有聲
如有人跡儒生驚悧而隱身見之一禿頭和尚披竹林而來叩後窓自內開户而迎
入儒生隨其後而從窓隙窺見其和尚擁抱女子淫戲無所不至而女子仍起向卓
上拿下酒壺饌盒滿酌而勸之和尚一飮而盡問曰今日全行果有悲懷耶女子答

莫唯汝在吾何悲且是虛莫之地亦有何悲悵之可言乎又與僧一場淫戲而体本
同入衾中相抱而卧此時儒生初頭欲奸之心雲消霧散而憤慨之心倍激矣仍彎
弓注矢從窓戶盡力射去正中禿頭頂門上抑去女子驚起戰慄急以衾裹僧之尸
置諸樓上儒生細察其動靜更以踰墻而歸時已罷漏矣乃還就寢似夢非夢間一
青衣佼生年可十八九來拜於前曰感君之報雠是以來謝儒生驚以問曰君是何
許人而所仇何許人而吾無爲君報雠之事何爲來謝其人掩面對曰某乃某洞某
宰之子也讀書山寺時使主人僧持糧饌來往于家矣淫婦遂與通間矣某於歸
覲之路此僧同行到無人之地覺吾殺之以尸體置於山後岩穴者于今三年其既
冤死無以報冤矣昨夜君之所殺者即其僧其女子即吾之内也此冤已雪感謝無
地又以一事奉浼君須往見吾父親告吾尸在處使之移窆則恩莫大焉言訖而去
不知所向乃驚覺一夢也心甚異之翌日即往其家通刺而入一老宰起迎坐定仍
生問曰子孫有幾人主人揮淚曰老父命途奇窮無他子女五十後僅生一子愛如

掌主成婚後往山寺課工爲虎攬去終祥未過矣伎生曰小生有一疑訝事第隨
我而訪尸身所在處如何主人大驚泣曰君何由知之對曰第往見之可也主人即
俱鞍馬偕往至其寺下馬登山由寺後行幾步有岩石而通穴以土石塞其口使下
隷去其土石以手探之果有一尸安而見之果是其子顔色如常其老宰抱尸大哭
幾絶而甦仍向儒生而問曰何由知之此亦汝之所爲也儒生笑曰吾若行凶則何
可見公而道之乎第爲治喪而歸問其由於令子婦其房楼上有可證驗者公須
速行之乃一邊遷尸安于僧房使辦喪需歸家直入子婦房問曰吾有置朝服於
汝之楼上者吾可安而見之須開楼門其女慌忙對曰此則兒當安來何須尊舅之
安來也云而氣色頻殊常老宰仍向楼開鎖而入則有穢悪之臭搜之籠後有一条
褁物者庠安披着即一年少肨大和尚之尸而頂上尚有押鬚矣老宰問曰此何爲
也女子面如土色不敢對乃請其兄與父道此事而黙之其父以刀刺殺之矣仍改
葬其子之尸於先山之下其伎生又於一夜似夢非夢間其少年又來百拜謝曰君

之思無以酬之今科期不遠而場內所出之題即吾平日所做之文吾可誦之君須書之入場後呈券則必登第矣仍誦傳一首賦題則秋風悔心萌也其仗生異而記之矣科日已迫入場果出是題矣乃書其賦而呈之至秋風颯兮夕起玉宇廓而降爍之句秋字誤書以金字矣則竹泉金公鎮圭以主試見此券曰此賦果是善作而似是鬼神之吟無乃欲試我輩之試鑑耶乃至金風颯兮夕起之句笑曰此非鬼神之作乃擢第一人問其故答曰鬼神忌金若鬼神作則必不書金字故知之云榜出登魁其姓名未及考見天將李提督如松壬辰之變提五千兵東援朝鮮大捷平壤倭酋平行長夜遁遂乘勝大進至青石洞々深而傍多阻樹木參天溪澗屈曲忽見前面白氣亘天冷氣逼人提督曰是倭中劍客之隊也遂佳軍一字擺開於馬上抽複劍聳身登空諸軍仰視則但聞刀環之聲錚々然出於白氣之中俄而倭人身首紛々墜下冷氣漸收提督悄然在馬上鼓行出青石洞及其碧蹄之敗退兵開城府無意進攻一日西崖柳成龍以接伴使進議軍務提督適梳頭而語適見天邊一道

白虹自遠而來提督急々結髻曰釼客來也抽壁上放釼避入洞房而不閉户使西崖留視動靜霎時白虹之氣飛入洞房但聞錚々之聲連續不絶冷氣滿堂西崖心神慄悸忽見一足露出打户而還入西崖意其提督之足又意其打户而還入者欲閉之意也遂起閉户須臾提督開户而出提嬋妍美人頭擲於地西崖始定賀之不已提督曰倭中釼客盡殱於青石洞此美人倭中第一高手釼術通神天下無敵吾心常関念今幸斬之更無憂矣然公之閉户何其警也西崖曰打户還入其意可知又曰亦何以知吾之足閉之對曰倭人足小今見大足豈不知將軍之足耶提督曰朝鮮亦有人矣西崖曰敢問閉户之意曰美人學釼於海上空濶之處故吾入挾房不得逞其能鬪之二十餘合見彼稍失勢恐出户遠遁欲其閉户也若一出户碧海萬里何處可捕今日之功實賴閉户之力益敬重焉提督之釼術能通神妙也

金相公某有知人之鑑一日見路傍有總角衣服藍縷形容焦悴携歸其家問汝是何人對曰早失父母四顧無親行乞於市姓名亦不自知年則十五歲也尚書曰汝

留住吾家衣食不乏仍賜名金童其兒感謝居數月願學書日就月長課日成誦運
籌如神真奇才也尚書愛之重之須臾不離尚書自少無睡雖深夜之中一呼則金
童輒應諸僚所未及也金童在尚書家日入書樓翻閱書籍尤耽看星曆之書尚書
叩之則略言其奧旨與之談話古今則如誦熟文與他人言輒晦不答尚書愛之如
子每事相議勸之娶妻則固辭不願如是過十年一日夜呼之金童不應擧燭視之
杳無形跡尚書如失左右手寢食不甘第四日金童忽來現喜色滿面尚書驚喜曰
汝何不告而去去向何處吾待汝之心未盡而然耶且汝有喜色何也金童笑曰非
也當從容告之及夜又問之對曰吾非朝鮮人中國閣老之子父親遭奸臣之讒遠
配沙門島遠近諸族皆被散配父親心知星曆之數臨行教小子曰十五年後當赦
還而汝在中国則必死於奸臣之手東去朝鮮後必生還云云遂轉轉流乞於此幸
蒙大監河海之澤養育之教悔之此生此恩無以爲報日前不告而去者登果川五
鳳山仍見星象父親已赦還矣小子當告歸而報恩之心切於中遍求山地於五鳳

山下得一明穴明日請往看之尚書驚且異之翌日共往五鳳山下金童指一阜曰此是吉辰急行大監親山緬禮擇日裁穴又曰子孫昌盛必五相国矣還家拜謝而去尚書如其言將行緬禮開壙七尺必盤石々之四面有鑄而以手壓之微如搖動尚書既聞盤石之說於金童故將待則下棺懸灯於全閣而坐尚書之愛僕一人獨往壙中異其石之搖動欲知其中有何物暗自以手揭而視之見其石底四隅有玉童子捧石而立又有一玉童又捧之而稍長於四隅之玉童此所以石搖也僕人驚訝之急下盤石之際錚然有折玉之聲僕人大驚心語曰吾受恩於大監而誤了此吉地後必有禍吾雖無心之致生不如死然亦不忍實告見其安葬而來後尚書家或有些少憂患則其僕心爲如燬危而復安者屢矣金童還入中国閣老果赦還矣奸臣已被誅父子相逢於萬死之餘其喜可知金童登第爲翰林一日閣老問曰汝受恩於朝鮮金某何以報之翰林曰占一吉地而來矣閣老曰何許吉地乎翰林槩言之閣老驚曰遺滕禍於恩人矣地中有五個玉童應山外五峯而中峰凶殺也猝

貴而已汝何不審詳也翰林悔悟無及閣老曰今凶黨已誅將大赦天下汝以頒赦
徃朝鮮急々使之改葬占吉地而來翰林如其教以副使出來會見尚書於明匽營
叙旧愴新呼以恩爺遂言其父親之意尚書聞甚因措之際其傔人隨來竊聽之叟
言其時拆玉之聲所以然尚書怳然曰此事轉禍為福偶合也開壙時搖動時盤石
下棺時安接不搖固已異之及下棺後忽晴雷乍起霹靂環于山外中峰之大巖石
此其驗也翰林大喜曰尚書家子孫昌盛使還復其言於閣老　林將軍慶業微時
居於達州時々以馳獵為事一日逐鹿於月岳山側不騎手持一劍而行々至太白
山中日已昏路且窮叢藪蔭密岩堅傾過一樵夫問人家曰自此越一岡其下有人家
如其言越岡而見果有一大民屋於是谷則入大門日已昏黑東西難下絶無人響乃一
空舍也公終日山行氣力甚憊乃入門内之房以為寄食解衣獨卧忽窓外有火光來
照心以為疑必是木怪之火矣開戶而入曰君止宿於此乎公起見之卽俄者樵夫也曰療
飢乎曰未也樵夫開壁藏出酒肉給之曰必盡喫也于時公腹甚空乃盡喫與之數語未

丁樵夫忽起開壁藏出一長劍佮曰是何物也欲試吾耶曰未耶今夜有所可觀君欲見之
否曰如教是夜未半樵夫携劍與公向一處去重々門户沉々楼閣逶迤出末灯影照
池々中有一高閣其中笑語爛熳映窓所照乃是二人對坐影也樵夫指池邊樹曰君
上此樹解帶與枝結身而慎勿聲也乃超入閣中三人同坐或飲或語樵夫曰今日
既有約以爲決断何如其人曰善同起推門超騰池上空中但聞閃爍刀環之聲如
是者久矣公於樹上寒氣逼骨不能接住寒氣劍氣也忽有某物墜地響音繼見下來人
乃樵夫而寒氣少解精神頓生樵夫仍挾而偕入閣中有嬋姸美娥樵夫曰以么麽之女
害此世上大用之人可惜可歎汝罪汝亦知之否謂林佮曰以如干膽勇不及出現於世
吾今許君如彼之屋如此之色山中閑靜之地以送歲月如何佮曰今夜之事都不
可知聞其詳而後惟君之命樵夫曰吾非别人乃綠林客也累年排置如此屋子道
道有之必置一个美娥而彼娥隨隙潛奸於俄死之人反欲害我非一非再吾不得
已有此舉措雖殺彼漢彼女豈忍殺之故許與君者良有以也佮曰彼人姓某住某

曰彼亦是兩国大將材也南大門内折草匠也乘昏而來當晨而去吾已知之男子之探花
女子之偷香不必深責吾謹避之渠爲妖媢所誘必殺吾乃已吾之所畏豈吾之本心哉
仍爲一場大哭曰惜哉吾殺大男子又曰君且思之一從吾言而勿爲世間半上落下之事
必有天運所関必不如意徒勞而已合一向掉頭樵夫曰已矣々々郎揮劒断女子之頭
又曰君必有可用之才男子处世劒術不可不知乃敎之不過五六日其神變幻之法未
得盡透得其糟粕而歸盖樵夫預知丙子之事故有此等說話云々○李提督東征
時多月逗遛金浦琴姓女人親近而回軍時金姓譯人爲龍陽之寵晝宵相隨時
金譯年近二十手容色美言必從計必用其親愛可知渡鴨綠江軍粮幾許必某日
輸運于山海関之意發文于遼東都統伊時提督渡江方向栅門運粮違令矣提督大
怒欲行軍律斬之其都統有子三人長則時任侍郎次則爲庶吉士第三以神異之
僧皇帝待之如師起別院於大内而置之若肅宗之居鄴侯於蓬萊院也伊時三子
聞急俱爲來會於父相議紓危之事神僧曰有妙理焉於是邀金譯三人合席請曰

有此不幸惟望爲吾等善辨解紛也金曰顧以外国么麽之蹤何敢干天將之紀乎
所慮若是鄭重聽不聽在人第當從容言之郎入來提督曰彼之邀汝有何酬酢對
其顛末之許提督曰吾出戰場未嘗從私人之一言今汝以么麽之縱受如彼貴人慮
托則汝之爲吾緊切自此可知且吾入來無以生色於汝吾必從汝言矣金又見三人
曰君以年少有意宝貝乎金曰吾雖年少素以儉質存心家且不貧未嘗有心於玩
好也三人曰君朝鮮国一譯官也自大国命君爲甬国之丞相何如曰我国專尚名
分而吾則中人也若爲政丞則必以中人政丞指之反不如不爲也三人曰以君爲上
国高崇秩以爲中原高門大家之族何如曰吾父母俱在難闈情迫唯願速還提督
回軍之後即命放是爲大患三人曰吾輩酬恩不必更言唯君言其所願三人悤々勤々
金猝發口而言曰吾平生所願々々一見天下絶色矣三人相顧嘿然良久神僧曰然矣
々々二人從而和之曰然矣如是而放金入見提督々々問曰汝以何言願及乎金以宲對
提督蹶然執手曰汝是小国人物何言之大也然則彼皆許之乎曰許矣提督曰彼從

何以得來雖皇帝之貴亦難矣金仍隨提督入皇城三人來邀金亦往見之則三人曰勿敀以永今夕桊罷少頃渾室香薰襲人園門開処有粉黛數十人或持香爐或捧紅帕床兩々而坐侍立臺上以今所見無非傾城之色既而見之欲起告敀三人曰胡為乎欲敀曰既見天下一色不必留矣三人笑曰此是侍兒豈得為天下一色乎今方出來須臾園門大開一朶蘭麝之香薰襲衣濃郁侍女十餘擁護而出上堂凝粧粉脂一塊坐於女子床三人與金排坐女子床上問曰此真君所願天下一色也金曰無見不知為何狀也三人曰今夜君必與之為雲雨之會金曰吾願一見而不願洞房之親矣三人曰此何言也吾輩受恩於君々之所願吾輩雖磨身碎骨豈可不聽第々三色不難得來至於第一以天子之勢寔難凢得年前雲南王有仇人吾輩為之報仇其王方欲報恩故自君別來送媒於雲南王々亦許之君入京乘來彼姬這間折千里馬者三賛銀子數萬兩以其雲南去京為三萬里之遠而今此相會君即男子彼即女子若一見而散則彼之深閨畏人之行果何如勿復為辭今夕為合巹之禮不亦宜

乎金仍留宿其夜共床蠟燭成堆麝薰襲裾眼花迷亂見而不見少狂蝶探花之
心無鶯鶯矣渡之情三人自外窺之擄得其如此沒風致呼金而笑曰合歡之情何
其寂寥也笑裸子置前曰喫此々乃蜀山紅蔘煎也飲而入房眼明神爽彼姬之毛
髮頂踵瞭然可見經夜而後三人已來待矣問曰彼姬何以遁處曰顧以外国之踪
今當畏恩來頭之事未可預料三人曰君幸以奇遇得此天下之絕色豈可一會而
散乎君以外國之人兩親難闈仍為居此義亦不可吾等既蒙君之恩又在上國則
每年啟使之行必隨入來一年一逢若斗牛七夕之會不亦美乎金譯果如其言自
少至老以譯任每年一會行樂終有一子其後裔大昌于燕京云○洪參判九少時借
家壯洞與安山李生者做科工夫一日洪公適出外李生徘徊見前面墻穴有一紙漸
次出來怪而拾見即顏札也以為妾乃崔侍之妻年近三十尚未知陰陽是為終身
之恨今夜適從容願踰墻而來訪也李生見而大怒曰豈有如許之女子翌日往其
家訪主人內侍責其不能家使有如此之變是何道理給其顏書而來矣伊日之夕其

家哭聲出而其女縊死洪台聞之責曰君其欲不往則已矣何乃給書而至於此境耶君則必無幸矣李生故家々為晩獠所賴仍為壓死豈偶然耶　柳參判誼繡衣按嶺南到晋州聞有鄉運四等仍任多有不法之事期欲出道日打死方向邑底未及十餘里日合困甚偶入一家々頗潔精升堂有十三四歲童子迎之上座其作人聰慧區別人馬使之喂之呼奴備夕飯接待凡百儼如成人問其年齒與家住答曰今方十三歲家是座首家且問汝座首之子耶對曰然矣曰汝翁何居曰方在邑内任所其應對謹敬甚詳柳公奇愛之術諳乎皆曰奸鄉有此英馨兒至夜就寢忽有攪之者起而見之燈火熒然前有一大卓魚肉餅餌酒果之屬皆高排矣訝問此何飲食對曰家翁今年不吉必有官灾云故招巫禳之此其所設也玆用奉接願客主少下箸公忍笑而喫之久飢之餘腹果飽矣翌日謝去邑内拿入座首数其前後罪惡仍曰吾之此行必殺如汝者昨宿汝家見汝子大勝於汝既宿汝家既餽汝酒食而殺非人情也乃嚴刑遠配後還語其家台巫女禱神亦不虛矣殺座首之神即吾而以酒肉禱之免其禍豈不絶倒乎　判書趙

雲遠爲完伯時一日夜守廳妓適因事故出外獨宿宣堂矣夜深後自挾室有錚然聲心深訝之忽有一人問曰上房有人乎巡使驚曰汝是誰也對曰小人乃殺獄罪囚也巡使尤驚曰汝是殺獄重囚何爲來此對曰明朝粥進支必須使吸唱某喚之小人既活使道〃〃亦活小人直爲出去心甚驚惶未接一眠待曉靜坐未幾朝粥自補繕庫備進矣仍補氣不平而退之招吸唱某也給粥使喚之廝漢奉兜戰慄巡使大叱催喚則遂一吻而倒于地使之曳屍而出後審其時此囚置之法條登啓其丕抵獄墻之後即食婢家而一日偶爾放溺於墻下有人語聲從墻隙窺見吻唱某也招食婢到墻下給二十金且給一塊藥曰以此藥和於朝粥而進事成則又以此報償之食婢問何爲而如是曰某妓吾之未忘汝亦知之而一自侍使道後一未得見思想之心一日如三秋不得不行此計食婢曰諾云故來夜潛出而告之云 ● 趙寅文於完營一日夜深後就寢也皆夢中在傍之妓攪之驚悟而問之妓曰試見窓影時月色如晝窓外有人影從隙窺見有八尺長身健兒全身裝束手持匕首如將入之狀心神飛越

厥妓低聲曰小人將通于裨將廳矣潛開後窓而出去公自念猶卧恐有非常之事隨妓而出無可隱身之處入竈下傍有盛灰之石仍蒙首而隱而已厥漢漸至于處矣公毛髮竦然屏氣而伏少焉營中鼎沸炉影明晃賊乃以釰擊柱而嘆曰莫非命也超越後墻而去四面喧嘩擧中皆曰使道乎公暗言曰使道在此幕客及下隷尋擧至扶故宣臺乃跪遑還○東皐李相國傔人有皮姓着今自少至老使爲侍命皮傔無子只有女子稍長每告曰小人只有女子將欲贅壻以爲依托之計郎材專望大監分付矣皮女年方二八今終無如許之說一日自闕歸來急呼皮傔曰今朝得汝壻材必速歸來即呼下人曰汝去六曹街則京兆府前有一總角掩屋在而坐矣須呼來下人即去果有矣以李大監分付招厥童曰政丞不必招吾吾則吾自爲之固辭不來無奈何空還告白公曰又如是又遣旗手數人招之始來公問曰汝欲娶妻乎對曰小人別無娶妻之意公力勸乃諾皮傔在傍見之不勝駭然公使之卒去不得已負之廊底洗滌而以副衣着之公又曰不卜日以明日成禮若緩則失之矣皮傔果然翌日過婚渾室莫不掩鼻而厥漢少無

難色一自娶妻後不出越房奄作一個懶漢為三年一日忽起嗽着巾閤内驚訝胡以梳洗答曰今日大監必來俄而門外有辟除聲大監入來問曰汝婿安在直入越房握手曰何以為之尋覓汝矣對曰天運奈何公曰汝必救濟汝之妻眷伊時吾之家眷同為救濟對曰且看來頭事如何不可質言如是數語合即去一室以為粧其所接待稍優於前矣一日夕吏傔自大監宅啟來方入門其婿急呼曰丈人勿脫衣即去以給大監捐命吏傔曰吾俄者布衾而來大監吸烟草而與客說話是何言婿曰急去〻〻如其言直去入寢房則已無及矣少焉別世其來見吏婿時運辨何以為之者身後有龍巳之厄運故也公之死後四五年吏婿忽請其丈人曰吾入君宅已久無所事為故難消遣幸望以數千兩備給則將為販商吏傔從其言如數得給仍持出去不過朞空手而啟曰今行良貝又給五千金當為善販矣又依數備給不過四五朔又為空手而啟曰今又良貝丈人家産與田庄盡賣而給則當有好道理其丈人一從所言而給之望借人屋而居乃盡持而去這間家人之交適當如何未久又來曰今又良貝見失但

慚愧之心切於中宵無搖舌之廉亦有所營而見今丈人宅由我而蕩盡錢路掃
如幸使我見李宅書房主欲為得錢更興販其丈人偕往使之參見禮畢即蔟
五六千金拮据之請東阜子弟一聞即諾女婿持去又如前空來見李宅子弟家
產與鄉庄盡數斥賣作錢請貸云々亦無一言難色以某月備送為約乃持盡去
伊後四五朔而來計其自初計錢年數合五歲矣乃會丈人及李宅子弟曰兩宅財產
君盡消融無辭可達第望兩宅室眷與吾同去鄉中以為資生如何兩宅齊聲曰諾
蓋有令之遺訓故也卜日兩家無老少兒稚之類盡備牛馬騎之馱之向東門出去
累日行々忽抵峽中路盡山窮高峰仄壁當前乃解送牛馬兩家々眷盡下坐相
顧涕泣少焉石壁上掛足練數百條垂盡把那足練一齊而上其下一望平衍有屋
屋數家鷄犬之聲相連奄成一小郡樣二尾屋分處有鹽漿倉儲之業始知向來運轉
錢之妙理也乃春耕秋穫鄉中滋味雖為安穩令之子弟以京華之人每切懷旧之意有
時言及有一日女婿携上高阜指示一処曰丁酉年四月倭虜大入于我国生民盡為魚

閔犯入京城 大殿今幸義州如今之時若京城則豈能保存乎幸蒙大監之下念至
於婚媒之境又親在勤托故有此桃源之排置也於焉間已近十年矣忽使婿告白書
房主欲永居此乎曰願居此以送歲月曰不然若永居此爲凡民大監立朝事業終歸
泯滅今倭冦已平一国乾淨不如還歸世使傳曰吾則無他子女只有此婿欲爲老死
於此婿曰然遂率東阜宅家眷來到忠州邑内南山底曰此墓地甚好子孫後必積累
兼有科慶簪纓連綿勿移他處永爲奠居即爲還去云焉 許生者方外人也家貧
落魄好讀書不事產業床頭唯有周易一帙雖簞瓢屢空不以爲介意其妻紡績
織絍以過日月矣一日入内則妻斷髮裹頭而坐以供朝夕之具生喟然嘆曰五十年讀
易將以有爲今忽見斷髮裹頭之妻乎遂約曰吾出外一年而歸尚延綫命且長其髮
乃彈冠而往見松京甲富白姓人請貸千金白君一見知其非常之人許之生齎千金西遊
箕城訪名妓楚雲家日辦酒肉與遊俠輩專事遊蕩金盡復往見白君曰吾將大販更
貸三千金乎又許給又往雲娘家遂治第宅珠簾紗窓晶樓綿席置酒設樂自娛金

盡又往見曰復待三千金乎又許之又往雲娘家盡買燕市名貝寶珠奇錦異緞以媚雲娘又往見曰今有三千金可以成事而恐君不信也白君曰惡何是言也雖萬金吾不惜仍許諾又往雲娘家買名駒一匹直之櫪上造纏帶掛於壁上遂大會諸妓跌宕遊衍散金於纏頭之費以適娘意金盡生以寂寞悽凉之態示娘淚下奈水性已生厭意其年少輩謀擒許生々瞧得其意曰吾本來此者販貴也今黃金已盡空拳而已吾將去矣能無眷戀乎娘曰爪熟蒂落花謝蝶稀何戀之有生曰吾之財盡入於銷金巷矣今將永別汝何以贈行乎曰唯君所欲生指壁上爲銅爐曰於吾所欲娘笑曰何惜之有生遂於壁上片々碎之納于纏帶騎名駒馳往會寧開市列肆而坐賈胡一人來覘碎銅嘖々曰是也々々請論價曰無價寶也十萬金雖小類請交易生睨視良久許之遂交易而歸見白君以十萬還之白君問之詳生曰爲銅爐非銅乃烏金也昔秦始皇使徐市失於扶桑東海上發內帑中烏金爐以贐之盡煎藥於此爐則百病盖效徐市失於海中倭人得之以爲國寶壬辰之亂倭酋平行長持來及敗

誤

於牙壤胥道時失之亂中今遺在名妓楚雲家故吾望氣而尋之賈胡西域人也亦望
氣而來其無價之說是確論白君曰欲一爐雖非萬金亦是容易何其勤勞再三乎生
曰此天下之寶有神物助焉非重価莫可欲白君曰君神人也以十万金盡付之生大笑曰
何小覷我之使人尾其跡其家卑志令此行特一小試耳遂辭去白君驚異之使人尾其跡其
家乃紫閣峰下一草屋也白君每月早晨以米包錢緡抛其門而僅得繼一月之用生亦
笑而受之李相浣時為元戎受記室之重叅伐燕之計訪人材聞生之賢一夕微服往見論
天下事頗委丞教生曰固知公之來矣公欲亂大事依吾三策否公願聞生曰今朝廷黨人
用事万事聚財公能歸九重破黨論用人材乎公曰此事誠難矣又曰叅軍収布為国生民
之愁苦公能用户吏法館御相子胥不使謀遊乎公曰亦是難矣又曰我国東濱于海雖有
魚塩之利蓋積不敷粟不支一年地不過三千里拘於禮儀專事外飾能使一国之人盡為胡
服否公曰亦難矣生曰公不知時宜妄張大計何事何做速退去公汗发沾背告以更来無聊
而翌朝訪之蕭然一空屋而已○李叅判偶有膂力近於神勇大抵公之勇可謂蓋世絶倫

必時其儕類同上白雲臺在後一人躓足岩上𨁝路將落于千仞之下公即下挾而置之岩
上　肅廟時湖南有神虎日傷數百所傷畜餘一道慄〻自朝廷下送各營門砲手終
不可捉公於是以廟薦特差充伯捉虎次下往方抵陵偶站公意乍轎忽於去路挾一知
所而下坐一行盡下馬問候莫知其所以然公喟歎曰幾失吾知所也吾自轎中觀之厥所
捉知所去故吾即逐奮而來到營後三日分付曰今夜各廳無炷火無往來而喧嘩雜
談也初更時公以單上衣宕巾安坐宣化堂交子上俄有倏忽之影於虛堂公亦倏忽
下堂空中但有閃忽之影而已俄焉堣中有墜物之影公坐於交子上從容諭曰汝之
傷害於我国者莫非有運於其間汝既如此久有則我自有處置之道必斯速渡海
汝若欲去則必須擧頭搖尾也於是大虫叩頭搖尾不知影響伊時更無虎患矣
東岳李公新娶工元聽鍾於雲從街醉過履洞前路依一門而臥俄而婢僕輩來噓曰
新書房主醉倒仍扶入臥於新房公渾不省矣洞房花燭其新婦同寢至曉睡覺乃則人
之室非聘家也公問新婦曰此是誰家新婦疑之反詰之相其錯愕盡其家新過婚禮之

三日也新郎亦聽鍾夜遊仍爲不來公誤入此室也公曰何以則好也新婦曰吾有分死之晉合此亦緣分以婦女之道言之吾雖一死可也然吾則屢世譯官家無男獨女也吾死父母老依托之所不忍於此不獲已從權願爲小室奉養老親以終餘年如何公曰吾非故犯君非亂奔從權無妨但家有老親庭訓甚嚴年未弱冠且未登第以書生畜小室豈不難乎新婦曰此不難君姨姑之宅或有置我之所乎曰有之曰然則令悤起偕往置我於其家使兩家莫知之君未久登第未第而絕不相面登第後寀告于兩家以爲團聚之計如何公如其言乃處之其寡居姨母家勵其針線相依如母女以過新婦家朝起視之新郎新婦不知去向舉家驚惶往探新郎家始知假郎偕逃遂秘其事稱以新婦暴疾不起假殮虛葬公自其後更不接面於小室日夜勤工章大達未幾登科始告老親率來小室又欲通其親家小室曰必不信矣出給一衾領曰以此爲信此錦在昔年遠祖入燕時皇帝所賜也天下所無之異錦稱吾家有之以爲新婚時衾領而向者來此時後考次摘來者見此必信遂使持異錦往告顛末其父母聞女息之信音悲喜會集且見李公是宰相乃曰此

天也吾老夫妻後事有托矣無他子女財將焉用以其家貨奴婢田庄悉付之乃長安甲富也
其小室賢且智治産業奉巾櫛皆有閨範公家至今世富称其小室子孫且繁衍云爾
○郭思賢玄風人忘憂堂後孫少業科工嘗遇異人學得秘書天文地理無不通知家
甚貧寠其親山在於境内樵牧日侵無以禁养一日周行山下揷木標曰人或有冒入此標之
内必有不測之禍云而我飭洞人勿使近之人皆笑之有一頑悍之漢故往採樵入于標内則天旋地
轉風雷飛動釰戟森羅無路可出魂飛神昏仆于地上其母聞之急来乞哀郭生怒曰
吾丁寧戒之而不遵何来惱我我則不知其母涕泣哀乞食頃後始許往携乃出自後人莫
近其叔病重而醫言若用山蔘則可療云其從弟思曰親病極重而山蔘實無可得之理
兄之才俗素知盡求數根而用之生嚬眉曰此重難之事而病患如此不得不極力周旋仍
基之上後麓松陰之下有一孕田即一蔘田擇其最大者三根採之使作藥餌戒曰慎勿出
口且勿生更採之念其從弟急歸而用果效來時識其道路及蔘之所在後乘其從兄之不
在潛往之非復向日所願癡懵謝嗟歎而歸對而語其狀生笑曰向日與汝所往處卽頭流

山也汝豈可更煩其境耶一日靜掃越房戒其妻曰吾在此將有三四日所幹事切勿開戶
且勿窺見房中夜成一大江江上有丹青樓閣其夫坐樓上撲琴鼓之鶴氅羽衣對
坐霞裳霧裾之仙娘或吹彈或對舞其妻驚異不敢發聲至明日開戶而發大責其
妻之窺見曰後復如是吾不可久留於此矣有切親之人願一見万古名將之神生笑曰此
不難但恐君之氣魄不能抵當爲被其害其人曰若得一見雖死無恨生笑曰若言此
既如此第依吾君爲之曰諾生自抱自己之腰戒曰但闔眼勿開待吾言開見其人依言
爲之兩耳但聞風雷聲已而使開眼視之坐於高峰絶頂之上問之答是伽倻山生整坐衣
冠焚香而若有指揮呼名者未幾狂風大作無數神將從空而下俱是列國漢唐宋
之名將也威風凜凜狀貌堂堂或帶甲或杖劍左右羅列其人魂迷神昏仆于生之側生
使各退去而其人魂已空矣待其稍醒謂曰吾不云乎君之氣魄如此豈自恨哉畢竟得
病良可歎也又使抱腰如來時據歸矣其人以驚怖症不久身死盖其神異之術見於人者
多矣年至八耋康無病一日忽坐化云嶺南之人多有親知者而其死不過數十年云矣

○金相君某少時與親知數人讀書於白蓮峰下映月庵一日同伴皆有故還家夜深獨明燭看書矣忽有女子哭聲如怨如訴自庵後從來而近至於窓下而止公怪之端坐不動問曰鬼乎人乎女子長吁而對曰鬼也公曰然則幽明相殊安得相接對曰吾有辭寃事非公莫可解故欲解而來公開戶視之不見其形有嘯於空中曰現形則恐致公驚公曰現之言罷一少婦披髮流血立於前公詰何寃乎曰妾乃某譯之女嫁于某譯之子新婚未幾家惑淫婦罵我毆我末乃信其讒謂我有竊奔之行夜半以劍刺之棄于月庵絶壁間人無知之者詒我父母曰淫奔而去吾誤死固已冤矣且蒙不潔之名于古泉壤此冤難洗公曰冤雖可矜吾何以解之曰公某年登第某年歷某職某年爲秋判〻〻議刑獄之官也解寃豈不易哉仍辭去翌朝潛視之絶壁之間果有一女屍乃昨夜所見者而鮮血淋漓若新死者然默識而秘不發說後果如其言登第歷職至秋判記得寃女之訴即赴衙坐捉某譯詰問之曰汝知映月庵寃死之人乎其人抵頭遂供之偕往檢驗其人語塞即服遂招其父母使之埋瘞其夫置之辟當夜公又於庵中秉燭倚坐女人泣謝於窓外磬

其鬚髮衣服非復舊日容也公使之近前更問前程對曰某年某職某年某事為
国難死然後令名無窮子孫大昌矣仍辭去公點檢存此君合符契果於某年死於
国令名永垂竹帛云○嶺南某郡有一士子年踰四十遭喪子之慘心竟不定如癡如狂一
日有過客入來見氣色之慘然問之主人對以見慘客曰然則君之先山在於何處曰在家後也
客曰願一見遂偕往見之客曰此山不吉有此憂喪主人曰何處有吉地乎且吾夫妻俱為斷産之
境占得福地則或有嗣續否客曰入洞口之時見一处可合惟君速行緬禮再三囑之主人果行
緬禮数月後遭又妻喪其悲悼悽楚之狀難而盡記而不幸中家産稍饒即為再醮聘婦
向日過客又來先問其間喪配再醮乎主人曰聽君之言以至喪配何面目問之乎客笑曰有
今日之慶故有昔日之禍仍為留連數日謂曰某夜犯房必有佳男伊時吾復來矣
其後果如其言生男客又來喜賀曰聞果生男子曰然堅定請見兒之四柱曰必長壽
矣善幕世其婚処吾自媒矣仍去不復來其兒年至十四五忽來曰子弟善幕否即呼
來見之曰主人能記此兒媒婚之說乎否主人曰年久果依俙耳臨歲請柱單主人以其

言如合符御箭善給矣又不久傳涓吉單于美人不問門閥其閨養必無疑慮而其客
治婚具艱之一宿漸入深山美人顧謂曰君何欺人之甚乎客曰何宿怨而欺之耶竟至
一処洞回路轉有高峰山數間斗屋而已其日即婚日而塲中寂無鋪陳只有一老夫髮搖
乃查頓也仍納幣醮後見新婦貞樣万不成樣士人憂形於色查頓其客語於士人
曰大事幸而順過女息既為結髮必不久在於親家士人不得已以客所騎馬載之而
来渾室無不駭歎新婦必無愧色只居房中不干家事然其親家信息從而知之舅
姑以是為悵而居媒之客經婚後一不来焉一日舅姑相議曰吾輩今老矣非子之及入田
畓之耕作已為苦惱專付於子之內外吾之內外坐而食之以終餘年可也於是治家凡節
付之兒子內外新婦必無謙言亦不下堂奴耕婢織指揮使役一無失規各得其度某
日雨云則雨某日晴云則晴農不失時數三年內家産漸興一室其鄰里始知為賢婦忽
告曰尊舅春秋今七旬矣不必塊居無聊日與洞中親知相會宴樂杯盤之供吾自當
之如是而好送歲月如何舅曰吾之願矣自此堂中履屐交錯洛勝若流進排如今於

焉爲四年矣無庄土産業蕩盡新婦曰令家産蕩敗已無餘地此処不可久居幸望
撤移於吾之親家洞内自有生理之妥矣其舅姑專信新婦事無大小不得携貳曰若
有好道理則汝自爲之於是盡賣家産與薄庄并其眷屬奴僕陸續入来於其親家
則向日居媒之客已来待矣其舅久居山中不勝鬱紆之懐請與登山々外有彭鞠之拜
舅驚問之婦曰俟値今戰于某邑故有此拜也曰吾洞如何曰吾之所居已爲大戰或逃
或死近境盡爲魚肉矣曰然則汝先知有賊見機入山耶曰雖微物皆知天機避風避雨
可以人而不知乎其後幾近十年又爲率眷出山治産業農復爲成家云耳〇江陵金
氏一士人家貧親老常乏菽水之供其慈謂曰汝家先世存以當時奴僕散在湖南島中
者不可勝數汝往推刷也仍出給篋中文券輒乃持券往島中百餘户村落自作一鄉皆
奴僕子孫也見券羅拜遂收斂數千金贖之士人燒其券馱錢而還路過錦江時冬日
甚寒江邊有一翁一媼一少婦入水而互相挽出扶持痛哭金生怪問之老翁曰吾有稚子
吏役於錦營以逋欠在囚屢違定限明日即死日而分錢粒米無可辦得不忍見渠之

被刑欲逃水而死老妻少婦亦欲共死於此不忍見入水互相拯出仍為痛哭曰有錢
幾何可以償逋曰數千金可以白當也告曰吾有推奴錢幾馱恰滿數千以此償之郎
遂之其三人又大哭曰吾輩三人之命因此得生將何以報恩願入鄙家留宿而去生曰日暮途
遠老親倚門久矣不可留連即馳去不顧三人仍以此物盡償逋欠其子得放出獄渾室感
祝而生之居住姓名亦莫知之金生歸謁老慈喜其無恙而返問其推奴之如意益喜問
其贖良之財何以輸還生對以錦江之事其慈撫其背曰真吾子也後慈母以天年終家
益剝落初終凡節万不成樣金家與地師步行尋山遍踏諸山到一處地師大讚屢貴福祿
不可形言之地也山下有一大家金問于邨人曰金某家也良田美畓遍於一野村落撲地皆其奴
屬也金家顧地師曰此許之地何以占得然日已暮留宿彼家而往詣之有一少年迎接待以
夕飯金家對燭而悲懷彌中山地関心長吁而已俄而自一少婦開戶突入扶金家大哭氣塞
不能言其少年驚問其故少婦曰此是錦江所逢之恩人也少年又抱而哭又有老翁老媼
聞而急出抱哭〃〃止明燭相對更問年條事實果不爽矣少婦一自其後焚香祝天

願逢恩人以報其德其夫亦退吏村居移徙于此治産猝富而少婦在於客來窺視審其容
貌以年少眼明之致見而記得盡至誠感天仍問遣郞之由金家言及家後山地之事其家猶
恐不及曰窆塟之節吾家自當苐往剏行而來發靷諸具及擔轝皆以奴僕治送肩
送轎馬率其內眷而來窆之禮孝哭後金家献奴僕田宅之文券請謝去金家曰吾將安
之曰後洞又有別業足以資生此物都是主長之福力非吾之所願有勿辭爲其後金家之子
孫赫昌冠冕不絶云 ○柳生某洛下人也早有文名年二十登司馬家甚貧窘居於水原地其
妻才貌俱美以針線資生矣一日街路喧騰傳語有一女善釣舞生招入內庭便試藝其女入
來熟視柳直上廳相抱放聲痛哭生問其故于妻答曰曾所面熟之人故云仍不試釣技而留
數日送之越五六日後望見前路三箇駿馬駕新轎前有婢子數雙亦騎馬後無陪行直入其
家生訝之問何來內行誤入吾家下隷不答而入門下轎於內庭人馬皆歇于店幕生疑訝書
問其內答云從當知之不必強問自伊日夕飯饌品盛潔水陸備陳生尤疑惑又書問則答
以只可飽喫不必問也從當知之數日不必入內云其明日朝夕飯又如是過數日其妻有書請

作洛行生陞之請於中門內暫留問之曰內行從何而來朝夕之供何為而豐潔也洛行有何委
折而何以洛行發程耶妻笑曰不必問之從當知得至於上京之人馬亦不必掛念自當備待只可治
行而已生亦無奈任其所爲矣翌朝三轎依前駕馬而自家所騎之馬亦已具鞍來待矣第
騎而隨後來京入會洞至一大第三轎入于門內生下馬于中門之外而入卽一空舍也鋪陳設席
書冊硯筆之屬嘻盧瀾江之物左右列置冠者數人如僮從樣待令使喚又有奴輩四五
人入庭現謁生問此宅誰宅對曰進士主宅又問左右鋪設寢具何處得來而爲誰排置對
曰進士主需用汁物也生驚訝如在雲霧中夕飯後擧炉而坐其妻裁書曰今夜當送一美
人以慰孤寂之懷云生答以爲美人誰也妻答從當知之云三更後傔從輩皆退出外自內一護
又鬟擁出絶代一美人凝粧盛飾坐於炉下侍婢鋪衾枕入生問何許人則笑而不答仍與之
就寢明朝其妻以書賀得新人又曰今夜喚送他美人云云生莫知其故及夜奴婢又
擁一美人出來察其形貌乃別人亦絶色也又與之同枕明朝其妻又以書賀請今朝早飯必
入來進喫云生自語于心曰此事這間必有曲折今入去可得聞其詳急整衣冠入去推上房之

户而入其妻與兩個美人雍容起坐定細察之房內許多什物無非新房之具而極其奢麗又三女子窈窕之色幽閑之姿光彩相映渾如三朶名花一樹齊發矣生眼眩魂迷望之而如仙如鬼辨之而難兄難弟也其妻琅琅而笑曰君子近日果何如而諸節能無大損否生曰渴籍夫人之洪福得此世間所無之事歡樂之心似爲無涯而惟以這間曲折之未得詳知還不爲喜願聞其顚末對曰小妾非敢曰青春已暮巾櫛之任不能堪當但氣質虛弱素多疾病小星已久矣今幸得此二姬品性溫和凡節俱備可爲君子感賀而已其人之來歷妾寔不知而自有來告之人矣惟望寬懷生故爲焦悴曰若不詳言則誓不復對彼姬矣但速言之對曰君子若如是則同枕之前何不以知其來歷爲急而惟以同枕爲急乎妾寔不知而彼等之容不容非妾之所關願君子宜量處之其氣色冷落而兩佳人亦微哂而已生知其無奈故怒而臥俄而門外忽有喝導聲下隷入告曰權判書大監入來矣生驚而下堂而立迎一白髮老宰乘軒而入欣然把生之手上臺坐定生拜問大監不知何許尊貴人而小生一未承顔何爲降臨其宰笑曰君未覺繁華夢耶吾第言之君之好人字古今罕有也

年前君之聘家與吾家及譯家玄知事俱隔墻而居同年同月俱產女子事甚罕異故三家
常々互相送見而去見及稍長三女朝夕相逢遊戲渠輩私自誓言心同事一人相約而吾亦不知
彼家亦不知其後君之聘家移去不聞消息矣吾女則側生心年及笄欲議婚則抵死不願
旣有前約當從君妻事一人其外雖吾死決無入他人之門之心云玄家女子亦如是云責之喻之
終不回心至過廿五歲而尚未適人矣向聞玄女學劍技粧男服出遊入方將尋君聘家去
屢云矣日前逢着於水原地云故昨夜出來之女卽吾庶女昨夜出來之女卽玄家之女
也家舍及奴婢汁物書冊田土等屬吾與玄君排置者君當與得兩美人及家產吉之
楊步遊無以加此君可謂好八字仍使人呼玄知事以來須臾一老人金圈紅帶來拜於前權
判書揖而言曰此是玄知事云三人設酒肴盡歡而罷其家卽權大運也生與一妻二妾同室
和樂矣一日妻謂曰見今朝廷南人得時而權家南魁而當局者也近日事無非滅倫之
事不久必敗々則恐有禍及之慮不如早自下鄉以爲免禍之策生然其言盡賣家產携
眷還鄉更不入京矣甲戌年 坤殿復位之初南人皆誅竄權家亦參其中而生獨不被收

坐之律柳妻知識豈比凡人者乎○月沙赴燕時京與王弇州世貞相親熟以文章之
交一日早朝往見則弇州與公服而起曰適有人闕之事吾聞當遣君須於書樓披覽諸
冊而待也仍囑其家丁備朝飯而進待云受去俄而餅麵魚果之屬相續而進公且喫且看
書日晩弇州來問曰朝膳已罷否對曰朝飯曾未喫弇州驚訝責家丁対曰俄者已進矣弇州
曰朝鮮人以白飯一器牛藿湯一碗爲朝夕飯矣豈如吾儕之所喫耶斯速備飯而來吾忘之矣
云月沙還歸後嘗對人而言吾於此羞愧欲死云矣一日又往見弇州則蜀郡太守爲其父
請碑文而礼单以蜀錦一車人馥陸一隊公美人青紅裳各十五以黄金爲歸而送之大國
贈遺之豐如是矣○三淵金先生昌翕晩居于雪嶽菴以永矢爲名其僧同處一日夜同處
僧爲虎所囕而死淵翁爲文弔之不勝悽惻數日後女婿李公德載來拜時年十六七
歲僅量先生言其故戒勿出外夕餅後李公不知去處公遑呼無應群大驚聚會僧徒
大炬而推尋月色如晝李公稀坐後山絶頂之上公見而大責曰吾不云乎日前同處
僧爲虎所囕汝以口臭之兒猶自登陟於深夜無人之處當有虎豹之患其將奈何

汝何不尊長者之戒乎李令含笑隨後而下來到庵坐定公又責之戒之李令對曰岳翁尚存僧之爲佛所覽久愈疲懷故小子假托山上刺殺大佛爲僧報仇令尤驚曰寧有是理耶朝與諸僧往見則山下之壑有一大虎亂刺而倒人皆大駭異焉李令有絶人之力又善劍術故也 申判書銋號寒竹堂有知人之鑑喪獅子而有遺腹孫女年及笄其孀婦無請于舅曰此女之郎才必自親擇焉令曰汝於何許郎才對曰壽至八十而偕老位至大官家富多男李矣令笑曰世豈有如許兼備之人乎若副汝言得難得矣伊後自外而入必問郎才之得否每每如是矣一日令乘軺過壯洞羣兒嬉戲叢中有一兒年可十餘歲而髼頭突鬢騎竹而左右跳踉令停軺熟視衣不掩身而河目海口眉棲異凡乃命下隸使之招來棹頭不肯使諸隸扶持而來其兒號哭曰何許官員白晝捉我我何有罪而如是諸隸擁至軺前令曰汝之門閥何許人也對曰門閥知之何爲吾亦兩班也又問汝年幾許汝家何在辭言之對曰欲捧軍丁乎何爲問年紀居住也吾雖俞年十三家在越洞何爲問之速放我去公遂放送而尋其家則不蔽風雨之斗屋只有寡居之母夫人招其婢傳喝我某

洞居申某也有一個孫女方求婚矣今定婚於宅道令而云云仍飭卑隷歸家愼勿言仍適他
暮歸則其孀婦又問郎才矣公笑曰今幸得之婦曰誰家子而在何處公曰不必知其家後
當知之矣仍不言及到迎彩之日始言之自內急送鮮事老婢往見其家計之貧富郎才之姸
醜婢子回告曰家是數間斗屋不蔽風雨廚下生苔甑中有蛛絲郎才目大如筐髮亂如
蓬無一可取無一可見吾小姐入門之後杵臼之役必當親執矣以吾小姐如花如玉生長綺
執之弱質何可送于如此之家乎孀婦聞此言膽落魂飛而卽受彩之日也事無奈何
欲泣而治迎郎之具翌日新郎入來行礼孀婦審視之則果如婢言而卽一可憎之郎也心
焉如碎無奈何過三日後送郎而夕時新郎又來矣公問汝何更來對曰歸家則夕飯無期
且有順歸人焉故還來矣公笑而留在之自此每每留在而連日內寢新婦以弱質見惱於丈
夫幾乎生病公憂之喻之曰汝何爲連日內寢也今日可出外與吾同寢可也新郎敬受敎
及夜公就寢而新郎寢具鋪於前矣公闔眼則新郎以手搥公之脛公驚曰此何爲也
對曰小生果不安寢昏夢中並有此等事故公曰後勿如是對曰諾未幾又以足擲之公

驚覺而責之罵之又以手足或打或擲公不堪其苦乃曰汝可入內而宿吾則不可與同寢矣新郎卷衾襦荷而入內則族黨婦女之來者適留於新房中夜三更驚起急避新郎高叫曰諸家夫人可急避而彿留俞書房宅可也云々如是故妻家上下大驚申公按海藩也內行將率去而使俞郎陪來孀婦曰俞郎不可率去姑留勿來使吾女暫為休息可也公不許而率去及墨進上時公呼俞郎而問曰汝欲墨乎對曰好矣公指示曰汝自擇取俞郎躬自擇之大折墨百同別置該監裨將告曰若如此則恐有關封之處公曰急々更造俞郎還至書堂并給下隷無一餘者云俞郎即俞相國拓基也享年八十而偕老位至領台子有四人家又富果符申公之言其後俞公為海伯率女壻洪原益而去又當墨進上之時呼洪郎使之自擇洪郎擇其大折一同中折三同小折五同而別置公曰何不加擇洪曰凡物皆有限用處小壻若盡數擇之則進上何以為之洛中知舊何以問之小壻則十同優可用矣公睨視而笑曰緊莫緊小人可作蔭官之材云果如其言云 陜川倅某年六十只有一子而溺愛訓敎失方年至十三目不識字海印寺一大師僧自前親熟往來衙

中矣一日來告曰阿只年已成童而尚未入學將何以為之倅曰雖欲教文字而慢不從命
又不忍楚之撻以至於此深以為悶大師曰士夫子弟必而失學將為世棄人全事慈愛而不
事科工可乎其人物凡百可以有為而抛棄如此甚可惜也小僧將訓學矣官家其許之
乎倅曰誠好矣固所願不敢請也大師若教訓而解蒙則豈不萬幸耶大師曰若然則
有一事之可質者以生死唯為意之只有嚴立課程之意作文記踏印而給小僧且一送山
門之後限等內交遊之前官隷之屬一不相通剛斷恩愛然後可以成工至於衣食之供
小僧自辦之如有所送者僧徒來往便直送于小僧處為宜官家其將許之乎倅曰雖
命是從仍如其言書文記給之自伊日送兒于山門絕不相通其兒上山之後左右跳踉
侮慢老僧辱之類之無所不為大師視若不見任其所為過四五日後平明大師整其
衣冠對案跪坐弟子三四十人橫經侍坐禮儀整肅大師仍命一闍梨拿致厥童〻
號哭詬辱曰汝以僧徒何敢侮老班如此吾將歸告大人將打殺矣仍詈之曰千可殺萬可
殺之賊禿限死不來大師大聲叱之使諸僧縛來諸僧齊聲縛致於前大師發示手

記曰汝之大人書此給我從今之後汝之生死在於吾手汝以兩班家子弟自來不識字專事悖習生而何爲此習不祛將亡汝之門戶第受吾罰仍以錐末灸火待赤刺股厥童半晌昏塞而甦大師又欲刺之乃哀乞曰自今以後惟大師之命是從更勿刺之大師惟雖責之誘之食頃始放使之近前以千字文先授而排日課程不許少休厥童年旣長成知慮亦長聞一知十百四五朔之間千字通史皆通曉而晝夜不撤孜孜不懈一年餘文理大就留寺三年工夫已成無於讀書之時稍語于心曰吾之受辱於山僧者皆不學之致也吾將勤工得科後必打殺此僧以雪此今日之恨而一念不懈尤用工夫大師又使習科工一日使近前曰汝之工夫優作科文明日可與我下山翌日率來衙中而告曰今文辭將就登科後文任亦不讓於他人小僧從此辭歸仍留置而忘其兒始議親成婚上京發入科場數年果登第數十年間得除嶺伯始乃大喜心語曰今以後可殺海印寺僧以雪前日之憤及按到而發也申飭刑吏作別杖而擇善執杖者三四人以從將到山門而欲撲殺此僧之計也行到紅流洞其僧率諸僧祗迎于路左巡使見之仍下轎執手而致歡老僧欣然笑曰老僧不死得見

巡使道威儀幸莫大焉仍陪而入寺告曰小僧之居即使道工夫之房也今夜移下处與

小僧聊枕若何巡使許之同枕更深告曰使道向日受學時有必殺小僧之心乎曰然

曰登科至建節猶有此心乎曰然曰發巡時矢于心而欲打殺小僧至有別杖及擇執杖之

卒乎曰是矣曰若知是則何不打殺而如是致歡乎曰向来之恨心内不忘及對君顔此

心氷消雪散油然有欣悅之心故也曰小僧亦已揣知之使道位可至大官而當按節箕營

而小僧送上佐矣使道必須加礼如見小僧樣與之同枕可也慎勿忘却巡使許諾

乃更示一紙曰小僧為使道推數平生編年者也享壽幾年位至幾品昭然可知而俄

告箕營事必銘佩勿泛巡使唯々翌日多給米布錢帛而去其後果為箕伯一日閽

者告曰慶尚道陜川海印寺僧欲入謁矣巡使却悟即召入把袖促膝問師之安否

夕飯後與之聊床至夜同枕及更深房煖過温巡使易寢床而臥矣昏夢中忽有

腥穢之臭以手撫僧之昔臥処有水漬仍呼知印擧火視之刃刺僧腹五臟并出血

流遍席巡使大驚急使運置於外窮查覈巡使所嬖之妓即官婢之所聘而彼

此大惑此此含憾為刺廵使而意謂下碶之臥者即廵使也而刺矣仍拿致嚴査則一直招逆置之法乃治僧之甚送于本寺盖大師預知有此厄使上佐代受也其後壽冨貴皆符大師之推数云矣○原州蔘商有崔哥者累萬金巨富也聞原州人所傳則崔哥母年才二十生子而喪夫其稚兒守節孤居一日忽有一健夫衣服草々腰紅髮金而來坐于廳崔母驚訝曰守寡之家何許男子唐突入來其人笑曰吾是家長何須驚怪乃入房逼奸崔母無奈何而任之但交合之時氣逼骨痛不可堪自此以後每夜必來而布帛錢銀每輸來充溢庫中崔母知其鬼物而自爾情熟矣一日問曰君亦有所畏懼者乎曰別無所畏而但悪見黃色也崔母乃於翌日多札黃染之水塗於屋壁具染其面身体又染衣々之其夜其人入來驚而退坐曰此何為也咄嘆不已仍曰此亦緣分盡而然也吾從此辞去汝須將在吾之所給吾不還推俾作汝之産業云云而仍忽不見不復來矣崔之家因此致富甲於一道崔母八十而家産依前富饒云云○楊丞旨某有進時見之僻一馬一童遊於北關登白頭山回路轉歷安邊將欲秣馬於店舍家々盡鎖門扉彷徨四顧路邊數十步許溪岩幽

窕中有一小庄鷄犬相聞遂至庄前叩扉年可十五六一小娘應門而問客從何來答曰遠行
之人見店門盡鎖故將欲喂馬而來汝家主人何去乎娘曰與店主盡往後洞禊會矣
仍入厨焉粥一桶出飼之翁因天氣炎熱解衣掛樹班草而坐露頂洒風娘鋪簟席於樹
下還入廚下俄而備飰而來山菜野蔬極其精潔翁見其應對詳敏擧止溫淑心甚異
之且猝辦接客皆有條理問曰吾只請喂馬并與饋人何也娘曰馬餓矣人何不飢豈
可賤人而貴畜乎仍問其年十六歲矣其父母即村人也臨發計給烟価固辭曰接賓客
人家常行之事也若受価則非但風俗之不美將不免父母之責終不受末乃給扇頭香一枚
娘跪而受曰此則長者所賜也豈敢辭仍問居住姓名及華職答以京居某洞某也云而嗟嘆曰
遐土村家何物老嫗生此英馨兒乎仍還家數年後有人來拜於堦下曰小人安邊某村
人也某年某月日令監偶過鄙室有贈香於小娘之事乎翁沈思良久曰果有之其合小
娘自令監後不欲適他願訪令監宅自老於箕帚之役又言女子之行受人贈物不可適
他云故不遠千里而來翁笑曰吾老矣豈有於小娘而然特愛妍秀敏慧且不受烟価故無

物相贈鮮香而給之假使入吾家吾若朝合遊則小娘之芳年豈不可惜汝歸諭吾意擇婿嫁
之勿生妄念其人辭歸又數月復來告曰百端曉諭以死自誓不得已率來今監諒延之公
固辭不得笑而受之公乃君子之人也鰥居數十年不近女色琴書自娛優游山水小室入來後
一見慰勞遠來之苦而已小無繾眷之意一日晨謁家在入內室見戶庭房闥洒掃精潔飲
食器皿井井有條理問其子婦曰前日朝夕屢空凡百皆蕪穢不治近日則頓改前規且吾
甘旨之供頗不乏焉何以致此對曰安邊小室入來後針線紡績猶是餘事治家幹辦決非
凡人鷄鳴而起終日孜孜近日家樣之稍勝良有以也且其性行淳厚有士君子女之風度讚
不容口公感其言當夕招小室酬酌則但非幽閑貞靜之態迥出尋常品賢淑明敏之質宛
愧古人自此甚愛之連生二子形貌端正穎悟夙成二子年至八九歲小室忽請築室於紫霞洞
溪山勝處路傍高大門閭一日成廟幸紫霞洞賞花駕還遲暮雨注下如盆避入其家
庭宇蕭洒花卉馨香問誰家從官以實對俄有兩小兒衣帽鮮明容貌妍秀進拜於前
上問之楊某小室子也 上一見稱仙風道骨叩其學業無愧於古之神童筆翰如流皆有

標格呼韻賦詩應口輒對 上大喜而已從官皆避兩簷蕪下相顧唄嚅 上怪問之對曰主
家進饌而不敢云耳遂命進之珍羞妙饌極其精備並與從官而接待 上甚也許其猝辦
賞賜頒優仍率兩兒還宮喜謂東宮曰吾今行得二神童為汝輔弼之臣仍除春坊假
御史使之長在闕中蓋與東宮年相若也寵遇無比其後小室撤家還入大家以終焉其長子
士彥號蓬萊官至安邊府使次子士俊也余見南壺谷所撰箕雅詩集楊蓬萊兒奇及
子姨妾俱入撰中心甚訝之以為人才何聚於一家之內也及聞安邊之奇遇乃知楊谷之純德
小室之淑行有以鍾毓於世○橫城邑內有女子旣嫁後忽有一箇丈夫入來挑姸其女
百端拒之無奈何每夜又來他人皆不見渠獨見之雖其夫在傍無難同臥而同枕每
交合時痛楚之不可堪其女知其為鬼無計却之不計晝夜而來見人不避只見其女五寸叔
則必也必避其女語其狀其叔曰明日又來暗綿絲繫針而縫其衣襟則可知其物之去向矣
乃如其言翌日以針繫絲刺于衣衿下而其叔突入厥物驚起必去綿絲之塊次次解而隨
之其人只見絲末而逐之至於前林叢藪之中而乃迫而見之絲入地中仍握數寸餘則有朽

敗之松木段一箇縣繫〻于木下木之上頭有紫色珠如彈子大者一箇而光彩射人仍發其珠置
于囊中燒其木而歸矣其後逐其來一夜其人之家門外有人來乞曰此珠願還給君還給
則富貴功名從汝願為之矣其人不許終夜哀乞而去如是者四五日矣一夜又來言此珠在我
甚緊在汝不緊吾當以他物换之可也此珠有益於汝矣其人曰第示之鬼神自外而入送黑
色珠大如前珠樣其人并奪之不給鬼物痛哭仍無形影其人每以珠誇於人而不知用於何處
當初之不問用處真可惜也其後出他歸路泥醉露宿及覺兩珠并不知去處橫邑之人多
有觀珠者云矣 ○金進士某有智略而家貧落拓菟〻不得志有親知宰相之子約某明日
同往東郊迎吊親友之返虞翌日未明有人來言某宅某乘[送]騎云某友返虞未明人來吾輩須
於平明出城人馬茲送之急騎來金生信之不疑騎馬出門其行如飛往東郊日尚未出金生問牽
夫曰汝宅上典在於何處對曰在於前面仍加鞭行〻到一處又有一健夫具鞭馬而待傍有一員
酒餅而進之生心益疑怪而問曰汝等何人而此何為也對曰第可飲喫而换騎而行自可知矣生
不得已换騎而行到五六十里又有備酒食鞍馬而待生又飲喫换騎而行晝夜不止無五六十里

又有備酒飯摟騎馬出鐵嶺轉入山路踰嶺度山行幾里到一處則四山環圍之中有一洞府人
家櫛比有一大舍如公廨樣使門而三臨門請下馬導入堂上有一丈夫擁衾而卧見生使左右侍
児扶將而起氣息奄奄向生曰君亦京洛之人誤入於此積有年矣至今病且死而無人可代聞君
有智略故奉邀到此吾死得人必不固辭若欲圖免必有大禍慎之云云麾下健卒數十名倉庫
亦實可代而善處吾雖魁賊未嘗行不忍之事如貪官汚吏之物富民之鄙吝者盡市
倭館物貨財寶之事者量其可取而取之以充軍需之用君亦依此為之可也人生斯世功名在
天非人可為曷若坐此而歸令軍中歌姬舞女山珠海錯不患不足可謂公卿不換者也勉之云云
言訖而卧更無所言生始知其為賊滿心驚訝無計脫身俄而請坐於廳上以綠笠藍袍加於
身生不得已着之坐於交倚如軍校輩十數人來拜於庭下軍卒一時衆拜使生處於越房其
供饋等節極其豐肥是夜賊將死軍中舉衆掛孝治喪極備成服後瘞之後麓生左
右思想無計可脫留之七八日軍中往往偶語曰舊師已沒新師代立已近一旬別無安謀發慮
之事似是一個飯囊將為用之更俟幾日若一樣如是則不可不殺之而更求他人為將云云生微

聞此言生大恐㥘翌朝坐於廳上招軍校之爲首者分付曰聞緣旧帥之喪札末畢無暇問之
見今軍需能無虛匱之耶對曰如干所儲盡用於喪中餘者無多以此爲悶矣生曰明日將发獵
軍令板速入未幾入軍令板而北背後列書盜可偷之處生乃以永興朱進士家劃出則首校府伏請
曰此家果是巨富家無可販之道其洞中五六百户俱是奴屬而每家門楣懸一大鈴以其
索頭都聚於一索掛於主家如有事則一搖鈴索許多之鈴一時應之一入之後萬无出來
之望此將奈何生大叱曰將既发令雖水火固不辭爲敢亂言以惑軍心乎即爲拿入嚴棍
七度分付曰吾當親往明日生粧发營裨白樣着青天翼珮將佩如大箱子大籠屬數十駄
載之馬隨行人皆以驛卒樣粧发日晷時馳入朱進士家以爲咸營進上領去裨將入去朱進
士惶忙迎接敘寒暄畢向主人曰此是營門別進上有所重不可置於外置之廳上可也主人依言
置廳上倦夕飯饋之到夜與主人聯枕矣主人睡多中胞隔塞麑驚覺而視之所謂營裨
着據胡而坐手執長釼而言曰汝若出聲當刺之須勿驚㥘亦勿發聲吾非營裨乃是賊
魁欲借軍粮於汝汝指示錢布皆在处則汝可活矣否則汝命止於今夜錢重乎命重乎主

人面土色惶汗浹背哀乞曰謹如命奉行幸勿傷我生許之仍招卒徒開庫搜出如斯之際家人皆起驚動或有近之者朱也運辨曰須勿近我庫中之物任其搜去於是賊徒攔入庫中銀錢與布木一一出來並以主人家牛馬䭾之驅出洞口生以右手執主人之手右手執長劍同行发門至於洞外拋却主人上馬而去此風雨之驟一行所得殆過數万金庫中皆綵服又過幾日使入軍令板劃发釋王寺首校又告曰此寺洞口只有一路若深入而官軍塞路則無以通來此將奈何生又叱曰今番吾已親行乃粧出咸興中服色多率校卒賊徒中數人以紅絲結縛隨後而來入寺中坐於樓上捉入賊漢鉤問更刑脩至賊拾发僧徒隨发隨縛寺中四五名僧無不縛之仍使搜发佛器及錢布等物一併䭾之鱗次发送之際有採樵之僧在於中見其狀急告于安邊官本倅大驚多發官校奴令掩入洞口生聞此報乃以賊徒中四五人削髮爲僧面帶血痕作痛辨而出向官軍曰賊徒踰後墻山而去官軍遂從後山之路捕捉官軍果向後山而去生乃從洞口脫走又得錢布百餘䭾軍需裕足矣如此設計奪財者不計其數而不得盡錄矣過數三年後生大集卒徒謂曰汝等皆平民也迫於飢寒不得已有是擧此非

長久之計吾亦非久居於此地庫中所在之物各自均分還歸故土以作平民好矣未知汝輩之心何如
皆曰願從命生乃出所積之帛財一々均分以給各歸鄕里火燒屋宇騎馬而出還歸本家云爾
○文谷金公壽恒夫人羅氏明村佐郎良之姊也有識鑑為女擇壻使弟三胤三淵往見閔氏諸少而定壻三
淵往見而歸告曰閔家兒皆氣短貞不揚無可合者夫人曰此是名家後進必不如是其後三淵
擇定於李氏婿而告曰今日果得佳郎矣夫人問為誰是而風範何如對曰風仪溫濕才華越貢
大兒夫人曰君然則好矣及迎婿之日夫人見而嘆曰三兒有目無珠矣三淵怪而問之夫人曰新郎
佳則佳矣壽限大不足遠不過三十汝何敢取而擇定而已熟視而又嘆曰吾女先死矣亦復奈
何責三淵不已三淵從不以為然一日閔趾齋鎮厚丹岩鎮遠諸從弟俱以弱冠適有事來三淵入
告母夫人無以閔家不得連婚為恨矣今閔家諸少來矣母氏可從窓隙窺見必不諒小子之
言不誣也夫人從而窺見又責三淵曰汝眼果無珠此少年俱是貴人名垂後世之大兒惜乎不
得連婚矣其後果符其言閔公果大達李公年纔三十以參奉夭其女先一年而歿矣夫人常
織綿三端以一端造文谷之官服二端深藏矣弟二胤農岩登第不許給後無名以蔭官登第

以一端使造宦眼後孫婿趙文命登第又使造朝衣三人俱至三台矣夫人之意未至大官之人則不可許故也豊巖登第入謁夫人曰嚬眉言何為山林處士樣也後學喬登第入謁則夫人笑曰大臣出矣云 俞文翼公拓基按嶺南時巡到慶州府尹卽趙相文命也知其為人大可用欲試其度量因徵事推治邑隷無人免者既罷顧謂曰吾到令監邑推治下隷若是之多於令監之心得無如何之意乎趙公笑曰卽按一道則此是使道下隷且渠輩自得罪而被刑於下官何関氣色自如公亦笑曰吾今行得一大臣矣俞公其後以正卿出補楊牧而趙公時帯摠戎使楊州卽摠廳管下俞公牧使投剌入謁礼畢將發門趙公笑曰年前吾於大監之前作此礼矣今大監又作此礼於吾之前世事未可知也公熟視而笑曰惜乎不得為首相矣後公果至左相未躋領台古人之以一言定其位限者如此也〇鄭陽坡少時與親友二人讀書于山寺一日論懷而各言平生所欲為一人則不願仕宦擇居山明水麗之地以山水娛平生是所願一人默無言陽坡君先呼願胡不言其合吾之所欲大異於二君不須問矣二人强之乃曰吾不幸而生於偏邦自顧此世無可容身之所不如自横吾志為大賊之魁入於深山窮谷之中率數万之衆奪不義之財

以犒軍用橫行山間歌童舞女列于前山珍海味厭於口如斯度了則幸矣二人大笑責之不
義其後陽坡登第位至首相一人以布衣終老而其為顧賊魁之人不知下落矣陽坡之按北
關也其布衣之人窮不能自存特同研之意徒步作乞䭾之行向北關到淮陽之界忽有一健
夫鞴一驄迎於前曰小人奉使道將令來待久矣快乘此馬而行也其人恠而問之曰使道為誰
在於何處對曰去則知矣其人乃上馬其疾如飛漸入深峽之中夜又不息炬火導前翌至午
入一洞口深山之中人居櫛比中有一天朱門下馬入三重門堦下一人頭戴貴驄笠身被籃色雲紋
緞天翼腰紅帶足黑靴而身長八尺面如塗粉河目海口儀表堂堂威風凜凜軒然執手而升
堦曰某也別來無恙其人初不知何許人坐定熟視昔山寺同苦之人也乃大驚曰吾竟華山門各散
後不知君之蹤跡今至於斯耶賊將笑曰豈吾不云乎吾今也得志不羨世間富貴人生此世豈
不有志於進取功名乎然以其命懸於他人之手畏首畏尾平生作蝇營狗苟之態一有所失身首
異處妻子為奴此豈所可願耶吾今擺脫塵臼入深山之谷有數万衆積財丘陵吾非鼠竊
狗偷與探囊胠篋之類吾之卒徒遍於八道燕市倭館之物無不致貪官汚吏之財必也掠奪

權琪富不讓於王公人生幾何聊以自適耳因命進杯盤有美女數人擎盤而進水陸備陳
酒旨而肴潔琪之盡歡同卓而食同床而寢明日琪之同覽庫中財貨及山水勝槩謂曰
君之此行欲見鄭某將有所求耶曰然曰此人規模君豈不知雖有所贈未洽君望不如更留
幾日自此直放曰吾不忘舊日同研之情矣曰量其所贐不必幾兩矣何可為此而作遠行耶吾
當有贐矣勿徃可也其人不聽快意欲行賊將曰君既如此吾不更挽唯君急行之又留數日
其人告別賊將曰君見鄭某切勿言吾之在此也鄭某雖欲逼我不可得矣言出之日吾聞
聞之若然則君之頭不可久保矣戒之慎之切勿出口可也其人發矢言曰寧有是理賊將笑曰送
之使奴馬護送其人乘馬出山外大路馬夫辭去乃徒步到北營見監司寒暄禮畢其人密
昔日令公能記吾輩少時讀書山寺時某人去处乎曰自相別之後不知下落处矣曰今在令
公之道內而為賊魁渠言則有衆數萬云皆散在各处渠之部下無多而俱是烏合之徒
令公若借我伶俐健卒三四十人則當縛致矣監司笑曰渠雖賊魁姑無作孽且君之膂勇
才力恐不及此人空然惹起禍端乎君且休矣其人作色曰令公知大賊之在境而掩置不捕

後滋蔓延則責歸於誰也若不從吾言君於還洛之後當告發矣監司不得已許之留發曰
送之所贓之物果如賊將所言擇校卒而給之其人率校卒更向此路埋伏于山左右叢越之間吾將先
入去矣汝等姑俟行至幾里來時庸騎未邀之人又來傳其賊將之言備具之未而不送騎矣
心切誘之行至洞口一聲號令使之捉入無數健卒以繩縛之前擁後遮如狀鶻搏兎驅而入
門端息未定伏于庭下仰見賊將倫盛威仗叱曰汝何顏見我對曰我有何罪待我至此賊將
叱曰吾豈不云乎汝往北營所得果不符吾言乎且汝以吾事泄于北伯不念臨別之托何撓舌
其人曰天日在上吾無是事君從何聞之而欺我乎賊將大呼曰可拿入北營校卒言未已數十
箇北營校卒一時縛來伏於庭下賊將指示曰此是何許人也其人面如土色無言可答只請死罪
賊將冷笑曰如渠廝鼠孫雛何足污我鋤概可也猛打十餘度如前縛之解諸校卒曰汝等良
苦何隨此人而來命各賜二十兩銀于送做曰做諸爾主將更勿聽此等人之語也仍使卒徒出各
庫財物銀錢器用等物或擔一時擧火燒其屋宇曰既被人知不可復處矣更使一卒驅出其人
逐之洞外大路仍不知去向其人艱辛得脫轉進于家已移於他洞尋其家入則門戶之大什物

之藏比前大不同矣問於家人以爲自北營歛來之前豈不作書而送物貸乎其人驚訝出而示之恰如自家筆蹟非自家之爲也其送來之物數甚夥默而思之此賊將所爲而倣自家筆跡送之也後乃悔之云耳或云北伯非陽坡未可知也○仁朝(相)在倭攻琉璃国虜其王去其世子載国宝欲贖其父去漂到濟州牧史其出見問舟中珍世子答以酒泉石漫山帳（石者方石一塊中央凹而以清水貯之即變爲美酒帳者以蜘蛛絲染菓織成小帳則不蔽一間大帳則雖太山可蔽而兩不漏真絶宝也）牧史請之世子不許牧史圍而捕之世子被捉以石投海牧史盡籍舟中餘宝乃杖殺世子臨死筆硯書一律曰（堯語難明桀服身臨刑何暇訴蒼昊三良入穴人誰贖二子乘舟賊不仁骨暴沙場纏有草魂故国吊無親竹西楼下滔滔水遺恨分明咽万春）既死誣以犯境啓于朝後事露幾死僅免南斯文允默長子某以御營軍官多年積仕出監子鳳山屯打作時場中有一總角雖執卑役容皃則想是班脉也心甚怜之叩其來歷曰申(姓)童本是班家子居延安年前以歉荒渾家散之四方至於斯境云矣聞之怜惻三年往監別加斗護助婚而成娶又給好畓以至成家申童漸成樣饒居矣每秋以細木一疋綿絲數条遺之南亦厚報之南方得運氣方其出汗之際症頗危重莫可回甦半餉長歎因翻身曰異哉今也何其莊異在傍者問曰胡爲而異也曰米飲速進欲

後起坐曰吾爲鬼卒所驅至於一官府樓拈宏壯使令雜沓非如人間所睹二鬼卒留我門外入去俄有一人自內出問曰子非京居南某乎曰然其人曰我鳳出某村中某之祖冥今中感君施恩於孫兒以成人饒居幽明路殊末由酬恩今君年限美滿冥官送差捉來即我含珠結草之時俄自府中已爲定通還送人間君須慎重安去即命閽者使之按安去其人似是冥府中官員祿也吾之還生豈非某也祖父之德仍安汗無事出場云矣○趙相國億泰夫人沈氏性本猜妬故未嘗有房外之犯其伯爲箕伯時公適作奉命之行留營數旬有所眄之妓沈氏聞之即地馳行使其甥陪行直向箕營而來將欲打殺其妓云趙公聞之大驚欲使妓避之其妓不必避身自有可生之道但無財難辦矣問其由對曰小妓欲歸珠翠於身限死錢矣曰汝若有可活之道雖万金吾當之仍令幕裨隨所入得給云而中和黃州各送裨將問候且備送支供矣沈氏一行到黃州有箕幕待且有支供矣乃冷笑曰吾豈大臣別星行次乎胡有裨將且路需裕足何用支供并退不受又於中和且作退發行過栽松院入長林時當倉春十里長林春意方深曲々清江景物頗佳褰轎簾玩賞過長林々盡白沙如練長江似鏡粉蝶週繞於江岸商船紛集於水上練光亭大同門乙密樓超然拈之許多樓閣

丹青照耀屋宇瀁渺奪人眼目沈氏嗟嘆曰果是勝地名不虛傳且行且玩之際遠近沙場之上忽有一
点花渺渺而來漸近視之一个佳娥可知為名妓綠衣紅裳騎繡鞍駿驄橫馳而來心甚愛之駐轎
而見及近其女下馬 此箇姸唱諾曰某妓請謁 聞其名乃其妓也沈氏聞言火衝起三千丈大呼叱曰
彼何為來謁第使立于馬前其妓斂容而敬立乃細見之顏如含霜之桃腰似依風之柳羅綺珠翠餙
其上下真傾國之色也沈氏熟視曰汝年幾何曰十八汝果名物丈夫視此等名妓不近則可謂拙矣吾
欲殺汝而來既見汝則果名物何必下手汝可往侍令監而令監炭客也若使沈感生病則汝罪當死
慎之慎之言罷仍回馬上京營門聞之急俾傳喝曰嫂氏既來到城外而仍不入城何也暫入城內
留營中幾日還行次似可為也沈氏冷笑曰吾豈為貧營玩賞而來乎吾之所幹已畢貧營內
衙非我所關仍即上來永無猜妬之行云 正廟幸 永陵回鑾之路駐駕陽鐵坪將親閱
武御戎服時金文貞公熤以原任大臣叅班進前曰殿下何為而御戎服也上曰風候清佳日尚早
欲親行閱武矣公奏曰拜陵回鑾 聖慕深切不宜行此擧此戎服非王者所御服餙還復
下教似宜矣 上無語而罷徐判書有隣入侍也 上敎曰金判府當面駁我使我羞愧無顏矣

其後以學齋任之謀避下　嚴教時台之李胤載挺在其伯氏金相、載瓚咸川任所而帶齋任
以姜之故有金台削史咸川府使罷黜之　命未幾皆敘用後以黃、瑱王之事命罷其父昌城尉之
職名台以時相奏曰經云罰不及嗣以父之罪尚不及乎子何況以子之罪、其父乎請還收下教
上曰然矣時台之伯胤台以閣臣入直矣　上使入侍而教曰君家大臣今又忌廢矣公退傳其教于大
人台而告曰前吾家　處分大人何不避嫌而有此奏乎公嗟嘆曰吾安之矣事在目前而為　聖主
過中之舉故有此奏矣今以思之果是妄發矣其後金公之長金相、構行、狀草而不書此事矣　上
命使之入覽而　教曰此中有漏事矣何不書之左右似是不敢書也　上曰此是大臣之所匪救也不必
拔之使命書之大聖人處事之光明如是出於尋常萬萬矣台之病彌時　上聞之憂慮內下山蔘
五兩使其伯胤賜給以為藥餌之資公承命來則公於昏昏之中起坐正衣冠使人扶下其伯
胤于庭下而責曰我雖備位三公　主上欲下藥物則自有遣醫官看病之例此則可也人臣無
私受之物禮斯速還納不者吾不見汝台可謂進退維谷受藥封而伏於門外泣數日而　上聞
之使之還納遣醫齎送台之守正不撓如是如是可謂名碩矣　鄭錦南忠臣光州人也其父以鄉

任在鄉廳年近六十而無子一日之夜夢見無等山折裂青竜躍出來纏于身仍驚覺汗
流浹背心切怪之仍更夢此山又折裂白虎躍出抱又懷又驚覺而起不寐夜將半月色滿庭
下階徘徊月下見一人臥於籬邊往視之乃食婢也忽心動與之交合仍有娠生忠臣骨格超
凡既長爲本州知印矣權都元帥慄以牧使見以異之知其非凡仍率來送于其婿李鰲城家
以傔從育之後當壬亂多建奇勳位在副元帥封錦城君在其北邊與老花赤相親一日老花
赤請與飲酒出見其諸子次次拜見皆偃臥及之及到第六子錦南熟視之而起敬老花赤
問曰君何見此兒而起敬也曰不意秦始皇復出矣老花赤笑曰君猶不知也此乃唐太宗金汗
也後代皇明而爲天子矣 肅廟朝有患候一日命入梨園樂及女妓自內張樂時臺諫尹某
稱請治罷啓以不正之色不雅之樂此是前代帝王所以亡國也亟賜撤去云 上大怒即有親鞫
之命擧朝惶惶爲先自禁府治臣及書吏喝導華家頭捉待禁府捕廳皆命招諸事皆預
備而無動靜管絃之聲不絶申後 下教曰且思之臺言好矣俄者設鞫之命還收臺官及下
隷一并放送而不可無褒異之典 下茶啖二床 御酒二瓶一則饋臺隷一則又與虎皮一令賜臺

諫臺諫及下隷驚視繞從盡意醉飽上下俱泥醉及其退歸之時下隷 蒙席大呼喝於大路路傍視者問其故則答曰 主上殿下挾樞會飲見捉於禁亂吾方收贖而放聞者絶倒陳院至今有席皮之譏焉 金鉉者 英廟臺臣也鯁直敢言人呼曰鐵公宋淳明除箕伯辭朝而出南大門外餞宰滿座杯盤豐厚金公亦在座同盃矣撥床未幾宋對客而言曰吾之姑母家在近暫自拜而來矣可少坐焉因出門而去未幾還來將欲發行坐客皆作別金正色曰令監不可發行須遲焉宋曰何故金曰令監以主人不顧坐客而出門則大失賓主体礼也飲食出給下隷旋欲登程下隷何暇得喫餘瀝乎此則不通下情矣今公以方伯之責不知体礼不通下情則何以導率列邑守宰乎吾將治跡仍起去宋意其戲言而發程矣金歸家而即治跡駁之曰臣於新箕伯私席有一二事目見者大失體礼不通下情不可置之方伯任請改差 上依爲下批纔到高陽而見遞古之官箴毎如此○尹參判弼東午人也居抱川以生進將赴到期場曉到東門外時尚早門未開仍入酒店而少坐伊時適有鄕人賣薪之行仍坐其背薪上而來矣店嫗出迎而問曰生員此行將赴科而然是君氏乎答曰然矣曰彼吾夫一人扉牛馱柴柴上又有五彩鈴鐺之一雜物

從此路而入于店肆問其紫上之物則曰此牛產雛而龍也故欲賣於京市而來云驚覺而心切訝之今生員既從此路騎彼牛姓且尹氏云嘗聞尹氏指而為牛而乃科徵也必登今科可賀尹笑責而入城果登是科云◎吳城君朴文秀年少時隨從內舅晉州任所眤一妓大惑相誓以彼此同日同死一日在書室有一龐惡之稗子汲水而過諸人指笑曰此女年近三十而以龐惡之故尚未知陰陽之理云如有近之者則可謂積善文秀聞其言其夜厥女又過仍呼而薦枕厥女大樂而去及還洛登第五年之間承暗行之命到晉州訪其所眤之妓家立於門外而乞則一老嫗出來熟視曰恠哉恠哉文秀問曰何為而視也老嫗曰君之顏面恰似前々等內朴書房主故恠之矣文秀曰吾果然矣老嫗驚曰此何事也不意主作此乞客而來矣第可入吾房內喫飯少留而去公入坐問君女安在答曰方以本府隨廳長番而不得出來云而方爇火炊飯忽有民履聲其妓至其母曰某處朴書房來矣女曰何時下來而緣何來此云耶母曰其狀可矜破笠蔽衣即一乞客狀問其委折則見逐於其外家前々便道完無處依賴輾轉乞食而來以此處曾是旧遊處吏隷輩面熟故欲得錢兩而去云矣其妓作色曰此等說話何為對我而言耶母曰欲一見汝云而汝既出來入見可也曰見之何益此等人

不如不見明日矣使道與隣邑守令皆會宴樂於矗石樓營本府以妓生衣服華奢申飭至嚴吾之衣服中以新件母氏出來也母曰吾何以知之汝可全而持去也其女不得已入來面帶怒色不轉睛而開箱出衣不顧而去公乃呼其母謂曰主人既如是冷笑吾不可久留從此逝矣其母撫背曰年少不鮮之女不足責也飯既熟矣少俟喫之也公曰不願喫仍出門又尋其婢子之家則厥女尚爲汲水之婢汲水而來見其狀貌良久曰怪哉〻〻公曰何爲見人稱怪耶曰客之樣恰似向來此邑冊室朴書房主故心切怪之曰吾果然矣婢捭去水盆于地把袖大哭曰此何樣也此何事也妾家不遠可偕往矣公隨往只數間草屋入去坐定泣問乃乞之由對紹微者妓家所言女曰日昨如此何以推過吾以書房主大達之意書問覬矣豈料到此境耶願留鄙家幾許而出竹箱開而取紬衣一襲勸使改服公笑曰此何出乎曰案妾之積年汲水雇貰分〻聚貰此紬足買入縷衣蓬首此生更逢生員主則以表平生至願明天感動有此叙懷公辭曰吾於今日以弊衣來換着新衣則人豈不怪訝乎終當衣之結髮之女入廚備〻饍〻入後面口喃〻若有叱言又有打破器皿之狀公怪而問之曰南方敬鬼神風俗尚矣妾自上京後設神位而朝夕祈禱只願立身揚名矣鬼若有靈則書方主豈至此境乎故列裂破而火燒矣公忍〻笑而感其誠意矣夕飯將進公頓服而寓宿平明催飯曰吾有所往處仍出門

先往真石樓潛伏於樓下日出官吏紛々洒掃肆筵設席少焉兵使及本官並來隣邑守令十
餘人皆來會公突出上廳而向兵使曰過客欲觀盛筵矣兵使曰第坐一隅觀光無妨俄而杯盤浪
籍笙歌嘈囋其妓立於本官背後眼睛鮮明含嬌含態兵使顧而笑曰本官近日大惑於廠
物耶神色不如前矣本官笑而答曰寧有是理只有虛名果無實事兵使笑曰既近之後必無是
理仍呼使行杯次々而進公請曰此客亦善飲願請一盃兵使曰可進酒妓乃酌酒給知印曰可給彼客
公笑曰此客亦男子願飲妓手之杯兵使與本官作色曰飲則好矣何顧妓手公仍受而飲又進膳於
各人之前俱是大卓自客之前不過數器公又言曰俱是班也而飲食何若是層下乎本官怒曰丈
者之會何可如是至煩只喫飲食斯可足矣仍多言速去公亦怒曰吾豈非丈々者乎吾有妻有子鬚
髮蒼然則吾豈孩少乎本官尤怒曰何許乞客妄悖如此可即逐出分付下隸使之逐出官屬輩
立於樓下叱呵曰斯速下來公曰吾何以下去本官可以下去本官越怒曰此是狂漢下隸輩爲鼓何不
速下歸令如霜知印輩擧手推背公高聲曰汝輩皆並去言未了門外驛卒大呼曰暗行御史出道
矣自兵使以下面如土色蒼黃并公笑曰固當如是逐並仍坐於兵使之座自兵使以下本官及各邑守

令妓皆具帽帶請謁一一現謁禮罷後捉入其妓又呼其母分付曰年前吾與汝情愛如山崩海渴而情義不變爲約矣今吾以丐乞之狀來則汝以旧日之情好言慰問可也胡爲發怒也俗不云不給糧而破瓢者乎事當刑配汝輩本無定誠微物何誅此汝母稍解人事年今老矣看汝之母姑恕汝罪除定於汲水婢又呼所賂汲水婢使之升軒陛於傍而問之曰此眞有信貞女也陞付妓案使之行首永久舉行之意分付於座長又曰無論某條錢三百兩入來以給其婢子而去矣○耆隱朴文秀以繡衣行嶺邑日晩不得食頗有飢色向入一家則只有一兒年近十五仍請一盂飯對曰吾以偏母侍下家計貧窮絶火已數旹矣無以待客公因路憊少坐其兒屢屢瞻見屋漏間所掛紙囊微有慚然之色卽解囊入內其家不過數間而內外卽內室也其兒呼母曰外有過客失時請飯人飢豈可恝視耶以此炊飯可也母曰如此則汝父親忌闕之乎兒曰情理雖切迫目見人飢何可不救乎其母受而炊之公聞其言心甚惻然其兒出來公詳問其由答曰客主旣聞知則不可不悉告乃曰吾之家無他供飯之資不得已以此炊飯不幸爲客主所聞知不勝慚愧也方與酬酢之際有一叔子來言曰朴道令斯速出來兒泉乞曰今日適有緊故不得出去公聞其姓名乃是同宗又問彼來者爲誰曰此邑座首之叔也吾之年紀已長老母侍下勢不得已

聞座首有女通婚矣座首私以見辱無送奴子捉我而去以為擇戌見辱云云此是催促矣合代而言曰吾此

童之叔也吾當代往飯後隨去座首者高坐而使之促会合昂然直上曰吾侄也閔閔猶勝君特以貧窶

所致不得已通婚君如無意置之可也何若是捉來見辱云耶君以邑中首鄉有權力而然耶座首大怒

捉其奴而叱曰吾使汝捉朴童而來汝何為捉如此狂客而來使汝上典若是見辱乎汝罪當笞合自

袖中微露馬牌曰汝為敢着見行惡乎座首一見面如土色降階俯伏曰死罪死罪合曰汝可結婚乎曰

焉敢不婚又白吾見三明即吉日伊日吾當率新郎偕來汝可備婚具以待曰敬奉命合仍出門即出

道謂本官吾有姨侄而居於峽洞與此邑首鄉定婚期在某日婚具及宴需自官備給為好本官曰

此是好事也何不優助須當如命又請隣邑守令當日會集新郎於自家下處具冠服盛威儀隨後

座首之家光輝生百倍行禮後命拿入座首座首叩頭曰依分付行婚禮矣合曰汝之田畓錢許毋敢隱

諱一一直告座首田畓幾石落奴婢幾十口牛馬幾許頭合曰汝盡搜文書出來分半以給女婿又令

書文記而證人列書御史朴某本官及某某倅姓名皆着啣踏馬印以給而去矣　肅廟朝一武

弁以宣傳官侍衛於春塘臺試射矣適滄州牧史罷黜之狀啟來武弁顧謂同僚曰吾君

得滄牧則豈不爲天下第一治万古大貪等同僚笑而爲愚癡矣 上聞之下詢誰發此言武弁不敢隱
諱仍伏地奏曰此是小臣言也 上曰万古第一治豈有天下大貪之理乎天下大貪何可爲万古第一治耶武弁對曰
小臣自有其術上笑而許之因特教超拜滄州牧使敎曰汝第往爲万古第一治天下大貪若不然當伏誣
妄之誅矣武弁承命而退啟家多貿真麥末及梔子相和小餅乾淨盛于大籠作三駄外裹衣服辭
朝後只與傔從一人赴任聽訟公平愛民如子朝夕供饋外不進一盃酒廩有餘財則并付之革弊產
無一所取秋毫不犯如是過了一年民吏皆愛戴無稱設邑後初有之清白吏令行禁止一境晏如一日
忽有身病閉戶呻吟過數日病勢沉重食飲全廢臥於暗室中痛聲不絕鄉所及吏校輩三時問
候不得見面中軍及鄉所懇乞曰病患症勢未知何如而此邑亦醫藥之物何不請治牧使喘促而言
曰吾之病源吾自知之有死而已強作喉間之聲僅答數言而仍如昏絕之狀諸人曰願聞病勢之如何
良久又強應曰吾於少時得此病幸逢神醫吾之世業家產雖盡入於此病々快差近五拾年更不
發作故意謂永差矣今不幸復發更無可治之道只有死而已君輩須勿問也諸人強問病是何病藥
是藥使道患候若此毋論邑村民情雖劇內剝心皆無辭焉且升天入地必求此當藥只願此藥方

詳言之牧使曰此病即丹毒也藥即牛黃也以牛黃數十斤作餅付之全体而裹一身每日三四次改新藥如是四五則可瘳矣昔吾家勢稍饒以此病一敗塗地今於何処更得牛黃而付乎諸人曰此則元之甚易首鄉即出傳令各面為如是使道之病患苟有可瘳之方則吾輩渴力爲之況此藥乃邑之所產無論大小民人不計多少隨有隨納民人輩聞令爭先來納一日之內所得牛黃不知幾百斤傳從岌而納之籠中以梔子餅換叏每日付之換付時前付餅盛于瓮埋于地人或近之則毒氣所薰而目皆傷切勿近之如是五六日病勢漸差起而視事政治如前瓜滿而故済民立碑思之上京販此黃得屢千金蓋済之牛十則黃之入八九矣故牛黃至賤此人知此狀而行此術盲隸之不敢近自遠見之認以牛黃也此人以是家計殷富云矣○世傳者道內侍之妻則登科云趙相顯命少時欲試之使人居閭致意於壯洞一崔侍妻女許以某日內侍入直當潛來為納矣及期委往果內侍入直矣仍與交歡而臥夜深有開門聲內侍入來趙相驚惶莫知所為其女指之曰可坐隨問隨答可也而已崔者着合服而入其女問曰大監何為夜來曰適承 命往毓祥宮而故為見君而暫來顧見而問曰彼何人也女答曰富平居吾之甥兄也內侍致疑曰君是富平金生乎何不避即入來今始來訪耶

伊時適有科期又曰欲見科而來耶曰然崔侍忽忽而起曰吾則入去須與君妹叙懷也又托曰於入場時
必坐於薑田上則吾當以水剌退物得給矣曰諾崔者出門後笑而又與同寢至曉乃坐數日後入場處
其來訪坐於壯元峰下有内侍與紅衣者遍訪場内曰富平金生坐於何処云云諸人皆不知而趙生忽狮
知之其人漸近趙相以扇掩面而卧知旧之在傍者嘲弄曰汝是金生乎何以聞聲避卧也公不答而其崔
來訪而問之傍人笑談指示曰卧此矣内侍携奉扇而責之曰君既在此則雖喧擾之中何不應答也自紅
衣袖中出果肴之屬以給曰此作療飢之資云云一接笑而公亦無一言而捧食矣果登是科每每見
嘲於親知矣○李兵使源提督如松之後朝家以提督之有勞於壬辰收用其孫位至兵使有膂
力能超數仞之墻擧一石弓其處某居春川躬耕資生亦有膂力神勇人皆不知春耕時家貧無
牛乃自把耒耟而耕之反勝於牛以是人皆壯之其知友有爲豊川倅一日委往見之仍謂曰吾有大牸
欲圖免而力不足君以故人之情能活我乎曰何爲也曰吾之氣力健實後可免而窮不能自辦君可饋我
全牛十四乎曰何難之有即許之李生每日使宰一牛而來屠于前飮其血又携肉而吃之色白而退連日如
是又托曰日間有一僧來問吾之在此與否以姑未來言之彼若不信以期日之書置矣出而示之倅許之適

翌日彼閽者入告有江原道五指山僧請謁矣使之入來即一狀貌獰悍之健僧入來施礼問曰春川李生來此乎倅曰有約而尚未來曰其小僧丁寧約會於此而過期不來甚可訝矣倅出示其書曰汝試見之某日當來也僧見畢辭曰伊日當來云而去倅招之問于李生則曰此僧與吾有嫌怨欲殺我也吾之氣力未充宲不得敵彼故欲調補十餘日與之較力矣到伊日僧又來請見李生在座僧入來問李生之來否生開戶而喝曰汝果來乎僧冷笑曰汝既來可出來生腰間鈌椎而下堂與僧對立僧亦執一椎相較未幾并為化一帶白虹亘于天際空中只聞擊椎之聲而已忽李生自空中挾椎而下落仰面而臥如尸傍人皆驚駭生乃瞬目而使勿近少焉僧亦挾椎而飛下如胡鷹之搏雉落於李生之前生忽舉椎而擊之聲如霹靂其僧頭碎而斃於地生喘息而起曰吾與僧每較椎法力弱而不勝矣今日又幾爲所輸而不得已用臥椎法幸而渠不知而直下矣渠若知而橫下則吾危矣此亦數也更留數日告歸倅問事之來歷不荅而去隱於山中僧則似是倭種云矣

柳統制鎮恒少時以宣傳官入直矣時方酒禁至嚴一日月夜忽有入直宣傳官入侍之命矣入則出一長劍而教曰閭巷間釀酒狼藉云汝持此劍出去限三日捉納則好矣不然則以汝頭來納鎮恒

承命而退歸家而以袖掩面而臥壁妻問曰何為而如是忽忽不樂也曰吾之嗜酒汝所知也而斷飲已久喉喝欲死其妻曰合後可圖之姑俟之及日合其妻曰吾知有之所除非吾躬往則無以沽也仍佩壺而去鎮恒暗躡其後則入東村一草家沽酒以來鎮恒飲以其甘美之更倩沽來又往沽來鎮恒乃佩壺而起妾牀而問之答曰某處某友即切親酒朋得此貴物何可獨醉欲往共飲云而出尋其酒家而入數間斗屋不蔽風雨一位生挑燈讀書見而怪之起而迎曰客何夜深到此鎮恒曰吾是奉命也自腰手出酒壺此是宅中所沽日前下教如斯斯既見捉則不可不與之就捉其人半餉曁犯禁何可稱頃然家有老親一辭而行如何曰諾其人內低聲呼母驚曰進士乎夜深而何不寐對曰前既不仰陳乎丈夫雖飢死而不可犯法矣母主終不聽信今乃見捉小子方欲就死矣其母放聲大哭曰天乎地乎此何言也吾之犯禁非貪財也為汝朝夕粥飲之資矣今乃如此是吾罪也此將奈何其妻亦搥骨號泣其人徐言曰事已如此哭之何益但吾無子吾死之後君可善養老親如吾在時某洞某兄有子幾人幸養一兒而安過申申付託拜辭祠堂出而捉行柳在外聞其所言心甚惻然乃問曰老親春秋幾何曰七十餘矣曰有子乎曰無矣曰此等景像人所不忍吾則有二子非侍下吾可以代君死君可放心使之酒壺盡棄仍與對酌打破其瓮埋之庭臨

行乞白老親侍下家勢如此吾以此釼聊表一時之情賣而可供一時甘旨遂解珮刀與之起立固辭問其
姓名不顧而去曰吾乃宣傳官也姓名何須問飄然而去翌朝即期日也詣闕待罪 上問汝果捉酒罪乎
對曰不得捉矣 上怒曰然則汝頭當在鎮恒俯伏待罪良久乃命三陪道濟州安置柳在謫累年復
職得除草溪居官數年專事肥己嗷嗷一日御史出道封庫即入政堂看鄉吏倉色諸人并捉入刑具方張
柳從門隙窺見是向日東村賣酒家役售乃使之請謁御史駭而不答曰本官何為請見可謂沒
廉柳直入而拜坐御史不顧正色而坐柳曰御史道知此本官乎御史沉吟不答獨語曰本官吾何知之柳曰貴第
前日寔不在東村某洞乎御史曰何以問之柳曰某年某日夜以酒禁事奉 命之宣傳官或記有否御史
尤驚訝曰豈可忘之柳曰本官即其人也御史急起把手淚如雨下曰此是恩人也今之相逢豈非天耶
仍命退諸衆人終夜張樂娓娓論懷更留幾日而啟仍寢 啟前後繡 啟之寢獎未有出於此古
也自 上嘉其治績特除朔州伊後其人位至大臣柳亦至統制矣到此言其事一世詳然義之此少論大
臣忘其姓名不得記矣○趙玄谷緯韓嘗李白沙家與僚友諧謔語及女色玄谷曰女無一色衆下皆
一色白沙顧而徐言曰此令合文理差出矣一座大笑以為聖人能知聖人云 李鵝溪山亭之從子也嘗

有一女以其叔藻鑑請留意擇婿一日士亭曰昨日一人路過馱家贓載小兒其父從以賤裝隨後
觀其兒爲國器吾思汝於兒其去處入於某洞某家似是士族貧不能居鄕依京洛親戚而未着耳
苻曰叔父雖有敎必待吾眼而決之仍尋其家問之主人曰果有鄕居親戚竆而來故方留舍廊公請
見主人送上服飾而來見鄕谷窮儒借着他衣頗甚阻唔公曰聞君有子願一見之其子出拜郞八九
歲堅子衣服蒙戎擧止撤擗公一見奇之請與爲婿時公位躋卿列其人驚惟辭不敢當公歸告士
亭曰尋見其兒誠與叔父所見但未知做得幾何士亭曰作相以先枚汝之年矣其兒漢陰果如其言
年三十六爲相枚卜之年果十鵝漢云　吳西坡道一按關東巡到洛山寺夜坐賦詩韵有千家自語曰頸骸
千字如何善押闔樓下有聲曰誰謂方伯之能詩可笑西坡惟之試爲再言樓下之答又如是仍令官吏搜覓則
云有醫商桃石而睡矣郞拈入座前曰汝敢笑我對曰使家以不難之千字爲憂故果有所言公曰爾能善
押則賞之否則難免棍罰矣醫商即呼曰浮天大海東南北御地奇峰万二千公大驚握手曰君果奇才姓
名云何曰賤人姓名不欲傳於世何必强問終不言只道姓吳矣　金夢窩按沁留重修門樓落成其上三淵
亦在座將賦詩忽樓下喧鬧問之則云有一夜生欲上參見矣許令上座衣冠甚藪形若乞人三淵問曰子

既逞岂能作詩可吟佳句否仍以韵示之待以盃酒其人曰行此忙矣以拙句先呈即吟一律曰一帶長江萬石橋

天教形勝護東藩延思丙子年間事幾斷王孫塞外魂合諸人休進酒當時大將好傾樽書生袖裏

鳴三尺欲向陰山洗旧寃書畢辭去學官曰此詩驚我也即命撤宴○三淵自己巳後遍遊名山混迹商旅

將入雪岳路遇驟雨憩于石下先有一叟坐一僧瞻合詩思發微吟不已其叟揩大有何佳約喜動於

眉宇耶合曰使若解詩則吾當言之叟曰苐言之合曰仙山一面知無分秋雨蕭蕭故作魔豈非佳作乎叟

曰頗佳而知字不穩矣合曰此是一句字内眼豈有他之勝也叟曰豈無他字措大未思之公沉吟良久曰可改以

何字乎叟曰試以非字盖知字語淺了於當句而非字則韵既幽深意亦渾厚公大驚曰君既知詩必有

佳句可誦傳否叟曰雨已晴行且忙何以詩為僧彼善詩可與言遂拂衣而去合喚起僧曰聞爾能詩願一

聞之僧曰措大如此强之試吟之即賦曰老僧枕鉢來學蹈金剛路蕭蕭落木群驚起秋天合即去三

淵誦之不已○南九萬擢登科承文院先生以古風戲之曰九萬之妻其夫九萬南應曰一夫當關萬夫莫

開 仁祖在朝有伎生號斤三合曰廟堂讃歎如劉孫竹笠盡州笠工劉孫以手拙称凡器物之麁粗

者俗謂之劉孫竹笠領相尹公笑合曰劉孫竹笠既成形体吾輩於時事做樣且不得長者之称言

光国功臣唐城君洪彦純少時以譯官入京到通州言主嫗願見中原一色嫗引一女髮纍縞衣草〻愁色
滿面洪怪曰嫗言是士族女何以托身青樓女曰父母以浙江人仕京俱沒返葬無路非不知依市之可恥要得
例贈為需言訖淚聳洪憫然曰當費幾何曰今言二三百可運兩柩洪贈三百銀曰持此返葬好敬
饍縷吾外国衆人豈敢汚中華士族處女〻下庭百拜謝恩後十年洪隨黃芝川廷彧到皇城
外望見朝陽門下彩幕連天一騎馳來問朝鮮洪知事為誰洪惟問之答曰石侍郎夫人奉邀洪驚惶
進帳外俯伏夫人曰吾尚蒙君高仅返葬父母感結在心仍盛備饋一行問曰差有甚事備述始末令
家君為禮部尚書當極力周旋果准事將發行夫人指洪坐黃金交椅酒罷贈五色緞各十疋每
疋刺繡報恩緞三字曰此吾手織欲為衣資廣報万一洪伏地固辭還到鳳城見四人擡紅羽錦及夫人
手札來洪白使臣領敀主辰石尚書之功亦夫人之助也以此名洪所居之洞曰報恩緞洞耳○申初菴混
少時以奇童名世後為安州牧撥將赴關西其母有戒色訓其妻驚言戲賦一絕曰謂我西行錦
繡叢慈親戒色婦言同母憂疾病誠為是妻妬風流未必公時多傳誦鄭叢桂之升與金書
簡用俗簡書辭為詩曰謹承書問慰難勝保拙無非下念仍細柳營中初識面生陽館裡更

挑殘燈孤雲落日同相憶斗酒長篇愧不能餘祝万安慷縷々伏惟尊照鄭之升其辭言成詩
才氣蕩溢如此幼時未有家室有所私之娼妓父母憂其放蕩脫衣履因之處室其友以簡文嘲
通嘗曰梨花風雨掩中門青鳥飛時見淚痕一死可能忘此別九泉猶作斷腸魂又夢裡分明見玉
人錦衾香枕暖生春闌出夜々長如此半世爲夢裡人　趙判書遠命性儉吝爲北伯常置男茶母臨
故始遊樂茂樓設妓樂褊裨請既有女樂例有賞賜乃給二尾大口而還後病每從頭命語曰吾雖不負死亦
有論乎答曰已有定論曰云何曰貞簡曰太無過乎豊原笑曰置男茶母不曰貞乎當二大口不曰簡乎
錦陽尉朴汾西瀰　宣廟時以貴也善知馬路遇一駄蠢馬携至家見之背曲如山瘦骨稜
層郎一玄黃駑馬也仍問汝賣此馬乎令給如屋健馬以酬其價其人不敢受尉嚴令追催使受其
価令家人善養其馬不數日馬肥大如象纖骨鈴目神彩動人每朝舍輿乘之病道出揮錦陽曲背馬
大鬧一世光海時公竄靈光馬從入關光海甚愛之每騁於闕中喜見馳驟一旦光朝命屏去法御者
自騎馳突於後苑馬忽橫逸光海墜地重傷馬奔逆突然疾如飛電人不敢近奮迅咆哮追者千
百其人至江馬已先到莫知所向汾西在謫一日々昏時聞舍後竹林中忽有馬嘶聲出而視之郎曲背

馬至矣背有御鞍韂韅韄韁鞘皆盡而只木韉在耳公大驚懼又添罪律遂令一隷掘地藏馬公親葬曰

汝能一日千里來尋舊主畜物中神者汝能脫身奮逃已有罪又還我將贈我罪今後汝形跡藏汝

軀養汝以終汝命汝亦有知其勿喊嘶仍使外人知也馬遂寂然無聲矣居歲餘馬忽舉首長鳴聲

振出岳播聞數里公大訝曰馬忽大鳴必有大事俄而 仁廟反正之報至卽其馬鳴之日也公遂夜還朝東

之如舊其後一使臣往瀋陽發行既久渡江日期只隔一日而朝廷始覺咨文中有可改處諸人以爲非此

馬不可及 仁祖召公問之公曰國家重務臣子身命不可惜馬何足言仍言騎去人曰汝到灣上夜路愼勿

喂到彼直懸之數日後待其體息氣定饋之可無頉不然必死其人傾去翌日未食到義州直納公牒而公遂

昏絶不能言灌藥之際人見其所乘馬皆以爲錦陽宮無背馬喂以蒭草如常馬卽死 金四味克孝

故府尹播孫也總角時爲觀光上京往抵屢路不慣彷徨街路之際鄭林唐吉適逢金谷注目熟視之

令隷往邀至家問知誰家兒請夫人曰佳賓方來窓隙窺見令潔羞精饌接待款曲夫人闖見衣服

雖異風彩手闌依意外敎倫羞極待夕後公問曰郎才果何如夫人曰宰相子若孫耶曰否曰名宦子與

侄耶曰否是乃安東金姓人故府尹孫夫人曰家計裕厚否才藝敏速耶曰否但儀貌豐碩步謹重壽多

男子之徵夫人落莫曰吾坐待晨之類公快意定婚後夫妻偕老有五子仙源清陰兩公以節義道德名
傳後世福祿不下於鄭氏公之先見如此云○李鵝溪素以識鑒名世鄭寅城澈有女求婿嘗問李
曰公有知人之鑑曾見兒少中有遠到者否曰一兒必為国器但其公氣像絕異公若見知必不可信吾言
不欲見而為婿則吾當言之因以湫灘吳公允謙言之松江果欲見而為氣像低微不取詈言李曰退得
李德馨為婿乃以若此人應我耶蓋湫灘天資溫粹儀度端正而松江風度俊邁故嫌其欠發揚也
吳果四十後登第拜相 仁廟朝白沙與外舅權元帥慄嘗嘲戲當暑月入侍白今日極熱聘丈必不能堪脫襪
着靴似好矣公然之入侍良久白沙進曰當此極熱老宰相具冠服不能堪請脫其靴 宣祖極可之方自
領相次次脫靴權公不能脫目視白沙惶愧蹴踏 上意尊前脫靴為難命小黃門脫之乃赤足也公以
袍掩足伏地曰李恒福所瞞至此 上大笑羣臣捧腹 戊午夏白沙在謫感疾劇 宣廟召入侍金命元
李德馨李山海柳成龍等侍左右 上啓曰光海某也無道殘害骨肉幽繫母后不可不廢左右請白
李某議公竦然驚覺語子弟曰吾其久乎越三日卒 成廟常置酒宴群臣命奏春風行酒咲春風
永興妓也酌而進領相前曰舜雖在不可作言若皐陶正我好述也時有武臣秩高為兵判者吏判兼

文衡者在座又酌進酒曰博古通今明哲君子豈可遐棄乃取武夫之無知也兵判有怒色又酌進曰前言戲耳文武一體赴〻武夫郁可不從吏判笑曰然則舍乎又酌進曰楚大国齊大国小〻滕國間於齊楚之何事何否此誠好事〻齊事楚乎大加稱賜錦甚多自是名於國 北窓世稱東方異人天資純粹風骨殊朗宛如天人清神無慾能通六藝之妙少時讀書山寺〻下百里內事盡知之隨使赴燕遍諸国使臣輒以其國之語酬酢無錯琉璃國使見而下拜曰公神人也我在本國時筮命某年某月入中国遇異人仍出諸囊中而視之曰果是公也年四十卒既屬纊家人發喪而哭忽起坐曰吾有志事取筆硯書曰一生讀罷萬卷書一日欲盡千鍾酒高羲下談伏以上事俗說從來不掛口顏回三十稱亞聖先生之壽又何多罪投筆而逝 尹公懷 仁在朝文科官止軍資正歲丁亥爲刑曹正郎時金安老當路貫行威福記官民爲其奴一人子孫數十口皆被刑曹拘囚刑判許沆受安老旨刑訊狼錯冤苦切酷勢將誣服尹公獨疑之將來彼民文案反覆於考推其冤枉作一香子之文將欲下白而適當歲末覆啓之時公持此入達 上一覽即下全家盡釋數十蟠結之冤一朝快申矣時公年已衰後娶無子甚也晨瘦望年拜肅川府史歷辭朝臣夕過廣通橋時日昏微而或有一老翁拜於馬前公不能記憶其白小人良人也

嘗為勢家迫脅將壓為賤無所告訴賴公之德子孫數十人皆獲保全此恩刻在心肺當思報效而不可得然此後癸巳年當生男子但年命福祿不甚延長有一事可救得者仍袖出一張紙授手奉呈公看之紙上書癸巳年月日時生等其左則書壽富貴多男子六字每行書一字而稀於多男子行為三字其左有祝願文年月日下書姓名位公曰此何為翁曰見生後公特紙即往江原道金剛山榆岾寺備黃燭五百雙供佛祝願則必有慶祥隆厚此足為公萬一之報也申囑重複公方欲問所從來翁遽拜辭仍忽不見公大驚異歸家深藏及至癸巳果生男奇俊公即躬往榆岾寺設供佛揃書姓名於祝文所虛之処薦于佛前祝願畢取看則壽字下可老圣二字富字下自足二字貴字下亢比二字多男子下皆貴二字凡八字皆淡青細如毛髮皆楷正莫知其所以然公尤驚異之斂而造櫝藏深其兒長為梧陰壽至七十八官止領相富自足五子皆貴顯勳業赫然孫曾蕃昌爵靡相襲事在清陰集尹任基誌中徵着其事不及於神性　李貞翼浣判秋曹時咸鏡道嚴姓人與庫令李曾訟田者嚴直而李屈既決之後嚴復決訟之訴而杳無辭息公已料避方賤人健朝貴亦大訟孤立無據必有遂殺掩跡之患乃募得機警者頻覘李曾家誘捕其兒奴友袞

窮詰略陳端緒終末誏告公少加刑杖勸以酒食知其終乃殺之掩其死踰墻越城投漢江云公乃入白國之所以為国刑政紀綱也今者朝臣恣意擅殺訟隻而若以貴勢不得正法則国家得而不亡乎此必得尸然後可正其罪臣方探之若得尸則臣必手殺曾公時兼帶訓將多發軍卒及坊民盡取江船多鐵鉤如蜘蛛蔽江搜得立旗疾馳而來公望見起而搏按曰曾今死矣驗之果嚴尸公於是多發刑吏卒隷圍曾家捕曾卒死於獄中朝廷震慄○柳西厓成龍居安東家有一叔為人蠢々無識可謂菽麥不辨家人雖曰痴叔甚易之叔常曰吾有從容可言者而君家無暄擾如有無客靜寂之時可請我々有千萬緊說話云々一日適無人從容乃請痴叔々以弊衣冠欣然而來曰吾與君欲賭一局棋未知何如公曰叔父平日未嘗看棋今忽對局恐非侄之敵手也盖公之棋法高於一世也叔曰高下勿論且姑對局可也公強而對局心切訝之其叔先着未至半局全輸不敢下手始知其叔韜晦俯伏告曰猶父猶子閱半世同處鉏鋙見欺不勝折服從今願安承教叔曰豈有欺君之理乎適偶然耳君既出身於世路則如我草野之人有何可教之事然而明日必有一僧來請宿矣切勿許之雖万千乞懇始屛拒指使後村草庵宿處可也須銘心勿誤公曰謹奉教果翌日忽一僧通刺使人來狀貌堂々年可三十

餘問其居答以居在江陵五臺山爲覽嶺南山川而來適有名勝今方復路伏聞大監清德爲當世第一
以識荊州之願暫來拜謁今已日昏願借一席寄宿以爲明朝發行公曰家間適有故不可以生面人
留宿村後有佛菴可寄宿待朝下來也其僧萬端懇乞一宿牢拒僧不得已隨僮向菴去時癡叔以
婢子粧出舍處樣自家作處士樣以繩巾布褐出門合掌拜而迎曰何來尊師降臨薄陋之地僧答禮
而入坐定居士精備夕飯先以一盞酒待之僧飲而甘之曰酒之清冽非常何處得來對曰此老嫗即此邑之
酒母妓老退者也故旧日手法頗尊師勿嫌冷談而盡量好矣仍進夕飯山菜野蔌極其精潔僧飽
喫泥醉皆倒夜深始覺胸膈甚鬱舉眼視之其居士騎坐胸腹上手執利刀張目叱曰賤僧而
敢乃爾汝之渡海日吾已知之汝能瞞我乎汝若吐實則或有曉貸之道不然則汝之命在於即刻
直告也其僧哀乞今小僧死期已迫何可一毫欺瞞乎小僧果是日本人也關白平秀吉欲發兵謀
陷本國所忌者獨尊家大監故使小僧以爲先圖矣今現露於先生神鑑之下伏望幸蒙先生之洪
恩寄一縷殘命則不敢作此等事癡叔曰我國兵禍乃是天數人力難容汝不敢逆天吾[illegible]則雖死
兵革既吾在則優可救濟倭兵如入此境則匹甲當不旋踵矣如汝螻蟻之命殺之何益寬汝禿

頭傳于平秀吉使知吾國之吾在也仍釋之其僧百拜稱謝曰不敢不敢抱頭鼠竄而去歸見于秀吉備

傳其事秀吉大驚異勅軍中渡海之日莫敢近安東一步地皆是一境安過。天將如松東援時得

平壤之捷入據城中見山川之佳麗懷異心有動搖 宣祖疑而仍屠之意一日大犖僚佐宴于鍊光亭江邊沙

場有老翁騎黑牛而來者軍校高聲辟除聽而不聞按轡徐行提督大怒使之拿來牛行不疾而軍校

輩無以追到提督不勝忿怒自騎千里名騾按劒追之牛在前不遠騾行如飛終不可及踰山渡水行幾

里入一山村翁係牛於溪邊垂楊前入於茅屋竹扉不掩提督下騾杖劒而入老人起迎於軒下提督怒叱

曰何許野老不識天高唐突至此耶吾受皇上之命率百萬之衆來救汝邦汝又無不知之理焉敢登馬於

我軍之前汝罪當死老人笑曰吾雖山野鄙人豈不知天將之尊貴乎今日之爲邀將軍欲枉鄙所之計

也某竊有一事之奉托難言諸尊意故不得已行此計也提督曰所托甚事第言之答曰鄙有不肖子二

人不事士業恣行强盜無事不爲父母教訓不知長幼之別郎一禍根吾之氣力無以制之竊伏聞將軍神勇

蓋世欲借尊威除此悖子也提督曰在於何處答曰在於後園草堂上提督按劒而入有少年共讀書提

督大叱曰汝是此家之悖子乎汝翁欲除去謹受我一劒仍揮劒擧之則其少年不動聲色徐以手中書

證竹揮之終不得擊乙而少年以其竹迎擊鋼刀刀錚然一聲折爲兩端落地矣提督氣喘汗流少焉老人入
來叱曰小子何敢无禮乎使之退坐提督曰彼恃子勇力非凡難以阻當豈負老人之托乎老人笑曰前言戲耳此
兒雖膂力兼人以集十輩未敢當老身一人將軍今奉命來援而未掃除梟冦使我東再奠基業唱凱而還名垂竹
帛豈不爲大丈夫之事業乎不此之思反懷異心此豈所望於將軍者哉今日之計欲使將軍知我東亦有人材也
若不改圖而執迷則吾雖老矣足可以制將軍之命勉之勉之山野之人語甚唐突惟將軍垂察而恕之提督低頭畏
氣半餉無語仍諾而出門云耳

○金倡義使千鎰之妻不知誰家女子而自于歸之日一無所事每晝寢其
舅戒之曰汝誠佳婦但不知爲婦之道是可欠也大凡婦人有婦人之任汝既出嫁則治家營産可也而不此之爲日以
午睡爲事乎對曰雖欲治産赤手空拳何所藉以營爲乎其舅卽以租三十包奴婢四五口數雙牛給之曰此足爲
營産之資乎對曰足矣仍呼奴婢近前曰今則汝輩皆屬於我唯吾之是從可也汝等可駄穀於此牛入茂朱某處
深峽中伐木作家以此租作農粮而勤耕火田每秋以所出都數來告於我果則作米儲置每年如是可也奴輩
承命向茂朱而去乃告金曰男子手中無錢穀則百事不成何不念及於此金曰吾是侍下人事衣食皆賴於父
母錢穀從何出乎婦曰切聞洞內某家李生積累萬財而性嗜賭博云君何不一往以千石之露積一塊爲

賭乎公曰此人以賭局一手有名於世吾則手法甚拙此等事何可恁曰此易耳第以博局持來仍對局訓之諸般妙法隨手教之公亦英俊之人半日對局陣法曉然曰今則優可賭局君子以三局兩勝爲賭初局則佯輸二三局則堇堇決勝既得贏後彼必更欲決雌雄此則更出奇妙法使彼不得下手也公然其言明往其家請賭博其人笑曰君我同閈未聞君之賭博今忽來請未知其故然君非敵手不必對局公曰對局行馬然後可定高下何必預先作罷仍强請再三其人曰然則吾平生對局必賭以物今以何物賭賽乎公曰君家有千石露積三四堆以此爲賭可乎其人曰吾則以此爲賭君以何物爲賭乎公曰吾亦以千石爲賭其人曰君以侍下人事不少之穀從此辦出乎公曰此則勝負判決然後可言之事吾亦不勝則丈夫一言重千金况以賭博以物乎其人勉强對局以兩勝爲限初則公示弱佯輸其人笑曰然矣吾不云乎君非吾敵手公曰猶有兩局第又對局李生甚異之曰不少賭物吾兩人決定無貽悔請洞人受筆證後決定何如公諾焉之後對局連勝二局其人驚訝曰異哉異哉寧有是理既賭千石卽當輸去更賭一局若何公許之復設局始出神妙之法李生勢窮力盡不敢下手公笑而罷局對其妻而言之妻曰吾已料知矣公旣得此財將爲用之曰君子之所親中窮窶貧賤其不能資生者量宜分給毋論遠近貴賤如有奇傑之人與結交延納則酒食之具吾自辦備公如其言行之一日婦人又請於舅曰媳欲專農業雜外吾日耕田

可使得乎舅許之於是耕而種瓠待熟而作手容瓠使之着添無年如是一竟五間庫更使冶匠鍊鐵作之三介如手容瓠樣莫置庫中人莫曉其意及壬辰倭寇大至夫人謂舍曰吾之平日勸君學以道窮治貨結交奇傑者欲於此等時得其力故也君子倡起義兵赴諸國難則舅姑避禍之地吾已經起於茂朱地有數處不貽君子之憂矣吾則在此辦備軍粮使不乏絶舍欣然從之遂起義兵平日受恩者遠近皆來附旬日之內得精兵四千餘使軍卒各佩鐵瓠其行如飛其勇力可知遂與戎餙無敢近其鋒見之則不戰而披靡是以舍多建奇功而皆夫人賛助之力矣○鰲城文學才諝德行並鄭兼備推為當世第一少時與隣舍之子親熟相與往來其人積年沈痾瀕至死境其父母以獨子之病日夜焦心遍醫問卜無不用極問一名卜知人生死者送騎邀來使卜之則作卦良久搖頭曰今年某月某日又不幸父母涕泣曰其或有可救之方乎其父母泣而請之卜者作色曰主人卦說曰願聞曰言之則吾兒死何可為他人而代死乎其父母泣而詰之卜者作色曰夫人之言可謂非人情好生惡死人之常情主人欲為其子而吾獨不為吾身乎不必更言其父母無奈何而涕泣而已病人妻自內持小刀而出又抱盲者之項曰吾則病人之妻也夫死則吾亦從死已決于心汝若不知占理不言則容或無怪既解之則且有可救之方云而以死為稱終不言之吾已聞之到此地何可顧男女之別乎吾將以此刀刺汝而吾亦自刺而死矣汝之死則一也郎知一死何不明言而救人之死乎

卜者默默良久曰駟不及舌正謂此也吾將言之故之可也乃言曰有李恒福者乎其筆曰果有而卽吾見之親友也曰
自今日與此人共同處不暫離過某日則自可無事矣吾則伊日當死矣吾之妻子可善顧恤槪如同家人可也同坐卧
至伊日之夜鰲城道其事悉心請同處鰲城許之自其日來留與病人同坐卧至伊日之夜鰲城與病人同枕而卧矣
三更之後陰風入戶燭光明滅病人昏昏不省鰲城卧看燭影之後有一鬼卒狀貌獰杖劍而立呼鰲城名曰李
某汝可出給病人於我鰲城曰何謂也曰此病人與我宿世仇怨而今日卽報讐之期也若失此期又不知何時可
報卽卽出給曰人旣托我以子何以給汝而殺之乎曰汝不給則并汝而殺之曰吾死則已矣不死之前決不給汝鬼
乃大怒擧刀向之忽爾竦然而退如是三次擲劍俯伏而請曰大監怜我之情私出給病人曰汝何不害我乎曰大監
國之棟樑名垂竹帛正人君子吾何敢害之只願出給讐人曰殺我之前無他道理仍抱病人而卧如是之際遠
村鷄鳴鬼乃大哭曰不知何時得報此讐豈不痛哉此必是某父某官之指也可以雪憤於此人仍杖劍出門不
知去向此時病人昏絶矣以溫水灌口俄而得甦翌朝首人訃告來矣其孝厚遺於初終葬需永為優恤
其妻子矣○金南窓律身清苦吏幹非長嘗為郡人以書嘲曰愛民如子而闔境嗷嗷秋毫不犯官庫板蕩
金曰是我策跡不以為忤 白忠甫仁傑牧楊州數月治化大行民歌之曰白堅之白與君同白心乎仁矣何不傑

矣 閔贖將薦文衡時議屬權霞谷愈李松谷瑞雨兩人而閔不能取舍一日諸名士權李俱在閔指燭拈韻曰今日試此諸君之才權應聲曰翁泥幾揉小陵舟飛入漢宮作物尤若使吾頌作爾相會須投筆覓封侯一座閣筆李亦歎服閔乃以權首薦 扶安妓桂生善詩善彈琴為當時第一有太守押之去後邑人立碑思之一夕月甚佳桂妓彈琴於碑石上遡而長歌詩曰一曲瑤琴怨鷓鴣荒碑無語月輪孤峴山當日征南石亦有佳人墮淚無時人謂之絶唱 蘭雪軒許氏才調又群今錄其三詩曰錦帶羅衣積淚痕一年芳草怨王孫瑤琴彈罷江南曲雨打梨花晝掩扉又月樓秋盡玉屏空霜打芦洲下合鴻瑤琴一曲人不見藕花零落野塘中皆脫洒可愛似唐律年二十餘終 京有一常女能詩蓋有天才也其贈人詩曰落葉風前語殘花雨後啼相思今夜夢明月曉樓西又贈郎詩曰長興洞裡初相見乘鶴橋邊更斷魂芳草落花春去後難鄕何處不思君誤嫁楊州田夫可憐其國香淑真之流歟 金安老講亭東湖篇曰保樂亭求詩於申企齋々辭不獲贈詩曰聞說華堂結構新綠窓丹檻照湖濱江山盡入陶甄手月遂還宜綿綉人進退有處分保樂行藏無意我全真風光点檢須寒熱更與何人作世上賓其曰聞說者明其不自造也江山入陶甄者謂其朝家庶政及江山田土皆入擅夫之手也月遂宜錦綉者謂其繁華之事宜於富貴人

公保保樂者謂古人進退皆憂而安老則獨保其樂者也哉全真者明其無意進取自全其節也何人作上處者明其我不作處於其壹更有何人付勢為漁樵客之第一也句句有譏諷可暴君子之心安老亦甚之文章豈不知其意終不能言者恐為時賢所厭不欲露其隱也 金慕齋為宣慰使時日本僧口號曰氷消一點還成水慕齋對以木立雙株便作林 又遠接時華使白處難名曰黃危地谷郎對曰居易字號白樂天華使驚歎 許烟客泛曹避道降前當大川謂客曰卿負我渡歸時我負卿客乃負以涉及故烟客不顧而去客怒罵之烟客笑而答曰寧人負我毋我負人 李忠州趾光為合判時有流民過邑底失其許之李令吏隷中有二婦者曰氏一婦而失之可憐衙等有兩婦過分急支一女以配氏而至明朝不從令者當杖殺吏隷恐惧與其兩婦遍索邑村果得其婦以告郎合氏與之吏民服其智 太祖開國後賜宰相宴前朝宰相過半投雲中杜才員過人喜淫特甚有一政丞戲曰聞汝朝從東家食夕從西家宿亦為老 鷹桃否以東家食西家宿之賊耶侍事主氏事李氏之政丞不亦宜乎其宰相亦低頭座中或嘘唏隕淚 龐村黃翼成少時見田夫以黃黑兩牛耕田公問二牛孰勝田夫不答退至路轉附語曰黃勝曰何不直言曰彼雖畜物能解人語不忍長短於其心也所聞公服膺平生不言人之是非 海原尹文靖斗壽早孤奉母夫人玄氏與其弟月汀受學而敢見白

金一封遺在路上梧陰拾取之月汀勃曰義不拾遺梧陰曰持此以慰慈世之憂不亦宜乎月汀曰何可以不義之物納親乎仍搜兄袖欲出棄之梧陰冷笑拂袖月汀先去哭而之母夫人問其故月汀告其由曰吾欲奪棄恨力不足有頃梧陰收藏其金大書於門曰有失金者推去一皂隷來索梧陰熟視曰信汝物也方受給其沖年識量宜為中興賢輔月汀清介出天德量不及伯氏 ○李左相性源性嗇嘗啖好梨族子小字五蔵者適至李相且啖且語曰甫嘗啖鳳山梨絶佳屢言鳳山梨好終不給一介後為海伯書誇墨光於從兄相公福源曰此熟造別墨兄試着墨光如何亦不送一丁答曰書誇墨光而不送一丁此類鳳山梨之詒五蔵事也 金栢谷南廬公相逢一處彼此慣聞其名相賦詩決輸贏主人呼韻南即應曰客散西原雨雲屯上黨城多風吹落葉歸馬踏秋聲栢谷起拜曰槐山文章金得臣投降於京中才子南雲卿云栢谷嘗題友人家畫帖詩曰古木寒烟裡秋山白雨邊合江風浪起漁子急回船金東溟益謙見之頻歎因邀得臣偶坐於漢上金先賦曰霜落蘆亭葉鬧風水光山色夕陽中酒盃相勸楓林下人面秋容一樣紅栢谷泫然下淚曰吾以朝鮮文章判死逢敗此乃楚伯王之天亡我也 ○成參判夢井聃年之子聃年航海朝天經年之後其妻忽有娠其姑夫人不忍斥言使歸本家及其滿朔解娩生子一女無愧色三年後聃年歸來其妻不在問其由母言其事乃棄妻

子而來始言在燕時某年月日與妻交合於井口之事婦亦不牢出所記亦如合符鄰家人始釋疑留右
覺井事在咸氏家乘　朴㤗判寅亮奉使入中原至浙江風濤大起見子胥在江頭作詩弔之曰眼掛
東門憤未消碧江千古起波濤今人不識前賢志但聞潮頭幾丈高須臾風定利涉　李松谷瑞雨
懶婦詩曰三年着盡嫁時衣似病悲愁況洛梳朝起未曾看出日午眠常固到斜暉多情里嫗分
殘食喜事秋空弔蘇機最是中宵佳興在閨郎呼去捷如飛○辛慶衍見時以路傍長栍爲題呼韻郎
應曰千古英雄楚伯王渡江無面只存形當時恨失陰陵路長向行人指去程又題獨釣寒江雪呼韻曰白玉連
江万里凝探深無路下長緡漁翁捲釣空呵手鱸膾誰能薦季鷹○沈貞作己卯士禍後出在逍遙亭作
詩釘板曰青春社稷白首臥江湖扶上一日夜有挾士持刀入摔貞頭曰汝作士禍舊類殆盡宗社幾危汝何敢
扶社稷臥江湖懸板耶若不亟改扶臥二字當斬汝頭貞顫伏曰當依教扶改危字臥改蟄字何如曰否扶字改
傾字臥字改謗字貞曰唯命是從其四代孫奮遊逍遙亭感古賦曰旧恨波難洗新愁酒欲昏○鄭濯夐庵太
和少時舉通津其祖水伯令以書戒之曰親旧尤乞酬應誠難一則渡人一則度厄之方有則給之無則不給
而已無有厭苦之心也○　言默子洪公方宗字千澄少時客遊咸川府伯爲設酒席會妓樂酒闌使公

自擇一妓遂呼韻命賦之洪郎賦曰大堤兩畔草萋萋春盡江樓日欲低風送落花添酒盞雲拖過雨捉題
詩纖腰獻舞何多楚之宝瑟挑心自擇齊眉淡與巳蘭扶醉返滿街猶唱白銅鞮盞彈琴女娥色藝俱絶
著屋瑟挑心之語而楚腰齊瑟用事精上賞其洪元九遊上庠著薩寺主倅推乃妓同至元九所將在其
中倅賦詩玄默次曰樽前花雨三千界指下峨洋一再行元九聯詠者粗解文字從傍見之附元九耳語元九大笑
曰前句適與此妓疑吾泄之於君人傳詩料一座大笑 具同知集 英廟人雖病狂猶感其子兵使昇煥之
孝聽言多從一日兵使有公故臨行留聽乘驄馬於庭告其父此馬見之長物而尾鬣絶好恐有盜割願
爺勿出門善視之曰諾及兵使歸則馬尾兒矣驚問之曰為慮盜者先自割置聞者捧腹 李判書方
允年八也爲西伯時與鎮尹一日失其符不知告大夫人曰兒失兵符罪當死若從兒言無事矣翌日乃與都
事及本官遊宴於鍊光亭急報臨營內衙失火起視則烟焰漲天李急解兵符櫜付給本官曰吾將
赴救火此不可其與之遣次於火焚近處請以暫付言訖便去本官不敢辭及李去救火盖故縱而收之不傷人
而易也故留多時乃還請本官索符東符在東中李晏然令通引發符更封曰此物至重不可離常
本官大沮 柳參判淰自兒時每歲嘗夢往一處享祭門巷庭宇歷歷有夫妻哭之及晚年只一老婆哭

之夜爲西伯又夢如前而但出營門便到設祭之家既覺哭聲猶在耳大異之使人訪之則果營門外一
婆家哭子而問之媪曰妾有子才十歲文翰絶等適見監司上任聞多讀書則兒亦爲監司否父母
曰汝是賤人那得爲監司兒自是多不食曰人生此世不得此官生不如死遂不食死中年又喪夫無他子女故
尤爲至痛云公乃往見其家則一如夢中所見遂言其故厚遺之錢解西伯郎李豈非所願適副之耶可
異也○趙豐陵文命豐原顯命宋左相寅命尹判書諸人兒時踰墻偸桃豐陵先越落糞坑中然欲誤後
人故不發聲豐原及宋相次第踰來皆落坑亦不驚動阜下踰陷便呼曰有糞坑云後阜下位至卿餘皆爲相之
俞潘漢好仁爲郡民訟滯案決月不決一民請曰處決非敢望乞還訴牒潘漢熟視良久無辭可荅傍
有通引挺身出曰上官初呈訴尚今未決況前呈訴纔過五六日者乎斯速退去潘漢大喜此兒極伶俐云矣
平城中忠獻異景稙嘗以宣傳官渡碧瀾渡遇風波舟幾覆有盲人哭曰舟中或有貴人則可以賴活人言
朝官同舟盲人請問四柱大喜高聲曰舟中有做丞者吾等得生此命大提學府院君領議政矣人定笑曰我
是武弁何能爲大提學後果至領相府院君凡事大文雖漢譯所製令人解釋而聽之曰某句某字未
安改之而公不敢違此係兼文衡之任也 鄭桐溪蘊夫人有獅子吼公憚之謫島中有一妾歸不敢還于家嘗

為南原倅置其妾于閭家每枕見友輒見而來或曰公不畏甯瞻也猶尚可畏夫人乎公曰甯瞻之輩殺則殺矣此則長日侵虐不可怕也聞者皆冷 光廟嘗不喜一宰官欲近職數年矣內宴宰姬皆在殿上顧見其宰官亦已金帶矣心內驚訝宴罷令銓曹考其官宰歷而進果皆以清職除擬而進也 上笑曰人之貴賤有命存焉亦非人主所能為也銓曹以備三人擬進 或以筆濃蘸墨汁臨于三人姓名之上隨其落墨之處下点或命宦人不解文字者占出曰是亦命也 成廟鍾愛一王子多有過制之事烏府論之 上命召臺官某人詣使之前遂書一句而賜曰世人最愛重陽菊此花開後更無花其人拭淚而出未幾 上登遐 五山說林

○判中樞具壽永以奇技淫巧從慫阿附無所不至朝野側目三大將舉事之日聞其結陣於光化門外渾家痛哭同知鄭楷一健奴曰人生死各有其數何可坐而待死急具酒食我當導公去求幸免之地乃盛備佳肴美醞鞍馬僕從略如平日前後呵擁而出到軍前奴自持胡床引至三大將趨進眾人雜坐於三大將前未及見具之來就坐也時九月三日三大將達宵露坐飢乏之中發康栗外逼見食而不敢言具奴持饌榼以次投進又以大酌遍進諸公不問其出處到手輒盡三四遍而始問此誰家之物具奴持具而對曰具公之所賚來也三大將相顧錯愕之際奴曰今日之會此為大功非此則應餓何以了大事傍有人曰此言甚是自此得交語漸有乘

機投策之事遂策勳為君史氏曰吳之罪惡浮於任士洪而非但免死轉禍爲福當時三大將処事之踈曰此可
見矣 洪忍齋暹以吏曹佐郎往見吏曹參判許洽言間頗侵安老且曰第權傳奇不使見李令公大憲
也洽憮然曰老夫乖台堂上醉而未見猶之可也而吾弟既死分且時法官之長或所失禮則所關非輕切勿往
也因呼洪下人戒令直還去本家勿令他往洪郎辭出向沆家下人不得止之洽使探之果已往矣洽曰吾過矣
使吾下人勸還本家則必無他事大禍今起矣急馳馬去則洪已還矣洽曰洪正郎大醉不省人事沆曰顏色
如白玉者有何醉色但死所言洽曰外雖如此其實大醉雖有所言何足與較沆無答洽無可奈何而還沆抵安老
家翌朝獨啟而鞫之首獄一日受杖一百二十氣息將絕乃流之海島方未出獄骨節盡碎呼吸未通謂之已死
置之墻下蔽之艸席合亦忽々似聽色聞委官辨者三判府事以下奔走下遑入簾目視之乃大偏也合暗謂
寧有是理乎其後三十年合既入相以委官坐禁府其時執杖者尚在云史氏曰人之生死本在於天雖有百許沆
其能殺之乎洽之於沆其可以謝當視之哉○壬乱得敵頭者下一級勿論公私賤許登科或有斬飢民頭以要
賞者嶺南有執頭及第縣倅設宴以榮之作詩嘲之曰飢民頭上桂花紅紙君筆中寃血流太守慶宴知有
酒盡分餘瀝々魂啾々笠降 類記 ○金將軍應河字景羲鐵原人登科膺選熟疾將死其友持冷藥大呼子

嘗自許死國家今因一病癈瘓而死誰復知之者將軍郎張曰盡三桅而甦戊午建奴犯順天府將軍以助防
將仍授宣川郡守臨行謂軍官曰夜夢吾首爲賊所斬吾將殺賊不浪死還佩二弓百箭而行諸將以爲怯
己未臨河之戰吾軍敗衄將軍下馬獨依柳樹射殺無數而死將軍之忠仅矣賊壓營衆寡懸殊而從容擺
陣賜旗獨戰一奇也胡兵未來時通使意在講和合給始力戰二奇也下馬依樹示以必死數千之衆與戰不降三
奇也手中長劍死且不釋有若吏起殺賊四奇也方春煙鄧死且不污覩之如生五奇也權石洲韠詩歎洛
魄不拘都傲世不赴逮光海辛亥設科策士進士任叔英所對諷論時政言甚切直考官懼而不敢棄光
海視覽大怒命榜中拔去兩司交爭輒有詩云宮柳青青鶯亂飛滿城冠蓋媚春輝朝家共賀升
平樂誰遣危言出布衣言柳盖指外戚諸柳也布衣指叔英也光海治獄搜黃轍家見此詩思之仍命拿
鞫刑廣亂烟方〻出東大門外見隣家壁上書權君更進一杯酒不到劉伶墳上土三月將盡四月末桃李
乱落紅雨歎曰此詩讖也吾其死矣勸君之權字書壁者誤書權字也時當三月桃花乱落遂未赴謫
所而死 許筠常幻作無據之事無令朝野顛倒丁巳聞自京師曰中國有林居漫錄宗系蒙誣如渠不
改光海大懼爲那令筠委往申卞筠多載珍賄以往僞書彼此御府文書空奪回報光海以爲大慶朝

廷遂上尊號沈一松喜壽知情狀謂同僚曰前於己丑已盡此意今日又下何鉤御之搏揑亦遂之言寄出

門賦詩曰出門非是棄官歸但看江山何處依欲買小舟無凡價傾橐相猶有舊朝衣雜(檜)識[illegible]光海還遷濟州

李延城時昉為牧使飭廚人潔其膳羞以進　光海嘗有異於前世曰此必受恩於予者也隨從官人曰

非也光海曰汝何以知之對曰爺爺之黜時陪侍僚一從官後(下上)懺譽此倖若曾曲逕受恩者則必將薄待故主

以掩前日陰秘之跡豈敢致誠如此者乎光海知其時昉無嫌低頭者質官人盡時昉請社元勳李延平

貴之子亦參勳籍封延城君光海輒未嘗不一命言○忠文貞公世謙字子益孝瞻之子壞守之孫性虛遠

不拘小節在相遭艱　成廟以其年老命食肉公對客忘㕘之人頗譏議之公聞之曰以我為食肉不奇則可

獨處而食肉對人不食肉吾未知其是也時金灌纓服胆採居喪削弱自知滅性不待人勸殺雞食之曰余在翰

林時書一寧相食肉之非不意今日身復蹈之　權栗昇傳　始生也兩手之八指皆駢及生就四指中各劃開

慶今兩相駢及長膂力絕倫登科為弘文校理時燕山在邸有大志日臨其家權佯狂以見其志權

未冠親戚使美女問候大夫人舉屋柱納其裳其女甚悶然權妹膂力相等舉其柱而拔其裳　出于野談

朴思菴乙酉歲領黃閣盧蘇齋守慎鄭林塘惟吉為左右相鄭松江澈沈聽天守慶坐東壁五公

皆壯元及第其時作歌名曰政府龍頭會軸松江有詩曰五學士為五壯頭聲名到我不相併紙應好
事無分別等謂當時第一流（五山說林） 魚贊成有沼之遠祖重翼本姓池生而體貌奇異腋下有鱗甲友
長仕高麗王太祖時人或林其生鱗非常人也王太祖見之曰汝有鱗甲及是人也因賜姓魚氏（東朝雜記）
我朝穆祖兒時與樵童大七人同至南門外川邊大石下嬉戲有大虎咆哮欲噉人樵童曰意此童必無盡死
之理此中當有死食者推其可也因各以所着小衣投之以驗其應食者自上至下無一衣見攫者至
穆祖投衣虎立而攫之衆樵以 穆祖投與之 穆祖不得已直往虎前川上大岩忽地崩落大七樵人
見一無免者 穆祖獨免而虎仍忽不見至今有大虎隕石在川中亦可異也（寒碧堂前 空山至今） 癸亥反正日（仁祖）
光海從此門逃出中殿柳氏率數十宮人乘夜往後苑藏伏魚水堂中軍兵圍之數匝者留柳氏曰吾豈隱
慝間生者使宮人宣言中殿在此則宮人輩惶怖不敢出有韓姓僕者自請宣言乃出立階上白中殿在此
矣大將方據胡床起立令軍卒稍退其陣韓又以柳氏意問曰主上已以失國新王者誰歟大將曰 宣
祖大王之孫而不敢言誰某矣韓又以己意問曰今日此舉為宗社耶為富貴耶大將[illegible]宗社幾亡
故吾輩不得不奉新王反正豈意富貴耶韓曰豈以義為名而餓死前王之妣乎大將即報于

仁祖供饋頻厚云（公私聞） 五峯李文靖公好閔字孝彥延平人武判書叔琦之曾孫也少時與朋儕

四五人會做於窮巷僧舍一夕諸友皆歸家公獨留讀書忽有瓦礫沙石自空亂下拂面拍衣者無數

公若不見者俯伏取丹籠以盖身須臾有擊籠作聲曰府院君新來如是者五六聲盖勳臣一

品職而新來者俗稱新及第之謂也公未久擢文科策扈聖功封延陵府院君（聞溪漫錄） 魚文孝公孝

瞻嘗上論山家地說之非上疏極諫明白正大 英廟問鄭文成麟趾曰孝瞻之論然矣其父母之墳能

不用其法乎麟趾曰嘗奉使於咸安孝瞻葬父於家園之側從非惑於地理者也後文孝卒子世謙世恭

葬於漢津濱亦不擇地家法如此（筆院雜記） 慶州風水無後餘土狗皆短尾俗稱以東京狗至今齊短尾

狗曰東京狗（臨隱雜記） 唐平大君諱琪少時相者言法當餓死 成廟曰子有餓死之理乎予豈盡以

東籍田賜之遂以籍田移于別邸大君後因食魚魚骨哽喉不食而卒（芝峯類記） 韓松齋忠氣槩豪放早有文

名喜音律又能彈琴中癸酉壯元以弘文館典翰充奏請使赴京聞卜者令驛官問其平生吉凶卜者善推

以書藏頭體一律曰少年才藝倚天摩手把龍泉幾度磨石上梧桐將發響音中律呂有時和

口傳三代詩書教文起千秋道德傳史部民咸賢士價賈生豈獨謫長沙後被禍被告杖死獄中平生着

尾行彿如此亦奇怪也 思齋摭言 李貳相長坤燕山時以校理亡命僅數月一至家見其夫人而去一日到家夫
問曙不敢入隱於家後竹林夫人以其過期不至疑其死招巫卜之巫言不死影在庭中今聞之此後不敢
再至家晩年常言巫亦不虛云 芝峯類記 李鵝溪山海遇南師古於宋松亭班荊坐話南西指鞍峴東
指駱峯曰他日朝廷必有東西之黨駱者各馬也其終各散鞍者革而後安又在城外其黨多矣時也因
時事之華而異君年壽非董因值播越之夜而與又有如干人今上卽位初年而興以東為名分以為南北大小骨肉之辨
其言果驗 於于野談 沈進士友勝朴子龍東亮皆在倫門因論及時事子龍曰已無可為者士進曰君勿
憂中興其不遠子龍曰何謂也士進曰洪延吉宗祿有子愚而不識一日夢占一絶句曰細雨天容柳色青東
方吹送馬蹄輕太平名官還朝日奏凱勳聲滿洛城 辛卯冬也僑寓延吉謫所以為不久當見肩
延吉比之見瞞何人而為此說耶云此詩中興兆耶子龍語延吉曰此言有之否必答曰有之文理不長
故以奏凱為我放還之兆而天倉字亦未知何意也子龍曰君論中興功此子當為第一延吉亦大笑 寄齋雜記
李校理首慶初謫穩城夢受香如差祭官時及放還乃一千八百日也是其應也 金典翰弘度初生
其考僉知曾夢有人使命其名曰歸甲以為小字及長遂魁蓮桂以為甲之應也戊午謫甲山而歸甲

之驗如應其時金此亦謫慶源而小字乃宜慶也人怪之 鯸鯖瑣語 成俔少時出遊郊園途中歇渴臨溪而坐俄有一客騎驢隨之至臨溪遂而各進朝餉客之僕開袱進兩器一兒盈赤斛、溢一兒烹、小兒爛熟俔甚驚客勸俔喫其半俔甚惡之辭曰食不曾慣俔異之問其童曰客何許人童曰不知曰何時從遊曰自天寶十四年至今不知何許歲月曰所食兩器何物也曰一兒紫芝一兒人參俔大驚客乃騎驢而去謂童曰今當踰鳥嶺揮鞭而過不知所向俔歸家恍若有失仍識其所遇者乃呂真人也蓋天寶十四年乃呂真人胎化之秋也 於于野談

沈判書詻年過八十經回巹且其回榜長子光洙次逸承旨光泗有孫七人中文科者五人內外子孫合七十餘人約為花樹契各於初度日設酒肴奉壽於前迨死處月一朔中畢行世傳以為盛事○閭巷間有抗好之物而被人側囑則咀呪法以沐之徃々還置故處任斯文義伯為海伯時所佩銀粧刀與銀杯見偷疑小人輩見偷至於冠帶焚香親自咀呪聞者[illegible]之代為監司者辭朝南叅判老星作詩題扇面以贈曰銀杯須藏密粧刀珮亦緊焚香冠帶呪無若季然方 菊堂俳語

俗傳金富軾鄭知常齊名一時不相容鄭為金所殺作陰鬼富軾一日咏小春詩曰柳色千絲綠桃花萬点紅鄭鬼批富軾頰曰千絲万点誰數之何不曰絲々点々乎軾如廁鄭掬閭

問曰何物皮閒乎金操曰汝父鈇閒乎色不變亦不敢屈後竟爲其不免焉松溪漫錄 方進士運身短髯
長黃大成鉉戲之曰君之運字是孟子可運於掌上之運方應聲曰是莊子大鵬運南溟之運時人以
善對云太平閑話 金乖崖守溫爲兵曹正郎有一人姓金者爲佐郎乖崖嘗語金曰吾善相子之福
法爲壽金喜曰試言之乖崖曰秘記何可浪傳若設盛宴少可敷陳金果設宴會同僚請乖崖曰先生
許我壽相何惜一辭乎乖崖曰先生已享之壽已過矣吾是以爲壽相先生未享壽吾何知之滿座
皆笑上同 戶曹正郎金順命禮曹正郎朴安性相與友善禮曹清而戶曹富朴每有札於金以爲本曹
供饋之資一日朴使又至金叱曰無物可給何不取吾臀閒而喫之也使歸告朴時金吉通爲禮曹參
判乃其父也朴於是乃報金曰貴曹臀閒欲以進塵上可急送金不敢一言俯首而已○朴判書啓賢
晚年植雜松于庭客曰栽竹作亭世皆笑之公笑曰我死作棺材客曰吾當爲弔客有木工從傍
進曰棺則小人願造咸公大笑芝峯類記 李洪男有辯才任參議輔臣爲掌樂正時任有子名曰克咸
曰克不佳洪男曰樂正子名克有何不可之有又有安姓者有賤産亦名洪男命曰印法聞者絕倒上仝
鄭碩與朴判書忠元同榻做業同入場屋忠元唱改題試言不許忠元曰鄭碩於大同江上作此文

試官拈鄭問之碩曰生果作之忘矣而朴忠佩能記之指諸問忠佩試官曰果若作之何若忘之而忠佩能記之耶碩曰生作而棄之忠佩書而誦之故生則忘之忠佩則記之試官及擧子皆大笑聲聞一場(出于野談)

柳上舍克新字汝健少時倜儻負氣豪放自振民大諫惟讓之子也戲謂柳曰君與柳也新茅幾新柳懸葬曰色新柔滑城音系文城自不相涉未知白遊衢與汝及第幾親白無從者聞者絶倒盖白遊衢者街路名而舊與遊謙其年衢狗俗音同也(芝峯類說)

崔參判惠吉新得美妾少時同副承旨久鎖直不得安艱乞遞直於右承旨繪韓趙曰令公餉我柿餅則當許之崔則通于家送柿餅而來趙不能盡啖而喫餅既盡藏而漏之人當時院吏唱右令公安崔曰諾戲脫直而令監還約安去何無信之甚耶趙曰令監之柿餅小矣院中絶到(菊堂俳話)

張斯文仲仁謁李判書景曾言及卜妾事公曰某人有女頗美云子可函圖之恐為疾足之先得張曰大監為中人父公曰何謂也未敢當當盖俗以媒者為中人父而與張名音同故也(同上)

嶺南儒生咸汝信金兼始白見龍年踰七十猶不廢科赴監試與試三人聚首白髮交輝有一少年揖曰座下關一何敢問其故盖指謂四能也咸曰其一即君之祖父而捐世已久君尚不知耶少年退步與擧場撲手(同上)

趙復興胖有其姑為

朊々承相夫人故幼從以結婚於朊々氏朊々敗公與耶華美人及一小官避禍于本國中路小官謀於公

曰吾三人朊禍至此若有疑而問之者是机上肉又美人同行又駭人見不如剔髮而匿存也相言議而美

人亦莫敢乃言魚與熊掌不可兼得不可以妾之故駢首就戮也泫然泣下設小酌相與訣別於街路二人

策馬兼程行百餘里公悲念美人寸步不能進其意欲還導美人叙情也小官曰不須公往收當致公意而

還公曰諾乃往見之美人已墮樓絶解其指環而歸告曰兒女之不可信如此方與二官員設酒唱歌略

無愧色可鄙之甚公亦唾之矣及渡鴨綠江俱道墮樓之事安指環與之公痛哭幾絶到本國娶

李子俱顯位至勳相終身悼念每遇忌日輒流涕而祭之（青樓別談） 妓妾紫洞仙才色冠絶宗室永川君定嬖

之君嘗罷青郊丹而移愛紫洞仙適往松都々有青郊驛紫洞仙徐達城居正以詩贈行曰青郊楊柳

傷心碧紫洞烟霞滿意濃君大喜於衆中誦詠誇之張翰林寧奉使本国亦目紫洞仙真傾国姿色

後金天使湜遊洛州亭紅妓滿前問曰張翰林常稱貴国紫洞仙誰也禮官指他妓金曰非也果此人

張公之不誣也禮官不敢隱以馹騎索之於永川第而來金曰此真其人（青坡劇談） 論介者晉州官妓也癸巳城陷

時介擬粧靚服立于矗石樓下峭岩之巔其下万丈直入波心倭見而悅之皆莫之近獨一倭挺然直進論

介笑而迎之倭將誘而引之論介抱持其將直投于潭俱死壬辰之亂官妓之遇倭不見辱而死者不可勝
記非止一論介而多矣其名彼官妓也皆以淫唱也不可以貞烈稱而視死如歸不得於賦可嘉者也於于野談
柳布春自號眉菴為南平縣監保菴仁傑宰茂長適得宋圭菴稱壽為方伯三人相得歡甚圭菴
心眷扶安妓不堪其適纏綣口載而隨行每邀与西伴恒同遊处一道人謂之三差備云宋公亦滿將饒
于礪山三人及妓隨之路處此人之巧慧三年同席不及乱着宲忍其死故也妓即指前山衆塚曰彼累々
者皆我夫也盖悲辭也一座大噱已人識小錄 沈相聽天堂守慶少時美風儀解音樂嘗僑居
清源縣外廳秋夜月下從蓮池彈琴有一年少美女自內而出相國追之上座女曰妾獨
守空房自內望見君風儀心常慕之又聞雅琴敢冒而出願聞一曲相國美叙謝攜
琴而出不復寓其家其女思想在心終病死 南袞為海伯鍾愛一妓既遞到金郊
驛謂主倅曰此妓追別之到驛亭待之不來終夜無寐吟一絶書壁上曰東走空庭
寂々嚮誤驚前夜戍鞋聲旅窓孤枕渾無寐半壁殘燈翳復明 有一老兵使
得少妓酷肖之聲達庫而需妓以滿遞還之其聯于驛亭把手以泣衫袖盡濕而妓目不

涙妓之父母從兵使背後自掩其面爲滂泣之狀以教妓〻尚幼者不解嬌情而離泣目
不涙父母攝衣招出之戒且責之曰使道權營庫爲爾起家爾非木石也何不一点涙相送
困捽敺之使入妓大哭兵使見而益泣曰爾勿泣〻〻吾益慽矣爾勿泣〻〻　扶安妓桂生
工詩善謳彈号梅窓以遂上京員遊子序莫不邀致爭先與之酬唱白柳堣文塗往訪之
金崔両姓已先在座妓曰設酌以待伴醮三人皆注目欲挑之桂生笑而擧令曰諸君各誦風
流塲詩以助一歡至於玉臂千人枕丹唇萬客嘗爾身非刀劒何劇断剛腸足舞三更月余
生一陣風此時無限味唯有両人同等詩乃是賤隷走卒之所誦不足傾耳若有傳誦前所未聞者合
於我心者當與一歡云〻三人曰諾金生誦金命元七言絶句曰窓外三更細雨時両人心事両人知歡情未
洽天將曉更把羅衫問後期崔繼吟沈喜壽七言絶句曰花白紗窓美未休半含嬌態半含羞
低聲暗問相思否手整金釵笑點頭妓曰前詩大拙後詩差妙而手段俱低皆不足聽凡律詩
之精者而七言近體響韻意趣俱難吾當取其難金乃唱鄭子堂詩曰年纔十五窈窕娘名滿
長安第一坊滿子恩情深似海花長威令嚴如霜簾窓日宴朝粧急松幌風高夕寢忙相別每

芳相見夕陽臺雲雨惱襄王崔曰此詩雖佳又有佳於此者仍請高審峰立馬沙頭別故遲之句桂生曰此詩眞是晉衛以下詩雖有清光風韻亦不足動人耳因顧謂柳曰此間子獨無吟乎柳曰我本無文但嫁毒貫輸之才耳桂生微哂崔弗然曰子雖有長才今日之事當行詩令金頗有自矜之色顧謂左右曰一律可以壓倒諸詩即吟咏鄭之弟詩曰秋宵已曙莫言長促向燈前解羅衣待眼微開睛時氣兩宵緣合汗生香脚如蠖蝈衞波悤腰似蜻蜓立水忙强健向來心自預沒節深淺問娘々桂娘吟咏稱意柳曰諸君所誦皆是巫已陳芻狗何足刮目我當自占新詩一律並惱於今日席上遂令桂娘呼韻應聲而對撰春宵士氣同然翡翠衾中結好緣樽去玉壺傾復斟此貫來丹穴兩絃圓初看嬌眼渾如霧更覺長天小似錢宣東若論滋味別一宵高價直金千桂生咏嘆曰不料尊公臨此陋地也曾聞公狂心猶未已白馬又黃昏之句何慕者久矣今幸遇之乃酌進一杯曰若使眼如霧天似錢則其價豈啻千金而止哉侍者請公所誦不直一杯冷水金崔憮然退去 續古今咲叢訣 奉事崔宋題

河修撰應臨甫十歲以奇童稱少年登第名聲正滋嘗送客西郊有詩曰草々西郊別春風酒一杯青山人不見斜日㑹故來當時以山中相送罷日暮掩柴扉爲稱而識者知其近命不久未幾沒其友

人。遊湖外日暮歸到青坡忽遇鷹臨作橋邊問寒暄因托家事而去歸問鷹臨死已數矣云亦
任實宰鈗從昭顯世子入瀋京病逝其子允錫爲開寧縣監忽有公儀從來坐衙內一家驚倒
宛如當時去時謂其子曰冥府界我以按察之任今過此父子之情死生何間欲見汝而來仍稱僕
謂之曰汝等盡心事主勿或怠慢促其夕飯以進半餉使之撤去曰神氣以飽非如常人也坐語移時起
立數步之外不見其形云 菊堂俳語

權文順公弘嘗一夜夢見一老翁俯伏從訴曰洪宰相將殲吾族願公救之又曰洪宰必欲與相公同爲公不行洪公亦不行是再生恩也既而有叩門拜謁覺問之洪公今日欲燒於翦串請相公同之以此來耳公以爲老人必鱉也辭以病洪公亦果撤行云 青坡劇談

東軾號顧齋松都人其母在松都患帶下疮積首藥無效時軾以請差恭靖王園寢典祀官爲其松都不遠將仍之歸覲也至園寢別致誠意沐浴竭潔凡粢盛饌品無不躬自監檢禮畢歸臥齋房假寐有宦人傳呼曰殿下將引見軾整衣冠而進有一袞衣王御殿閣軾拜伏階下 王曰向者饗祀多不潔今爾獨盡誠禮予用嘉焉聞爾家有憂錫汝良藥軾拜稽而退遽然驚覺心甚異之歸向松都見一大鵰攫一大魚盤於中天又有一大鵰爭搏墜之軾令拾取即鰻鱺魚治帶下第一藥

也歟旣而試服其病卽瘳至誠所感移忠於孝可嘉也於于野談 ○鷺渚李相國陽元字伯春完山人嘗爲平

安監司嘗出巡謂夫人曰此去鍊光亭景致絶勝須與庶尹室內一往見之而旣到名亭則妓樂不可無

謂其妾曰汝可陪往相公畢巡還營聞夫人與庶尹室內同會妾稱病不出心甚疑之詰問家人具知

妾於是日自擇琶琴歌獨娛於別室卽召而責之曰汝之不往必緣於衆中爲美人侍者而且屈禮

於庶尹室內也且夫人張樂而汝何敢別做衣一會也長此不已必亂吾家卽爲放出私聞錄 李正基厚

全義人清江濟臣之孫而吏曹參判行進及副學行邁之父也二子俱顯於朝而營東之無異於奴

隷而常時禁酒甚嚴一日某宰佩酒而與副學同飲公聞之使奴招副學至則挿入將杖臀某宰乞

寢雖副學而至閣者皆某宰乘轎入來矣公大辨曰吾子違吾言故吾杖之某宰惘無奈其

宰大驚不敢入從外還去先輩嚴束子侄如此○尨村黃翼成公喜字懼夫長水人世宗朝爲

首相二十餘年喜怒未嘗一見於言遇奴僕未嘗加以箠楚所幸侍婢與其奴戲謔甚狎公見輒笑

嘗語曰奴僕亦天民豈可虐使之嘗獨步園中隣有狂童投石梨方熟之實零落滿地公大聲呼僮

狂童必呼吾輩驚懼皆走入暗中潛聽侍婢至則曰將柳筐來拾而與隣童更無一言也李文康

公右亨壯元及第直拜正言投謁於公公使綱目通鑑一帙命書題目已而有惡婢持小簇倚公座俯視文康因請公曰將進公徐曰姑安之婢更倚立良久厲聲曰何遲遲也公笑曰進之既進之有女童數輩繼踵既至或踐公衣或梳公鬚摸畫攫其簇而食之且毆公公曰痛矣痛矣小兒皆奴僕之子也 青坡劇談

尚友堂許忠貞公琮字宗卿陽川人樞吏愭之曾玄野堂錦之四代孫也自少沈毅嘗於行路未有顧見左右儼然若沈思者或至迷道嘗結同侶讀書偷見其室盡將衣履去諸伴皆大懊恨公怡然不以為意取筆書壁上曰既奪吾衣若宜吾鞋並莫偷既奪衣又偷鞋者窮為盜先生不取也識者始服其量及釋褐為庫典直長有日蝕上書論時事凡大諸多批鱗 上趣召內閣摘疏中語佯加威怒以試之曰予無十旬不返以麵代犧之失何以比予於太康梁武命武士捽下以圓杖杖之傍侍股粟 上又取寶劍橫膝令曰見吾劍拔盡運即令行戮徐徐拔尖霜刃照人閃閃垂盡力士方挾斧鑕目其劍待之公猶不變色對隨問無錯 上還納匣劍曰真壯士也自是大奇之至終大用 龍泉談寂記

丁恭安公玉亨字嘉仲羅州人月軒壽崗之子也為直學時途中逢一使酒者謂執鞭者曾捽己髮批頰無數其執鞭者雖見辱而猶不釋鞭公隨其鞭者見辱而或東或西如是者半餉終不怒醉漢力疲乃解去

五六步復來拜於馬前曰大人當作政丞云公竟唯々而不問 明廟時大憲趙公士秀與沈相國連源同入經筵趙公啓曰今相沈連源營造妾家極其宏奢至施丹雘甚爲不便沈相拜謝曰趙士秀之言正中臣失 明廟慰喩之及其退也沈相笑謂趙公曰微公之言吾過益重矣還家盡洗其丹雘時論韙之 李判書渫字子淵完山人楔之孫也爲户判時任儀伯爲郎官有清將來索珍品僕劒公使任督市人覓納屢日始得一劒以進則公受而藏之私室又令更進一口市人大以爲怨任亦疑駭妾加醜詆於衆會之延亦不敢違更得一口而進大不及於前者公命遺清將々喜而受之未幾清帝求寶劒甚急公以前日所藏者出給仍笑曰今又辱我乎蓋先料其必有清帝之求而藏之又或爲人所換仍留私室而待之其料事揣情非凡人所及 閑居漫語

趙文郎元紀字理之靜菴叔父也微時與鄭虛菴希良交深希良爲翰林公往訪之留而共宿至翌日名宦達友聯翩塞路不可勝記者鄭曰名流訪我者相繼子之心艷彼乎曰日寒如此抱關者猶勝我况彼金馬玉堂士耶曰子無艷彼特朝露耳君子者窮四十達四十壽在其中矣未幾元紀渡漢江破船淪水底忽思希良之言曰康節豈欺我哉因散髮直截水底瞑目而行達于海岸而不覺其陸也路人怪之曰彼手足行者何人遂開目視之已涉沙平院矣至四十始達官至資憲壽亦過八十 野談

柳提學孝迎善文章兼諷諧嘗在集賢殿諸公論作詩工夫俞曰古人以詩三上尤可以爲思馬上枕上
廁上也余則不然在三中果尤於三上 筆苑雜記 有尹衙文者善戲謔嘗曰黃致身黃保身黃守身翔
鼓兄弟言面廣而中央細也申孟舟申仲舟申叔舟申松舟申末舟兄弟言上下尖而腰腹大
也崔衡崔萍崔恒言鑼鐵兄弟言上尖而下廣也楊汀楊沚楊泂錐子兄弟言上廣而下尖也其後安
以趙彥秀趙士秀為腰鼓兄弟言面廣而中央細也鄭公芝衍為相也鄭松江澈為湖南伯辭於鄭相曰
今南徼多事甚殷某以白面書生豈任方面之重耶鄭相曰試者皆以死鄭許公以苦鄭何往不可
松江笑曰功名富貴相公為之獨以苦士之鄭委一鄭澈澈何堪之人以為名言矣 五山說林 李延陵好閔嘗
鎮白李漢陰德馨謂曰公位至崇品復何所望而去白耶延陵曰非有他意也漢法至重殺人者死白
髮好殺人不得不除漢陰大笑 語牒記聞 酒隱金忠翼其命元字應順慶州人千齡之孫萬鈞之子少
時落魄於花柳間嘗眄一娼娼為宗室某妾每日踰墻相從一夜為宗室所縛事甚迫兄慶元為掌令
聞知合遣禍郎馳往則門閉不得入掌令大呼排門而入曰吾乃金慶元吾弟氣豪無檢得罪於左右固
當死無足惜方占武試年初試宗學甚精必捷文科左右以義氣聞於一国何忍以一女子殺一才子乎

宗室素豪俠好義郎下階近之曰某不料佳秀才有是事郎令解縛置酒〻酣君若得令科我當以是妾奉君公果擢甲科三日遊街之時謁宗室於家謝其意宗室遂以其妾歸之其女後以永川所聘以罷流義州后方鎖直弘文館遷出戚于郊為臺諫所彈后任放如此紫海筆談 鄭郎新堂海州人性清儉不樂仕宦於朝除青松府使赴任卧治成昌山希顏方相善時為令相通書相訊因求栢子清儉鄭答曰栢在高嶺頂上蜜在民間蜂筒為太守者何由得扣昌山愧謝 鄭校理鵬居善山以清節自守時柳子光貪婪自恣氣焰傾朝公以表親之故雖不齊問候之禮婢子必以熟索緊縛其臂着署而送之返則解之欲其貪見痛急從急來不使遲留於彼家也公之入直舉家絕食夫人乞貸於柳家子光欣然曰親戚之義當於相恤而校理過於剛復吾豈恝然乎即細米數斛盛饌於缸載於驢而送之公出直見米饌詰其所從夫人直告公推案而蹶起曰入直之日貫泡滓饋我〻知其窶窶而不為措處是我之失也即辨得淮其所用并與本米而還之其困窮不變如此 安公恒大家勢素寒微而性極敦謹有女入宮為中宗後宮是為嬪持身尤益謹雖鄰家小兒到門詰責只引過遜謝而未嘗一發憤捷之言辭及嬪生王子遂杜門不交恐或人以王子外祖家稱之昌嬪次子德興大院君寔生我 宣祖入承大

純安公處地尊貴而不忘賤時之心身不着錦緞晩以老病失明 宣廟欲奐其身擬以尚方所進貂
裘賜之恐違雅志使人試之曰 主上方進貂裘欲賜公旣賜之後公不可不着安公曰我本賤人着貂
裘死罪違上命亦死罪死則等也欲令安分而死也 上知其意不可奪命家人稱以兒狗皮以進之公
以手摩之曰尚方狗有別種乎毛之細柔何至此耶爲加於身 宣祖之於公爲外曾祖孫不過厚其衣
食未嘗加一命官盖不敢私人也公私聞見錄 丙子年間莊烈大妣病瘳後同 顯廟後往苑 大妣召諸
公子投壺射的使其魁者乘馬居末者挾鞍籠前唱後導樂善君潚居末大聲呼唱作辟除狀
少無幾微色又樂善所眄婢隨夫人入宮 上欲資 大妣一笑使潚負之以行樂善負之以護汗流滴地不
聞命不敢捨人知其能保全終始矣果得年五十五矣 洪威平公元成字子信懷德人性勤儉爲着相
而種蔬殖貨無不致意其視去機栨奕之事無不可愧而比之玩歲愒日爲有愈焉嘗路過二小民
圍棋駐馬問之曰此爲何事衣出於此乎食出於此乎如彼小人當日夜勤苦以食其力爲此無益之事何也此
亦可食故耶責令食棊子 柳斯文塗有詩才少時遊戲青樓晩言以一絶書倡家壁上曰半世青樓
宿人間積謗喧在心猶未了白馬又黃昏一日李鵝漢自宴所醉歸勢不能及家借路傍人舍而止娼

家既醒見壁上題而大驚逢人輒誦之播城一時傳及霽湖詩話　吳西坡道一字貫之海州人忠貞公允謙
之孫也幼時隨童隊至壯洞水閣時名官會集見吳啓貞問曰爾乃誰家子答曰吾乃湫灘
之孫公輩不知湫灘翁耶諸人異之問能作詩否答曰歟太白可也即令觴屬之以三字呼韻應
口對曰樓頭醉臥吳挺一松下吟詩柳道三諸人責用丈者名答曰柳道三吳挺一會出韻三字
安得爾一座驚歎又有一句曰雲愁九疑月千古水滿三湘秋萬里趙松谷復陽竟有東床之
選玄湖瑣語　朴松堂英字子實密陽人以金海府使在衙軒聞東鄰哭聲甚哀呼刑吏往捕
其女而來問曰汝何哭對曰吾夫無病暴死公再問之其女呼擗曰吾夫婦同居無間鄰里所共
知在庭下隸輩辭曰然方無他疑公使人擡其夫屍而來內外上下視之無痕公令軍校有力者迸
臥其屍自胷至腹親手捫之果有竹刺長大如中指者迸出公令即縛其女而問之曰吾固疑爾
哭有死速言之遂伏曰某里某人約有同居乘其醉濃行兇發軍急捕則其言符同乃置於法人
問曰何以知之曰初聞其哭不悲故速來而檢屍之際女雖時假哀有恐懼之色故知之耳公博力精微
遂於易理又博覽醫書又著經驗活人新方等行于世仝上　政院故事請巡音敬郡巡音莫敢戲

言不敢者行罰宴洪暹嘗私名妓俞姬時宋主閑情亦甚昵及洪為都令東皐李浚慶為同
副令時宋先逝洪歎曰吾與公同年同月同日時生而今亡焉窮達如是不同於李曰都令公貴俞姬宋亦
賤俞姬非但命同行事亦同也諸巫言相稱其色於是行李合副宴于其家凡七度而後已曰雖使
我傾家敗産話頭甚好不可不語也 於于野談 新羅照智王正月十五日幸天泉寺有烏啣銀榼置于
王前榼裡有封書封之甚固外面書曰開見二人死不開見一人死王曰二人猶命不如一人死有大臣相議曰
一人謂君二人謂臣也於是開見書曰射宮內琴匣王馳還入宮見琴匣持弓射之其中有人乃內
院焚香僧也與妃私通將弑王已定其期也妃與僧皆伏誅 王感烏之恩是月是日作香飯餧
烏俗謂之藥飯至今為名日人言食飯當於烏未起之時蓋天泉寺也 中廟朝京都中人相
傳以為元夕踏過十二橋則消本年十二相之災於是婦女稍賤輩以比甲蒙頭徒步以行賤女相
聚作羣稱乘昏踏橋如恐不及無賴子弟三五成羣蹤跡其後事甚醜穢至 明廟朝臺諫拿捕治
罪婦女踏橋之風遂絶而男女無論貴賤至今以是日成羣踏橋云 稗官雜記 成廟嘗遊後苑題
一句於亭曰綠羅剪作三春柳紅錦裁成二月花越三日更出閱見有續成一句曰若使公侯爭此

笆韵光不到野人家 上大駭啟問誰人所作則乃後苑門直軍李胄元之作也 上召前問其由乃

寧越校生落講者乃賜第榮顯於世 明廟常御後苑侍臣皆賜酒政丞袁素不飲酒仆道左臨

還宮因左右知為袁 教曰大臣在道傍過行不安因以帳圍障乃進輦 筆苑雜記 朴斎判公昌尚

州人也信守也以倜儻不羈嘗以進士陪駕而行路傍女子設幕觀者無數有女子手拘簾半露面

公大唱曰纖纖玉手可以執可以攫方同僚彼必良家女是何狂言也此答曰彼為良家女則吾不為良

家子矣左右大噱 慵齋叢話 申文景公用漑字漑之高靈人叔舟之孫天姿豪邁性嗜酒有時呼老婢相

對引酌醉到而止嘗養菊八盆秋高盛開入置堂中賞玩不已一日謂今有嘉賓將至儲酒饌以待

之日暮而寂然無答家人稟曰已昏矣公必俟之月既上月影花光爛熳交潔公回進酒指八盆菊花曰此吾之

嘉賓也各陳盛饌公我當行酒以銀桃杯各陳二杯罷公亦醉矣 鄭東溟斗卿字君平溫陽人

之弁之孫順明四世孫嘗為北評事夜賦詩敲推未定聞雞鳴令下人捉雞殺之曰吾詩未定爾

敢先鳴即令斬之 芝峯雜記 金濯纓馹孫字季雲金海人鄭壽亮一日必有盛名武判書遊之篇

婿馹孫得若不文上山寺讀業為書嚼舅姪死寂然無聲只掾文呈游戲王出周公々召公々太公

太公其窮不與焉藏之袖中適文王見之良久悚然曰是何奇也文王名昌武王名發方言腹底曰昌是

爲發言腹發足出也周公名旦召公名奭太公名望言旦々夕々望窮大悦貫腹送之友妻兄弟同赴

東堂試初場弊眼見白而出中場又如此及終場盡粘三場試數十幅而入考官閱策以中興爲目而

以宋高宗齒於歷代中興駟孫捲其題入試官之前曰宋高宗偷安一隅忘親釋怨結和於戎狄

豈與殷高宗周宣王比列於中興之主請改之考官大慚改之駟孫挾半醉揮灑數十幅而日未斜

笑其舅問其子曰金注今日又見白耶對曰今日則以荒言亂辭潑墨而來不知何許語也及掛榜之日使

人視之駟孫曰姑往上頭第一名無我即還勿復往視之果第一矣舉家大驚始盡撤焉 秋江冷語

林白湖悌字子順羅州人晉之孫少時與友行過一巷有宰相家大設宴方饗客其主人素昧

平生悌謂其友人曰吾能與是人有分君亦從我參此宴乎曰諾悌曰且立門外少待我當先入邀

君友依其言立門外悌乃入揖坐席末嘿然無語客或附耳問主人曰彼子主人之友乎主人否主人附

耳問諸客曰彼子客之友乎客曰否言訖相顧而笑悌始發口言曰勿笑我乎不足咲又有吾奇笑於

我者今在門外望我口而待食主人大笑言未終知其豪士即召門外客以爲儕與主人有分然未

悟喜突遞條以賣己 雜記(石崖)

孫比長字來叔少時赴生員試及其榜出則亂書姓名比長兆淚曰榜無吾名比長之朋指示曰彼傍其行者是吾名也比長曰彼非孫比長乃孫比長孫字草書如孫字故也聞者噱(冷全上)

韓忠靖公應寅字春卿號襄節公礎之後也居信川地使侍婢服勤水畝四五月之間炎稍已再耘相公出見而歸訖諸農夫曰吾家再耘已成蒼雲老農徒覺之非稻也乃稂莠也蓋侍婢生長京師未嘗窺田今來初鋤皆拔嘉禾耶培植皆稂莠而舉家昧々不知矣

成察訪汝董以爲人不可不知天文一日把松炬升茅屋仰看星宿俯察文書不覺火炬落屋上火起乃大驚跳下曰近日火星光芒果有大災天文信不虛也(菊堂俳語)

蔡紹權壽之子性歆宕垣率凡衣冠略不致意嘗一足着白鞋一足着黑鞋而往吏胥掩口相笑仕罷往見金判書安老大咲曰花色淺深先後發正謂此也(思齋摭言)

鄭海豐孝俊海州人栢舟易之後而貽平令眉叟四世孫也未娶時夕有一人携往一處指紫衣夫人曰此爲汝妻當福汝家海豐覺而心識之既娶連喪三妻并無子女年四十七與李典使真卿居同里不自聊往來李家對博李有女未嫁嘗夕外舍呼博鄭生員與之五卯巳以裙袍之盡化爲龍李聞而異之一日與之博語及四娶事曰君得娶吾家者則何如答

曰五十窮儒安可得此李遂告夢兆以女妻之交歡之日默視其容貌衣裳及所居房樹蔭欄庭際宛然昔夕之所睹者也既而生五子植弼善鎰判書皆樸參判積掌令植之子重徽亦參判皆以文科顯海豐及見子孫之榮獨享年八十九云 昔漢陽士人崔生其名則忘之矣累代公卿家子孫也早以文才聞既壯業隳不中家貧親老妻子凄凉門生故吏多顯者以勢去崔門莫肯相恤生讀孟子至惰其四肢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掩卷太息曰我宲不孝也乃東筆硯封筆積而藏之集其簡而焚之滿架書冊托其友明日賣家受直五百金奉其父母挈其妻孥率家僮三人婢三人徃湖西之清州庄々餘祭田四十餘結茅屋七間奴婢十餘牛蹄角三崔生乃招奴婢誓曰吾與若等約十年吾田百結奴婢百口百頭牛百蹄馬屋五十間日用萬錢日費布三百尺聽吾命者人各受百金之賞不用命者吾其殺之奴婢對曰人亦孰不欲富貴是分福何可必乎崔生曰禍福無非自取求則得之何難之有若等但聽吾言勿念其不可必也奴婢心不以爲然而口應曰諾生乃貸五百兩錢使之貿五穀而儲之時湖西大熟五穀收租二十五年他穀稱是生明年春身操耰鉏爲農人倡坐溝壑之間秋收百石者二之是歲又大有年穀直比去歲加之生乃賣祭田十結受錢三千兩悉以貿五穀并前貿而計之則爲四千餘石越

明年復旱秋潦野無立苗歲則大饑經冬立春老羸塡壑少壯流離十室九空而使穀一石直十兩米
倍之老奴等請賣所貿之穀生不許曰汝往告鄉里父老等以來來則立於堦下而告之曰吾家四隣之窮
餓殆死者幾人父老皆曰何人不死無田土者也有田土者也具牛耟多男女服田力農足支一年者亦面
浮黃矣此輩今年之粮皆春枯夏浸而往往立苗於田中者不用刈獲之故耳生曰噫盡劉矣我有穀若
干石雖不能博施濟衆吾不忍吾鄉里之盡劉從其至某錄其人口多少戶口之大小以示之可乎父
老應聲羅拜曰此眞生佛也歸其四鄰錄其戶口以納生約日盡施其餘中人凡五百餘家一千三百餘
口分與其穀曰汝等勿慾飢餒力作本業可也於是人逐日訴曰給粮使其無損瘠其賣牛而
無牛者買與之一給其農糧及給穀之種五百餘家因以修齊勤業發憤任事自相激勸生曰來
去年將歉而發今年吉將修之歟而十結之田旣賣矣當價取他人之田作而收其半以本其奴婢
而躬自監課是歲果大登獲而分之爲百餘石矣五百餘家亦皆多收役畢相與語曰吾等此穀皆
崔氏之力也五百餘家一千三百餘口今年春夏十室九空之時得能免苦饑而全活父母兄弟妻子
安樂於同室飮食於南畝者伊誰之惠也人有如此骨肉之恩而不思所以報德則禽獸不食吾

餘矣衆曰一談皆曰果然其中老成識字者相聚而議曰崔氏之穀乃崔氏祭田結及京第所賣價之以今春
穀直論之則四千餘石可受四萬兩錢而顧此之不爲力活吾屬此天下仁人義士也吾等只以四萬兩
之數還之則可謂太簿矣宜以六萬兩償之僉曰可矣乃列書戶口多寡繼粮及農播穀種買牛
直錢之數以秋穀直錢計之石錢直二十斗穀通爲六萬餘石於是五百餘戶之民牛馱馬負首尾相接簇
立於崔家大門之外生怪問其故民人等皆曰方有事謹當除對矣皆以其穀露積於外其父老乃入
而列拜於庭曰以穀計之則輕於鴻毛以恩言之則重於泰山小人等敢以鴻毛報泰山矣生曰幾何曰六萬石
生曰吾固非墨翟之徒伯夷之廉然以吾之穀數較六萬則什而加五是投方寸之餌釣徑合之蠹也固
辭不肯受父老等曰不然今年若賣四千石則當得四萬以四萬兩貿京鄉所賣之石貨而當秋支
賣則當至十二萬兩以十二萬貿租則當得十二萬石今六萬乃十二之半也不取十二萬而取六萬不
廉乎初不較計利害散施垂死之衆民而一言不及於望報非仁乎以民人等利害言之則五百餘戶
一千三百餘口窮春大歉之時雖欲得債錢既無其路假使得錢其息必不下於十五以錢買穀穀貴
錢賤持錢者滿市擔穀者絕無而僅有如此之際人其生乎又安能及時農作百室盈盈乎此穀

不受則願為奴婢以報萬一生曰汝言及此安得不受乎民人皆拜曰穀自外輸恩自內結未死之前何以忘之乎生曰與少受多義所不取然何恩之有明年春賣穀一石直百五通爲九萬餘兩秋而買之得九萬石又明年春穀一石直二兩通爲十八萬兩自此以後錢多不得買穀穀多亦難換錢乃分與五百餘户之識利居者行商爲十年之間貨財充溢皆如厥初誓言乃賣其奴婢各百金五百餘户之民亦賴其力出年則常取貸於雒生而此其章章尤異者也 韓石峰自幼習書未嘗不一日廢至中年自以為熟之盡一日路經鍾閣有一人至高樓樓下呼請買油自樓上應之曰汝持兒樓吾當從上注下遂俯注於小瓶口無一点之差韓見之嘆曰吾筆雖熟不至於是竟歸而益習卒成名筆 金慎齋少時親友家婢子持小札而來適值大雨終日不得還公不得已止宿於別席其婢年少色美公夜臥心動難制乃起以鑰鎖其門還臥心猶動又投其鑰匙於屋上公可謂不負其號矣申平城武人平生不解文字而喜作風月嘗有一句曰木木槐不清風多以未得其對為限有一儒作對曰相相申相風月好蓋譏之也又以遠接使行到義州作詩曰義州風月好歷路所到処每以某地風月好為句便成六字而不知詩有六字也聞者齒冷又與子書曰地官吾所見應政丞出然則好哉

柳慭上崔上舍啓曰貪富在天古人所以順命窮達有命古人所以自安男兒不能謀身未
免鄉里之賤蹈飢寒至甚到骨亦經死生関頭盡賣祖上田庄更無餘地不似学頬樣頗似常人
昔者公赤手生涯白頭幼學父爲通判舅爲郡守兩班則眞兩班前居水原後居楊州一夜而又一夜
念昔全盛之時雖能比擬及此艱疲之後猶自誇矜北梨城南草溪幾年衙童往來左酒婢又茶
母逐日淫物而遨遊快馬輕裘行路爲之指點鮮衣瑤席擧世稱之豪華美畓良田勿論豊凶而食
蒼頭赤脚亦足使令於前豈意福兮災未窮極家皆濫門之衆禍禍疊四顧無親奴僕散
亡連仍一敗塗地前後生所育只有一男二女眞外家遺財今無寸銅丈夫今年比去年不似已給收拾之望
百事無一事所成遂流難之境乃毀撤舊居僑寓他鄉妻男之家勢稍優姑爲依歸之所婦夫之手才頗滑
亦多耕糧之時春亦窮秋亦窮所謂剛鐵去処炎且粥入且粥未免豊年乞兒一尺之席門無樞半間之草
屋如蝸家母之手段甚大雖使積如山而難支丈夫之身世堪怜直欲搆入地而不得只乳未之稚兒隨後喜
奉祀之有人髮半白之處女在前歎成婚之無日既如事之如此又行事之可笑身三尺而緯緯不識天高古
一寸而期期半是烏啄容貌埋沒杳庸夫之依俙鬚髯髯髮鬆中佐飯之彷彿木屐長曳於四時無乃月

脚先生總角不知其幾年必見天皇同甲夏日漸熱無竹破扇遮懶揺秋風乍冷有空鄉且掩先拂徒
兒童之譏笑尚勤隣里之尋訪上衣唯一歳着三四巡居常三字藏於篋裡草鞋則兩隻出入允雖然平
襲掛於壁間平生技能於一手於將軍老來滋味閑半眼於投戰江都米邑倉租一升之還上先登別差
使檢督之官凌辱甘受皺皮生栗之盡喫短褐當來空腹鳴雷半熟菁菜如蜜不幸短命但受死
記之年足以療氣亦賴祭德之蔽尚賴乎父兄德則所恃有書冊若干步從事於詩義只誦洛橋入半句老
専功於科業未參漢陽試一番史略初卷能知之逃処之兒童爭集戶籍單子能寫之他洞之常漢亦來
捫飢虱於裯中執不抑頭而走呈恩負於座上人皆掩鼻而過言語過泰不憚李約正之執友廉恥都是甘
爲鄭座首之下風頃刻不入於家閭南村北村之遍踏壽帖搜於手中一竹二竹之壽筵嗚呼人生到此誰識
前日之饒居天道無知且休陳曆之提起文字半阿談半悉以形容識弄兼賓事兼顧勿嗔怒 李海真叙
名愛男者壬辰賊寇侍至大駕西幸時從以說書直闕中徒步扈從愛男聞變急具鞍馬遣令之弘濟院以
來會是夜跋涉行到臨津大雨下霪夜黑如漆咫尺不辨村民盡逃不知船泊何处騎擧朝焦惶計無所出愛
男乃以大燕江邊村舍通明如畫於是見船數隻係在江邊得以利涉 宣廟問曉庐覓什誰之

訖也侍臣對以愛男 上甚奇之曰自是御膳必賜愛男々々無以乾物咸儲以布袋呈白川御膳闕供愛男

堂帒中進之 上尤奇之亂定還都召見于差備門 親賜金圈愛男納諸帒中終身不着云 張旅軒居仁同嘗

打麥于庭大雨暴至收置于軒上有一年老貌黧黑衣冠甚麤頗似常人時本道方伯之子為避雨而入坐軒中

不禮焉猝然問曰打麥不少君似食粟矣答曰能力穡僅免飢餓矣見髮着金圈更問曰納粟乎答曰近來

加資其老父故鄉人亦得之矣又問君有子乎答有繼子問在家否曰有役方在京耳問何役答曰方為副學

役矣時公之子應一為副學故耳又問旅軒張先生在此邑云知之否曰近处少年無知稱我旅軒矣道伯之子

聞之不勝驚惶下庭而告曰小子愚迷獲罪於先生請受其罰公勸使升堂而責之曰士子言語不可不慎是

後須勿復然々其後道伯率子而來謝其教子之恩欲答之其子公力止之乃止之矣 晋州有死節兵使

忠烈祠歲久頹圯兩傍風埋像沾濕洪食知累濂見而愍之詣諸營將合力重建營將不應公獨辦財力更

建其祠而祭之親自將事極其誠敬一夜夢有四人來謝曰吾輩賴公之恩獲免沾濡無以酬恩當禱

于天使公之子孫世々科甲連綿矣名羅卒問曰牧使能以文官猶建吾祠營將則同是我武弁而不文

一顧不可不加訓促使拿入棍打無數仍令引出斬之公覺而異之即送人問營中將安否則營將通宵

痛癢項忽浮高勺水不入未久命絶後洪合之三子三孫玄曾孫俱得文科云 鄭監司孝誠性寬溫雖子侄不輕許汝嘗交一闊巷賤人引與之坐待以朋友其子玄谷諫曰大人與此人交等級紊矣禮貌損矣非為諸子羞矣谷笑曰禮豈論地位哉吾所交者心也君之朋則皆面也其欲試之耶父子遂昏夜微服而出問曰君之朋誰最密耶曰某學士郎往其家低聲而告曰某父子不幸殺人其四族及子侄持刀遍搜各坊曰如有藏匿者必先殺之以此無敢容接者茲特平日交誼特來投焉答曰非不欲從特以有事故不能留人又往數處皆背避之一如前言不納谷遂往其人之家又告如此其人即迎入內房謂其妻曰此爺有難哉知之不免吾輩與之同死須先煖酒壓驚炊飯療飢洽々勸々不無難色谷笑謂玄谷曰吾之友與君之友交情若何玄谷大愧服 乙亥逆獄志伏法浩延用逆律時有林志浩者呈于禮曹請改其名判書李益矩題之曰賊志之志字逆浩之浩字欲改之則林巨之林字何獨不改乎聞者齒冷 元相仁孫問于李三洲鼎輔曰徐命天李徵坤金載人天地人三才也地變為坤云難得其對李公曰魏昌祖崔益男元仁孫祖子孫三代子變為男聞者捧腹 昔有一都事考校生講有白髮校生挾史略初卷而入講天皇氏大文都事心侮之欲落講因問曰汝知天皇氏父名乎對曰亟使知此邑鄉座首之父名乎都事大叱曰吾何知之乎校生曰今歲生存

之人名並使尚不能知小生安知累萬年前天皇氏之父名乎 都事大笑 成廟朝湖南興德縣化龍里有
吳浚者士族也事親至孝親沒葬靈鷲山結廬墓側啜白粥一甌哭泣之哀聞者隕涕祭奠常設
而有泉在山谷中有清冽極甘可距五里吳君必自親提壺汲之不以風雨寒暑少懈一夕有聲發自山
中如雷轉一峯盡撼早起視之則有泉湧出廬側清潔甘冽一如谷泉往視之谷泉已渴矣遂用庭
泉得免遠汲之勞也邑人名曰孝感泉廬在深峽中虎豹之所宅盜賊之所萃家人甚憂之既而過小祥
一日忽見一大虎蹲坐廬側吳君戒之曰汝欲害我乎既不可避任汝所欲但我無罪虎更掉尾低頭跪坐
而俯伏若致敬者吳君曰既不相害何不即去虎即出門外伏而日以為常撫吳若家犬豕而無當朔望虎必
致一大鹿或山猪於廬前以資祭需周年不闕猛獸盜賊仍以屛跡吳君及闋服還家而虎始去其他
孝感異跡甚衆而泉虎事特其最著者也其時道臣上聞于朝 成廟特命旌閭 賜米帛吳君
年六十五卒 贈司僕正邑人享之鄉賢祠今 上即祚深惜近來院宇之弊命撤之甲午以後祠與德儒
生列君孝行以聞 上特命獨不毁亦曠典也其祠近頗傷弊吳君之後泰運具其事來告于太學請
自太學行簡通于本邑鄉校令其章甫同力修葺吾以得聞東漢時蜀人姜詩事母至孝母好

飮江水又嗜魚膾詩妻龐氏去舍六七里汲水以供繼詩力作供膾一日舍側忽湧甘泉味如江水又每朝湧出雙鯉以供其用赤眉弛兵而過曰驚大孝必觸鬼神光武拜詩郎中文見綱目拾遺云胄曾魯人事親至孝元旱井池皆渴曾思清甘之水曾跪而操畚則甘泉自湧吳君之事與此若符合契蓋仁至誠感神傳曰誠未有不動者信哉孝感泉至今尚在屬沸澄清邑人愛護若[illegible]之云此誠有東国所未有之事貴哉貴哉

李璨小字宗禧家本湖西全義縣也九歲値闔室搆病其父母奴僕一時病卧獨宗禧未痛其父光国痛已久而熱未退氣塞三日全身盡冷而無省視者宗禧獨自惶惶蹶起病婢急煎米飮記持刀斫破四脂血注椀中滿椀殷赤着父之齒擭和連灌用半椀椀氣息微微出鼻口兒驚喜遂盡一椀父乃甦發語聲幸得生翌日向晡氣又塞如前兒擗泣禱天又斫衆指於几上血大出一病婢見之驚叫扶擁兒並揮之使去俾無驚動家衆和血於粥又進一椀方進粥時室中忽聞有呼云宗禧汝誠感天冥府已許汝父之生汝其心勿悲痛家家中内外卧者莫不聞之皆曰長端生員聲也長端生員即宗禧之外祖尹謙其死已久矣其父得生即退熱日向蘇完而其母亦繼瘳宗禧事無不称道藉藉里人遂狀報于邑倅倅大奇之轉報監營方伯李聖龍給復聞于朝旌其閭宗禧

今年三十有二來居京師 阿峴吾嘗見之貌端潔莊雅士也父親病斷指者多矣 今以九歲兒行之不計身命
不知聲聞痛苦粹然出天孝宜其感動神明續父命也 光海朝土木繁興 合儲蕩竭八方人民納粟給資
矣楊州大灘有一男子年踰二十未娶賣田納銀役通政帖里人語曰道令主僉知南陽縣矣有屋處
子多積綿布而父母放沒者調度使勒奪其綿帛使給貞夫人帖鄉人稱曰阿只氏夫人可謂天下無復
對也 合私聞見錄 成廟時微行一夜雪月照耀 上與兩三隹侍微服而行到南山下政三更萬籟俱寂山下數
間斗屋灯火明滅有讀書聲 上以幅巾道服開戶而入主人驚起延坐而入問曰何許客子深夜到此
上曰偶然過去聞書聲而來 仍問所讀何書 對曰易經 上與之問難應對如流真大儒也問年
紀對曰五十餘矣不廢科工多數奇屢屈矣 請出其私草示之果名作 上怪而問之曰如此賢才尚未
得中此則有司之責也對曰奇窮之致何可怨有司之不公乎 上熟視其中一篇題與所作仍問曰一科
明有別科或知之否 對曰未聞矣何時出令乎 上曰儀者自上有令第為努力見之仍辭出令掖隷二
斛米十斤肉自外投之而去還宮後仍命設別科及第及期題以向夜儒生私草中所作出揭只
待其文之入來未幾試券入呈果是向夜所見之賦大加稱賞乃下御批擢第一矣及其擢榜之時呼入

新恩則非向夜所見之儒即一年少儒也 上訝然曰此是汝之所做耶 對曰非也果逢於小臣老師私草中而書呈矣 又教曰汝師何不赴舉 對曰臣之師偶飽米肉卒患関格不得入來故小臣懐其私草而來矣 上歎然良久使之退盡所賜米肉果飽於飢腸而生病矣由是觀之豈非命耶此後因此病不起云

成廟夜又微行遍一洞々甚幽僻遠見柴門開處有一女子出來而門前之樹有鵲聲其女子四顧而見無人仍往其樹下又作鵲聲以口舍木而上々有鵲聲而愛之 上竊訝之仍咳嗽則其女子避入于門内有一男子自樹上跳下而入柴門 上追到而問其故 對曰自少業科工年今五十尚未得科曾聞南鵲巢則登科云故此樹種於門前者已過十餘年而鵲不來巢故今夜與老妻作此雌雄鵲相和之聲而舍木枝作巢以為関中劇戲而不幸為客所見請問客子何許人深夜到此 上笑而憐之以過客為答還宮翌日出科令以人鵲為題一場士子皆不知解此士獨知之券呈而登科南鵲之靈有如是亦會時而然矣

成廟夢見黄龍由崇禮門入而額上書以李石 上驚覺問内侍夜如何 對曰幾至罷漏時矣仍命別監即往南門々鎖開後如有初入之人毋論某人率來于汝家後回奏別監 承命而出少後于門内少焉開門而有一總角負炭石而入別監仍執留其人驚惧戰慄仍携至某家而來奏時謁 聖科隔日矣 上命別監

姑置汝家而饋朝夕及科期加冠而備給儒巾靑袍如試紙筆墨爲備給與汝偕入場內第觀動靜如
何別監承命而出問其兒曰汝欲入科場乎對曰小人無識之人以賣炭爲業何由而入科場乎別監奏 下敎備
給巾服強使入場同坐壯元峰下只視光矣日稍晩榜幾出時多士會于壯元峰下傍有一白髮老儒頻頻熟視
仍近前問曰汝乃石伊乎對曰然矣老儒執手垂涕曰汝果生存於此世乎吾與乃翁切友矣與乃翁同硏不
知幾年矣某年疾疫汝家闔門盡死伊時汝之乳媪抱汝而逃走時汝年不過數三歲今於長成後吾
何以得記乎今於相逢吾心忽爾有感認汝也丁寧如是此豈非天乎汝翁私草在於吾而今日之題吾
與爾翁旧時熟講也吾則以吾所講用之今汝翁之任汝欲現科乎対曰何敢現科爲此人所勸欲
瞻闕內威儀而入來矣其人曰吾有空正草汝可觀科乃書秘封以李石書之呈券矣未幾榜出李石
居魁呼新恩後 上命入侍曰此是汝作乎石對以實 上命老儒入侍 下敎曰今除汝齋郞可敎李石
以文字仍除一齋郞使石受業矣石後位至參判爲 成廟朝名臣矣云 北窓之友人病重醫藥無效
其父知北窓之神異問答曰年數已盡無可救之道矣其父哀乞願指可救之方北窓憐其情理曰然則
不可不減吾十年之壽以添合之子年限矣仍曰合於今夜三更後獨自步上南山絕頂則必有紅衣黑衣二

僧相對而坐矣伏於其前哀乞台子之命其僧雖怒而逐之切勿退去雖以杖毆之勿去務積誠意則自有可知之道矣其人如其言至其夜獨自乘月而上果有二僧仍於前泣乞二僧驚曰過去老僧暫憩于此矣公是何許人而來作此駭擧也台子之命壽脩短貧富僧何以知之斯速退去其人聽若不聞一樣哀乞其僧怒曰此是狂人也可毆逐之擧杖打之痛不忍而如前泣乞良久朱衣僧笑曰此必是鄭磏之所指導也此兒所為可恨當減渠之壽十年添此人之壽無妨矣黑衣僧點頭曰然矣二僧始扶而起曰聊試之矣黑衣僧自袖中出一冊子以給朱衣僧受之對月光擧筆若有書字樣而言曰台之子從今延十年之壽矣可語于鄭磏使勿復洩天機也仍忽不見蓋朱衣僧南斗也黑衣僧北斗也其人歸家矣其子之病漸瘳十年後乃死悲怨年過五十而卒如其言

月沙夫人權判書克智女有德行二子白洲玄洲皆顯而治家儉素華麗之衣未嘗近於身時某公主家迎婦自　上命滿朝命婦皆赴宴諸家婦女競以華侈相尚伊日珠翠羅綺奪人眼目最後有一轎子入來而一老婦人扶杖而葛衣布裳廉劣極矣將升堂主人公主下堂迎拜步諸婦賤不損笑而驚訝不知為誰主人延之上坐執禮甚恭尤為訝之進饌後其老人先起退告主人以日勢之尚早挽止矣夫人對以鄙家大監以藥房提調曉已赴闕伯兒以政官

赴政席小說此丞旨直老身歸家可備夕飯座中皆驚始知爲月波夫人矣 徐花潭敬德博學多
聞天文地理術數之學無不通曉卜居於長湍花潭之上一日會學徒講論忽有一老僧來拜而去花潭送僧之
後忽爾嗟歎不已學徒問其故花潭曰汝知其僧乎曰不知矣花潭曰此是某山之神虎也某處之人女方迎
婿而將爲啗矣可惜々々一學徒問曰先生既知之則如有可救之道否花潭曰有之而但無可遣之人矣曰弟子
願往花潭曰然則好矣仍授一書曰此是佛經其家勿先泄但使之具床卓燭火於廳上使其女子坐其房
中而關四面門又使健婢五六人堅執勿放汝於廳上讀此書而勿誤讀句則俟過鷄鳴之時必無事矣
戒之慎之其人承教以馳往其家上下奔走問則以爲明將迎婿今當發緣其人見主人寒暄畢仍言曰今
夜主家有大厄吾以此而來使欲免禍可如斯々々主人不信曰何處過客作此病風之言也其人曰無論吾之病
風與否過今夜則自有可知之道過後吾言如無驗則伊時敺逐無所不可第須依吾言爲之可也主人
不甚訝然第依其言鋪設而俟之其女亦如其人之言處之房內其人端坐廳上燭影之下而讀經矣三更
時候忽有霹靂聲家人皆戰慄走避有一大虎蹲坐庭下而咆哮其人顏色不變讀經不撤此時
其女称以放尿限死欲出諸婢左右執挽則其女跳踉不可堪其虎忽爾大吼而噬破牕前木如是者

三夜仍忽不見而处女皆絶矣家人始收拾精神以温水灌之日須臾得生其人乃罷讀擧家揖謝以為神人以數百金欲酬其恩其人曰吾非貪財而來仍拂衣告辭還拜於花潭花潭笑曰汝為誤讀三処対曰無誤讀処矣花潭曰俄者其人又過去而謝我活人之命又曰經文誤讀三処故噬臆不而識之云其人熟思之果有誤讀也 朴燁光海時人也有將略天文地理奇偶術數之學無不通解光海之同婿為關西伯十年不遞威令西關北虜畏之不敢近邊一日具酒肴呼幕客謂之曰持此往中和駒峴下留待則必有二健夫執策而過矣以吾言致意曰汝輩雖來往我國亦有月矣他人皆不知吾已知之行役良苦為送酒肴可一醉能速歸可也云而傳之幕客往駒峴而待之更有二人過客者依其傳之二人相顧失色曰吾輩雖來此何敢慢將軍神人將軍之世吾輩何敢更來仍飮酒而去蓋此兩人龍骨大馬夫也潛入吾邦為探虜實而或為韃虜常隷而人皆不知燁獨知之矣 朴燁有愛妓一日問曰今夜汝欲隨我而往一処壯觀乎妓曰敬諾至夜燁躬自牽出青騾備鞍騎之置妓于前而衣紬束其腰繫于自家身上戒使闔眼曰慎勿開眼仍加策兩耳只有風聲到一処使其開睫收拾精神視之則廣漠之野雲幕連天燈燭煒煌使妓伏於幕中坐板之下燁兀然坐於床上矣少焉有鳴鑼聲胡騎千

萬捲地而來有一大將下馬杖劍而入幕笑曰汝果來矣爀應聲曰然矣其將曰今日可試劍技以決雌
雄可也曰諾仍仗劍起而下床與胡將対立於平原之上以劍共為刺擊之狀未幾兩人化為白虹貫入空中只
有擊劍聲少焉胡將隨地爀自空飛下踞胡將之胸而問曰何如胡將僕僕謝曰從今以往不敢復爭
衡笑爀笑而起仍與之入帳呼酒相飲而胡將先起告歸如前而前擁後遮而去未及數馬場一聲砲
響音許多胡兵連人帶馬皆騰入天上而烟焰漲天只有胡將一人更來乞命爀點頭而許歸之仍呼妓[illegible]
騎騾如來時樣而歸此是金汗之父虜花赤鍊武之所也胡將即其人而數萬人盡燒死云耳 朴爀擔
閱有親知之宰相送其子而托之曰此兒姑未冠而使卜者推數則今年有大厄而若置將軍之側則無事云故茲
送之乞賜留置俾得度厄爀許使留之一日此兒午睡爀使之攪睡而言曰今夜汝有大厄若依吾言
則免矣其兒曰敢不如命爀曰第姑俟日合黃昏時扉发自己所騎之騾備鞍而使其兒騎之戒之曰汝
騎此而往其所之此騾行幾里到一处當立汝可下鞍尋徑而行行幾里必有一巨刹而久廢寺也入其上
房有一大虎皮汝試可也家其皮而卧有一老僧來索其皮矣切勿給如是見奪之境則以刀欲劃之役
不敢奪如是而相持至鷄鳴後則無事矣仍許給其皮可也汝能行此乎對曰謹受教矣乃騎騾而

出門則其行如飛兩耳只有風聲不知向何而去度山踰岺至一山谷日高三丈下鞍而帶微月之光尋草路
而行幾里果有一大廢寺入去而開上房之門塵埃積堆而房之下碳有一大虎皮一張矣仍依其言而
蒙皮而臥俄有剝啄之聲一老僧状貌古樸者入而言曰此兒來矣仍近前曰此皮何為蒙而臥乎速
還我其兒不答而臥自如矣其僧欲奪之則出刀欲劃之其僧退坐如是五六次如是相持之際遠村
鷄鳴其僧微笑曰此是朴燁之所為也亦復奈何仍呼起坐曰今則還皮於我固無妨其兒既聞朴
某之所為云故仍給其皮其僧又曰汝可脫上下衣給我而切勿開戶見之其兒依其言解衣給之其
僧持其衣與皮出外其兒從窓隙窺見則其僧與皮蒙之變為大虎一聲咆哮向前啣衣幅幅
裂之仍還脫皮又為老僧而入開拔箱出僧之上下衣服之又出又一周紙披而見之以朱筆點其兒
之名字曰汝可出去語朴燁勿復泄天機也汝從今入虎群中無可傷之處矣又給一尺油紙曰持此而出
入有攔路者且示此紙其兒依其言出門曲曲有虎而遮路者每示此紙則低頭而去未及洞口有一大
虎遮路前又出示之則不顧而將噬其兒曰汝若如此則與我偕往寺中決訟於老僧之前可矣虎
乃點頭與之偕往寺中則老僧尚在其道其狀僧叱曰汝何違令虎曰非不知令而飢已三日見肉何

可放送乎此則雖違令無可奈矣老僧曰然則給代可乎曰然則幸矣老僧曰汝東行半里許則有
一人着氈笠而來矣可作汝饒飢之資也其虎依其言出去數食頃忽有咆聲之遠出僧笑曰
厥漢死矣其兒問其故僧曰渠是我卒也不從令故往東給砲手矣蓋着氈笠者砲手故也其兒
辭而出洞則天曉驟馳草莽乃騎而還見煒具言其狀煒點頭而治送其家其兒果大吉云耳
癸亥李延平諸人將謀擧義兵與綾城仁廑亦預而時在朴煒幕下一日告辭朴煒贐以紅氈三十
馱仁廑辭以無用煒笑曰將有日後用處第爲持去仍執手而指曰後君收吾屍仁廑驚曰此何教也煒曰第
聽之仁廑辭去後朴煒受後命時擧朝皆驚恐無人敢下去者仁廑請自下去而處被則煒多傔人
諸家一時持刀而入仁廑一併禁之此是殺千人之居也朴煒少時推數則曰不殺千人々殺汝千人乃具仁廑
少字而煒誤知多殺無辜以充千人之數良可歎也反正時 仁廟之軍無以區別以紅氈作氈笠着
之令其紅氈笠即其制也朴煒有此贈 癸亥反正後煒獨坐燭下撫劍歎嘆窓外忽有咳嗽之聲
問誰也對曰幕客某也曰何爲而來對曰使道將何以爲之曰試問於汝將何以爲之對曰小人有上中下
三策使道擇於三策可也曰何謂上策曰使道擧兵而叛北通金人臨津以北非朝家之有下不失

尉佗之計也曰何謂中策曰急發兵三萬人使小人將之鼓行向京則勝敗未可知也曰何謂下策曰使道世祿之臣順受國命可也烽默然良久喟然嘆曰吾從下策曰小人自此周鮮仍不知去向未知此人為誰姓名亦不露於世或云此是龍骨大

鄭錦南忠信光州人也以捕將兼任中軍時一日往拜白沙白沙曰吾之所騎馬吾甚愛其馴良善步矣今忽有病汝試着審用病可也錦南敬諾而下堂躬自牽出審其病議藥時一宰相在座問曰令公知馬病乎對曰略知之宰相曰來日可訪我錦南曰諾明日往見其宰相即指馬而言曰此馬有病令公既知馬病云可暫見而示藥錦南出坐于廳而呼隸曰急往都監召一馬醫而來下隸承命而去宰相曰令公既知之矣何不親見乎錦南曰小人雖瘦骨顧其位則乃武宰也何可作馬醫乎宰相曰然則昨於鰲城宅何以為議馬病乎錦南笑曰大監何敢與鰲城大監比論乎仍辭去